公理和惩罚

[印度]耶谢巴尔著

刘[illegible]

公理和惩罚

〔印度〕耶谢巴尔 著
刘宝珍 彭正笃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公理和惩罚

〔印度〕耶谢巴尔 著
刘宝珍、彭正笃 译
责任编辑 管黔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82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统一书号10105·490 定价1.30元

前　言

耶谢巴尔（1903—1976）是现代印度杰出的印地语作家，在印度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出生在旁遮普邦甘格莱山区的菲罗吉普尔恰沃尼村。年幼时家境贫苦，仅靠母亲作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他先在家乡念私塾，后去拉合尔上中学、大学。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很关心政治，参加过改良团体“雅利安社”的活动，后来又参加了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曾与革命志士帕格特·辛赫共同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印度协会”，积极进行反英斗争活动。他曾以教员身分作掩护，组织了一系列的暴力斗争。1932年他第一次被捕入狱，直到1938年才被释放。

在狱中，他一方面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一方面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出狱后，他在勒克瑙创办了《起义》杂志，并亲自写稿和担任编辑。他利用《起义》杂志这块基地，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配合印度共产党进行斗争，结果又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迫害，于1940年第二次被捕入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被释放。

耶谢巴尔出狱后，一面继续从事革命斗争活动，一面仍坚持文学创作。印度独立后，由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

主要从事于文学创作。他的一些名著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1976年他病逝于勒克瑙。

从三十年代初到他逝世前，他一共写了三十几部作品，其中中长篇小说八部，短篇小说集十六部，回忆录三部，政论和散文杂文七、八部，另外还翻译了几部外国作品。他的最成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叛国者》和《不真实的事实》，特别是后者在印度反响很大，可说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十六部短篇小说集中也不乏成功之作，而且别具一格，在读者中也有很大影响。这十六部短篇小说集按其出版的年代顺序是：《狱中幻想》（1939）、《那个世界》（1942）、《赐教》(1943)、《该诅咒的》(1944)、《论据如山》(1944)、《灰烬中的火星》（1946）、《浦罗的短上衣》（1949）、《圣战》（1950）、《画题》（1951）、《嗣子》(1951)、《你为什么说我长得漂亮》(1954)、《乌达米的妈》(1955)、《啊，派尔维》（1960）、《说真话的过失》（1962）、《骡子和人》（1965）和《饥饿的三天》（1968）。这十六部短篇小说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印度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现在这部集子中的二十五篇作品，就是从上述的集子中选译出来的。

这二十五篇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作者的主要创作倾向：反帝、反封建，批判剥削阶级，同情劳动人民，特别是同情处于悲惨处境的广大妇女。

这二十五篇作品中，以妇女为题材的占很大比重。因为妇女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印度各个时期的社会现状和各种

矛盾，在他的每部小说集中，都有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一支香烟》、《芒格拉》、《命运的转轮》、《山区异景》、《一节甘蔗》等作品是作者写得较好的几篇。作者在这些作品里着重描写了妇女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

《一支香烟》和《芒格拉》这两篇作品的女主人公都由于封建习俗和种姓制度的束缚，在被家庭和丈夫抛弃后连生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命运给她们安排的，不是沦为娼妓就是悲惨地死去。《命运的转轮》中的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更是种姓制度直接造成的。由于种姓制度这道壁垒阻止了她和一个低种姓小商贩的结合，最后被迫沦为烟花女。而《山区异景》中的封建王公为了发泄自己的兽欲，却不顾自己高种姓的身分，越过种姓制度的壁垒，大肆摧残低种姓的农村少女。由此可见种姓制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一节甘蔗》中的女主人公的歌妓生涯更是催人泪下。当她人老珠黄，被那些达官贵人摧残够了，玩腻了的时候，就象一节被咀嚼过的甘蔗，受尽人们的嘲弄和侮辱。作者的这些作品是对吃人的剥削制度和封建礼俗的血泪控诉。

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罪恶行径及其剥削本质，也是耶谢巴尔作品中常见的主题思想。《面饼的代价》、《忘恩负义》、《伟大的义举》、《黑市药价》等篇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作品。那些奸商们为了赚钱，宁可让人们饿死、冻死、病死，也要把粮食、布匹、药品囤积起来，抬高价格，大发横财。有些奸商，如《黑市药价》中的药商，竟丧心病狂地制造假药，把一个个病人直接推进死亡的深渊。可是那些奸商

们往往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来掩盖自己黑透了的心肝，如《伟大的义举》中的粮食“蛀虫”，一面在店后大搞黑市交易，一面又在店前撒出几粒米“救济”穷人，大行其“善”。这些奸商实际上与那些杀人越货的盗匪并无两样，因而作者又写了《奸商和小偷》这篇作品，把奸商们的剥削本质和丑恶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

《见证》、《蜘蛛和苍蝇》等篇是揭露统治阶级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作品。统治阶级一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受贿运动，一面又对人民进行敲诈勒索，人民控告他们，他们反而倒打一耙，诬蔑人民向他们行贿。这就是《见证》里统治阶级演出的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蜘蛛和苍蝇》所揭露的这方面的问题更令人触目惊心：政府大小官吏几乎没有一个不强迫人民奉献“香火钱”，甚至连那伸张正义的律师，也违背良心制造假案，索取额外的诉讼费，但他口头上却振振有词地抨击这个社会是如何如何的黑暗。

作者有不少作品是写宗教纠纷的。《啊，天哪，这些孩子》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篇。作品写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在一起玩耍，但当他们发现彼此是属于对立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时，便纷纷回家取出菜刀，也准备厮杀一场。由此可见英国殖民主义者播下的宗教纠纷的种子如何毒化了下一代的心灵。

同情劳动人民的创作倾向贯穿在上述很多作品里，而《无碍于治安的人》、《门帘》、《人的孩子》、《苦》等几篇则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贫困生活的作品。

《无碍于治安的人》的主人公穷困得希望被当做小偷抓进监狱，混一碗饭吃，但却被认为是“无碍于治安的人”，继续忍受着失业的痛苦；《门帘》的主人公一家人穷得衣不蔽体，仅靠一幅门帘遮羞；《人的孩子》描写了两种人的孩子：富人的孩子享受到一切幸福；而穷人的孩子却活活地被饿死。同是人的孩子，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命运？《苦》也写了两种人的苦。有钱人的“苦”不过是“欲望得不到进一步满足”的代名词。另一种人的苦是真正穷人的苦，是作品中那个穷女人靠儿子在寒夜中蹲在马路边卖炸丸子挣钱过日子的苦。这种苦前一种人是无法理解的。当我们读到母子两人在饥饿中互相推让一块干面饼时，真是心如刀绞。这就是作者倾注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思想感情。

耶谢巴尔是继普列姆昌德之后的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有些作品象照妖镜，照得那些魑魅魍魉原形毕露，无处藏身；有些作品又象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使敌人为之心惊胆战。因此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特别是他早期的一些作品，曾激励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可否认，耶谢巴尔的作品象其他名作家的作品一样，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例如有些短篇小说议论太多，使文章结构显得松散拖沓；有些长篇小说在写男女关系和恋爱问题上着墨过多，写得太袒露，以致冲淡了主题思想。当然作者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缺点。但总的来说，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呼声。他用犀利的笔有力地抨击了旧的社会制度，无情地

鞭笞了剥削阶级和社会上的一切黑暗势力；同时对劳动人民却寄与无限的同情。他的短篇小说是留给印度人民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这本集子中的二十五篇作品不过是作者二百多篇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不少优秀的作品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介绍，相信不久的将来，读者能继续欣赏到作者的其他优秀作品。

这本集子无论在选材或译文上都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6．1．28．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印度现代著名作家耶谢巴尔的短篇小说集。作者以朴实流畅的语言塑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印度劳动妇女、弄虚作假的律师、专横的王爷、心灵被毒害的儿童、一心想报上有名虚荣心极强的青年、心狠手辣的投机商、虔诚的宗教徒、殉葬的王妃、人老珠黄的歌女……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形象，揭露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抨击了封建种姓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寄以无限的同情。

目　　录

一支香烟

达摩娣是一位高种姓的婆罗门姑娘，不过，她家属于其中的一个小种族。因此，她家虽为婆罗门，但却仍然需要种地。他们在田野里艰辛劳作，运肥撒粪，因而失掉了高雅的风度。长年累月顶着烈日，和泥土打交道，使他们的言谈举止变得粗俗。他们原有的尊严和体面已经丧失殆尽。本来，象她家这样的婆罗门，若不是出于生活所迫，非干那种又脏又累的活不可的话，他们传统的社会地位和文雅的举止就会保持不变。这样，与他们体面的社会地位相适应，他们的女儿就要起名达摩衍蒂①，而不会叫达摩娣。

达摩娣的婆家，坐落在通往博底那特圣地公路的一侧，离根布亚克到鲁布亚克的公路有五、六英里远。严格说，那算不上什么婆家，但如果一定要那么叫，也未尝不可！其

①达摩衍蒂这一名字取自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插话，达摩娣是其变音。

实，早在十一、二岁时，她就出嫁，但婚后一两年，仍然住在娘家。达摩娣的丈夫名叫薄吉德特。象其他下层青年一样，到了一定年龄，就得参加城防军。当他要去兰斯城当兵时，为了让自己年迈的父母有个帮手，他不得不把妻子从娘家接来。薄吉德特这个独生子虽然年少，但双亲却早已上了年纪，性情又有些乖僻。问题就出在这里。薄吉德特出生之前，他父母曾有两个女儿，姐妹俩相差六岁。大女儿未到结婚年龄便夭折，二女儿只活了八岁。就在这时，老天爷开恩，让纳兰德特又得了薄吉德特这个儿子。所以，当儿子到了应征年龄时，父母早已过了年富力强的时期，精力已经开始衰退，无法胜任从耕种到收割这种繁重而艰苦的劳动。在儿子当兵远在外地的情况下，那些重活自然就落在儿媳妇身上。

达摩娣做的就是这样的儿媳妇。每逢婆婆呼唤她时，她总是这么回答："来了，妈妈！"薄吉德特的母亲有了这样勤快的儿媳妇，越发感到懒得动弹。她渐渐把自己手头的活计全推给了儿媳妇。婆婆时常唠叨着："不知为什么，我这身子骨越来越不行了！……"达摩娣经常提水，打柴，做饭，给牲口割草备料，在田里运肥撒粪。干完了这些活，还得抽空给婆婆捶腰揉腿，侍候婆婆。

达摩娣的婆婆身体虚弱，气血两亏。平时她不是牙疼，就是眼肿，要不脸上起包，或者肠胃不适，疾病不断。人们劝她学抽烟，解解病痛。但她想，自己毕竟是位婆罗门妇女，吸了烟，人们准会说长道短。她怕被众人议论，因此始终

不敢抽烟。然而，抽烟毕竟是解除痛苦的一个办法。于是，婆婆疼痛难忍时，便把达摩娣叫到跟前，让她把公公又小又旧的椰壳水烟袋拿过来，叫她光装烟，不灌水，点着来抽。婆婆经常这样坐在里间屋偷偷地抽烟。达摩娣一直给她保守着秘密。

达摩娣来到婆家以后，身体发育得丰满起来。她那成熟的体态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就象那肥硕的水果，容颜艳丽，汁液香甜，妩媚诱人。她脸蛋儿红润，双眸闪光，已出落成娉婷少女。去年，薄吉德特休假探亲，在家住了二十八天，重返军营时，心里感到与她难舍难分。他把对达摩娣的爱情深深藏在心里，甚至回到营房后还总怀念妻子，不由自主地朝家乡方向迈步。为了消闲解闷，薄吉德特在军队里学会了抽烟。有时，他思念达摩娣，心里非常苦恼，便吸一大口烟，一边用手指弹着烟卷，震掉烟头上的灰烬，一边把烟从自己的嘴里喷出，形成一缕缕烟雾。在缭绕的烟雾中，他能依稀看到自己妻子的容颜。

为了能早日再见到妻子，薄吉德特和连队里的士兵们巧施计谋，在轮到他休假之前，也就是在上次度假九个月之后，他又捞到了一次探家的机会。这次，在离开兰斯城之前，他准备了一个带花的洋铁皮箱子。里面装着他给父亲买的一双旧军鞋，给母亲买的一块做背心用的粗布，而给达摩娣买的东西可就多了：一条印花丝绸纱丽——香蕉绿色的，还闪闪发光；一对纯银耳环；一瓶装饰眼睛用的黛膏；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在通往军营的路边，有一个旁遮普人开的照

相馆，用蒙着布的盒式相机摄影。他花了四个安那给自己照了一张小小的相片。因为他在家里只能呆上二十八天，所以事先他已想好，分别时把自己的相片给妻子留下，让妻子一看相片就心里思念着他。薄吉德特对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颇感满意。在营房里，他一思念妻子，就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在烟雾缭绕中，他摇头晃脑，想象着和妻子在一起的情景。他想，一回到家，就这样吸着烟，把妻子搂在怀里，热烈吻她。

薄吉德特很快又回到家里度假。他父母见到儿子，当然高兴。可是，这次儿子交给他们的钱只有上次的一半。他们没有把钱少的原因和这次提前休假联系起来。首先，儿子拿到的只有九个月的军饷。其次，他给父母买的东西和给达摩娣买的纱丽、银耳环等饰物，也是从这些薪饷里开销的。还有，他在军营里经常抽烟，也花了些钱。他父母一看到钱比上次少了一半，又看到儿子给媳妇买了贵重的装饰品，便起了疑心。他们想，怎么搞的？……这媳妇准不是好东西！儿子被她迷住了，听从了她的摆布！

薄吉德特在兵营里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气。回到家里以后，他整天溜溜达达，东游西逛。他不愿再干农活，觉得拿洋枪的手，怎么能摸犁耙和锄头呢？他有时游荡到五英里以外的汽车站上，买些花生糖果回来，悄悄地给妻子吃。他还厚着脸皮在楼上厨房里铺个床，躺在上面，守着妻子。当达摩娣去干别的活时，离开的时间稍长一点，他就叫喊起来：

“哎哟！……我渴死啦！你快给我拿水来吧！”妻子一来到

他身边，他就缠着她不放。这些，他父母耐着性子看着，很不习惯。其实还有些事儿，他们连见都没见过。薄吉德特自在地躺在床上，掏出香烟，让达摩娣在炉火上点燃后递给他。他接过烟卷，猛吸一大口，随即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并且用一只手捏着烟卷使劲往她嘴里塞，对妻子说："你也抽一口吧！"起初，达摩娣一闻到烟味就呛得咳嗽，不敢抽。后来，她也渐渐产生了兴趣。每当薄吉德特这样让她抽烟时，她就探过身去，一头扎进丈夫怀里，闭上眼睛抽起来。达摩娣感到这样舒坦快活。

当薄吉德特还在家度假时，婆婆就已经对儿媳妇心怀不满了。儿子离开家以后，婆婆对儿媳妇便更加厉害起来。达摩娣感到纳闷，想："老人家怎么了？我什么活都干了，为什么还骂个不停？"她也很恼火，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婆婆，听了只当没听见一样。于是婆婆对她更加恼怒。达摩娣开始躲着婆婆。她去割草、提水、打柴，一干就是两三个钟头。婆婆在家，她就到田里去撒牛粪。婆婆下田去，她就呆在家里。她没有地方去时，便到牛棚附近的草垛上坐着。现在，她对家里的活计全都没心思干了。

以前，婆婆对这独生儿子的媳妇还是满宠爱的，并且为自己的舒适生活着想，曾对达摩娣说："所有的这些东西，日后都是你的！我会把它们都带走吗？你可要好好守着这份家业！"于是，她把整个家交给了达摩娣。两个铁箱子的钥匙全让她掌管。婆婆三、四付银首饰也放在这两个箱子里。婆婆对儿媳妇不满以后，把这一切都收了回去。并且把钥匙

拴在自己的裙子带上，甚至连做饭用的米、面都要亲自用手一把一把地量。而且用那点米面做出的饭，公婆吃饱后所剩无几。婆婆一生起气来，就骂不绝口：“这臊货迷住了我儿子的心窍！儿子挣来的钱都被她藏了私房，不拿出来，光吃我的！”

达摩娣戴的是薄吉德特给她买的耳环，洗头的时候，经常被头发缠住。有一天，她洗头时把耳环摘下来放在壁橱上。回来后她发现耳环不见了。她找遍了所有的地方也没找到。她问婆婆，婆婆不但不帮她找，反而破口大骂：“哼！你这臊货！自己把首饰藏了起来，反赖我偷走了！”达摩娣抹着眼泪，不敢吭声。一天，她的黛膏瓶也丢了。薄吉德特离家回军营时，曾把自己的相片交给了妻子。达摩娣把照片放在一个香烟盒里，这烟盒里还剩下一支香烟。她怕婆婆把照片偷走，便把烟盒塞进牛棚墙壁的席缝里。

婆婆骂得越来越厉害，给达摩娣做饭的米、面越来越少，甚至根本没有她吃的份儿。一天，婆婆给的面实在太少，达摩娣等婆婆走出厨房后，便自己偷偷地抓了两三把面放进盆里。就在这当儿，婆婆返了回来，发现了。

婆婆和附近的邻居们嘀咕着这件事。她把达摩娣当做贼痛骂了一顿：“不知道这臊货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这娼妇真能吃！……”

婆婆气急败坏，唠叨起来没个完。达摩娣也十分气愤，盛怒之下，把盆子一摔，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不停地放声痛哭。她走进牛棚，在席子上躺下。她哭了好一会儿，觉得

饥饿难忍。她思忖着："谁知道丈夫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说不定，等他回来的时候，自己早就被婆婆饿死了。"

婆婆自己烙了饼，和公公一块饱餐了一顿。达摩娣从收拾食具的声音听出来，婆婆气呼呼地端着食具到后边去刷洗。达摩娣饥肠辘辘，饿得实在难熬。她抬起头，看见了席缝里放着的香烟盒。她想：抽支烟吧。她便拿了一支香烟，蹑手蹑脚地溜进厨房去点燃了抽。

达摩娣来到了厨房。婆婆听到了动静，想：这娼妇刚才摔东西，堵气，吓唬人。这会儿又做起贼来了。于是她放下手里的活儿，偷偷地爬上楼来捉贼。她一边走，一边嘟囔着："这回我非把这小娼妇的头发全烧光不可！"

婆婆来到厨房一看，达摩娣正在火炉边坐着，用手指夹着烟卷在吸烟。婆婆吓得目瞪口呆，好象天空中掉下一块石头砸昏了她的脑袋似的。她镇定以后，喊叫起来："哎呀，可了不得啦！快来看这小娼妇，在这儿抽烟卷哪！……哎哟，这真是个窑子里的婊子！可叹哪，她把我儿子给蒙骗啦！偷了钱，到车站去买烟卷抽。我的祖宗呵，她把这里的小伙子都勾引坏啦！……"婆婆下了楼，来到院子里，在众邻居面前暴跳如雷，大声叫骂起来。

公公吃完饭，正背靠着墙坐着休息。听见骂声，他拿着水烟袋，一边抽，一边走上楼去，站在厨房前气冲冲地说："孽障！还不滚出去！你这窑子里的娼妓，怎么竟闯进婆罗门的家里来了？给我马上滚开！不走，我就用刀砍你的脑袋！"

中午，左邻右舍从田里回来吃午饭，正好都在家，一听到咆哮和哭喊声，便聚集在薄吉德特家门口来看热闹。妇女们用纱丽边蒙着嘴，惊慌地站在那里。所有的老头、老太太都是同一个腔调：这哪里象堂堂婆罗门家的媳妇？简直是闹市上的窑姐儿。她把我们整个家族都败坏啦！哎呀，祖宗呀！她把水给弄脏啦！这家族的水，谁还敢喝呀！

达摩娣一看到这情景，急忙把烟扔进火炉里。她惊恐万状，躲在厨房里不敢露面。婆婆窜到楼上，把她往下拖。达摩娣吓得缩成一团，象只可怜的羊羔似的，被婆婆用衣襟裹着头，揪住耳朵，拖到院子里。在众人面前，婆婆把她毒打了一顿，然后骂道："娼妇，滚出去！快从我们家里滚出去！"

公公担心自己的烟灭了，用嘴紧嘬着水烟袋的嘴子。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恶狠狠地骂个不停。他叫达摩娣赶快从他家滚出去，否则，就立刻砍她的脑袋。

达摩娣穿着破烂不堪的脏裙子，上身胡乱披着一件罩衫。她惨遭毒打之后，被撵出了家门。她用纱丽边半掩着脸，往田野走去。她来到田头，站在一棵红椿树下发呆。她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怎么办？现在，公婆那里是回不去了。在这世界上，哪里有她的安身立命之地？她只有一条出路：到兵营去，找自己的丈夫，把公婆对她的虐待告诉丈夫。于是她快步向车站走去。

午后，达摩娣来到鲁布亚克。她走进一家商店，打听去兵营的路。一个十六、七的少妇，满面愁容，独自一人询问

去兵营的路，商店老板西拉门立刻猜到了事情的原委。他亲切地招呼达摩娣坐下，安慰她，问她为什么愁眉苦脸，为什么从家里跑出来，又为什么要去兵营。达摩娣用衣襟擦了擦眼泪，把公婆虐待她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他。然后她说："我丈夫在当兵。我到兵营去找他。"

西拉门一边骂她婆婆，一边安慰达摩娣说："对，对，不到那儿去，还能去哪儿？你该去那里！瞧，多么好的一位婆罗门姑娘！你一定累了吧！先吃点东西，休息休息。待会儿我告诉你去那里的路。到里边坐着歇息去吧。你就把我这儿当做你自己的家好啦！"他给了达摩娣一些花生和糖果，还递给她一个水罐子，又说："我们也是婆罗门。你可以喝我们罐子里的水。不用担心！"

为了不让街上来往的行人看见，西拉门让达摩娣坐到里间屋去。达摩娣想赶快去兵营，心里十分着急。呆了一个小时以后，她说："我得马上走，你告诉我路吧！"

"嗨，那怎么行？"西拉门亲热地劝解道。"我怎么能让你饿着肚子走呢？你是我邻居的女儿、儿媳妇，就跟我自己的女儿、儿媳妇一样。吃过饭再走嘛！你呀，想到哪儿去了？二百英里的路程，够你走的！要耐心点。我要把你托付给往那边去的人。你一个妇道人家，人地两生，独自一个人走怎么行呢？"

西拉门给了达摩娣一些豆子和大米，又给她炊具。她做好饭，吃完之后，已经是黄昏时分。达摩娣虽然急着想去兵营，但几天来，她第一次吃到这么心满意足的饱饭，第一次

听到这么亲切入耳的话语，她精神一松弛，便感到困倦。于是她席地而卧，昏昏睡去。忽然，她感到肩头一阵疼痛，惊醒了。她看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里点着一盏小油灯，闪着豆大的亮光。西拉门用手按了一下她的肩膀，笑咪咪地说："呵，还睡哪！"

达摩娣闪开他伸过来的那只手，揉着惺忪的睡眼，往后退了退。西拉门见她躲开了，便原地坐下，从衣袋里掏出烟卷盒，递给她一支香烟，说："喂，给你，拿去抽吧！"达摩娣摇摇头，拒绝了，仍然揉着眼睛。

"抽吧，没关系！"西拉门硬要塞给她。

"唉"，达摩娣再次摇着头说，"我哪还敢抽？我抽了丈夫给的一支香烟……落了这么个下场！……我要马上去兵营。"

"你真着急！"西拉门凑近她说，"到兵营后你打算做什么？你从家里跑出来，你丈夫不打你才怪呢！他会说你给他丢了脸！"西拉门靠拢她，动手动脚，捏她肩膀，轻佻地说："来，让你高兴高兴！……你怎么啦？"

"走开！"达摩娣闪到一旁说。

"你不相信，到时候会明白的！"西拉门嬉皮笑脸地说，"等天亮再走吧。谁在黑天半夜还走路？夜里，路上有警察巡逻。他们看到谁，就把谁当小偷抓起来。天亮以后，有人要到那边去，我把你托付给他们。……现在，你坐在这儿，等着吧！"

达摩娣不愿坐在他面前。西拉门还是一再纠缠她。她质问道："哼，我怎么能挨着旁的男人坐呢？"于是，她又走

到老远的地方站着。

西拉门思索了一会儿，说："好，你不愿理我，那你自己在这里睡吧，我走！明天早上会有人往兵营那边去的。我找好了人再来叫你，让你和他搭伴走。"

西拉门开门走了。达摩娣躺在地上，又寻思起去军营的事来。在这么一个生疏的地方，她感到忐忑不安，既走不了，也不能回家。她想着想着，不一会儿又睡着了。深更半夜，西拉门又来把达摩娣唤醒，说："我有个熟人在外边等你。这人很好。不过，你也得加小心。你知道吗？警察经常把单独行走的女人当做私奔的情妇抓起来。如果有谁问你，就说你是那人的妻子。"

达摩娣很不满意，反驳说："去你的！我怎么能把别的男人当作自己的丈夫？"

"你疯了！"西拉门装出一副把她当成自己人的神态，满有经验地解释说。"谁真的把你当成别人的妻子？你嘛，是个农村妇女，谁知道在路上会出什么事？我这么说，是为你好。政府有规定，不许女人单独行走。谁问起你叫什么名字，你要高高兴兴地回答，还得说丈夫跟你在一起。人家怎么问，你就怎么回答。不然，警察会把跟旁的男人一起走的女人抓到警察局去的。你要留神。警察会打人，还会侮辱人！唔，那人倒是一位善良的婆罗门。要不然，你把他当作自己[redacted]

西拉门领着达[redacted]从商店出来，走到漆黑的马路上，招呼等在外边的[redacted]，老兄，请你给带带路。这是我

邻居的姑娘，怪可怜的。你到了兵营问准了人，把她交给她丈夫。路上多加小心，别出事！她可是一位婆罗门姑娘，和神牛一样圣洁，懂吗？”

在黑暗中，达摩娣跟随着那个人往前走。没走多远，那人开腔道：“瞧，天还这么黑，你很害怕吧？……姑娘，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还说了一些旁的话。达摩娣又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公婆虐待她的经过。那人听后，一边骂她的公婆，一边安慰她说：“哼！那老妖精，怎么虐待你这么好的姑娘？你应该喝牛奶，吃香糖，穿红着绿，披金戴玉。象你这么俊俏的妙龄女子，还干什么运牛粪、耕田、锄草的活！老天哪！看你的裙子和罩衫，怎么竟破成这个样子了？等到了斯利那加城商场，我给你买条新围裤穿吧。”

“你真是个好人！可是，我干吗要你给我花钱呢？”达摩娣说道，对他的善意表示敬意。“我要围裤干什么？我丈夫会给我买的。他已经给我买了一条新围裤，是绸子的，特别好。给我婆婆抢去了。”

他们走了一天，在途中住了一宿，第二天黄昏，到了斯利那加城。穿过一座商场以后，来到一条小胡同。那人把达摩娣带进一所大宅院。那院子真大，达摩娣从未见过，围墙高筑，临街高墙中间开一个门。达摩娣经过长途跋涉，感到很累。她靠着墙坐了下来。那人说有事要办，很快就回来，便起身走了。果然，没多久，他就赶了回来，还带来了一个小男孩。他对达摩娣说：“这孩子给你打洗澡水。我去商店买些大米和豆子，马上就回来。

达摩娣坐下歇息。那男孩打来了两壶水，不一会儿又抱了些柴来。没多久，那人回来了。他用毛巾兜着一些大米、豆子、辣椒、盐和姜等。他还买了一包酥油，外带一个纸包，里边是一条新的印花围裤。他说："你先洗个澡，穿上新围裤，然后做饭吃。"

达摩娣洗完澡，换上新围裤，遵照那人的吩咐，做熟了豆米饭，盛了一盘子给那人，一盘子留自己吃。饭后她走到席子上躺下。那人吃过饭，出去了一会儿，很快又回来。他把院墙门从里边锁上，来到达摩娣身边坐下。达摩娣转到另一边去，而那人却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身上，说："干吗要生气呀？……你听我说！好啦，这儿有香烟，拿去抽吧！"

达摩娣说了声"滚！"，接着把那人的手扒拉开。她站起身来。那人抓住她的手，调笑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又哄着她说："抽吧！你不是会抽烟吗？"

达摩娣从那人手里挣脱出来，走到另外一堵墙跟前，说："我哪里会抽烟？……那是我丈夫给的，我才抽了那么一支。"

那人来到她面前，挡住她的去路，怒骂道："你这贱货！你知道，几天来我为什么养活你？快给我把围裤脱下来！"

达摩娣并不害怕，倔强地说："你先把我的衣服还给我，我才把围裤脱给你。这又不是我跟你要的！"那人见达摩娣这样嘴硬，哪肯认输，便骂骂咧咧，猛扑过来，要强行扒下他给她买的围裤。达摩娣紧紧抓住围裤，坚持要讨还自

己的衣服，并摆出准备跟他大干一场的架势。她一把抓住他伸过来强行扒围裤的手，用指甲掐，用拳头打，用牙齿咬，但都不管用。等那人把围裤快扒下来时，她吓哭了，向那人苦苦讨饶，乞求他发善心。但他根本不加理睬。他决心制服这个不驯服的女人。他终于把围裤全扒了下来，夺在手里。达摩娣羞得蜷缩成一团。那人把她臭骂了一顿，把房门从外边锁上，走了。

达摩娣在那里痛哭不止。屋子里漆黑一团。她弄不清到了什么时辰。哭累了，她抽抽噎噎地坐在那里。她开始后悔起来：为什么要到这个陌生的外乡来呢？……要死，在哪儿死不了？……干吗要抽那倒霉的烟呢？她被折腾得精疲力尽，身体象散了架似的，连坐都坐不稳。她羞愧极了，蜷缩着身子，贴着墙滚倒在地上，然后睡着了。

达摩娣醒来，看见从门缝里照进来一道阳光。她还是蜷缩着身子躺在那里，心里惴惴不安，痛感一时失慎，追悔莫及。后来她又感到困倦，打了一会儿瞌睡。从门缝射进来的光束渐渐扩大，室内变得越来越明亮。可是门总也不开。她望着地上的光带出神发呆，悔恨不已。有时她哭得泪如雨下，有时伤心得细声抽泣。她不但感到唇干口渴，而且急需出去上厕所。她站起来，走过去敲门，用尽全身力气拉门，可门总也开不开。她想，这样下去会丧命的。想到这里，她又哭了起来。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呢？她愁眉不展，无精打采，心里胡思乱想起来：不如上吊一死了事！可是、能作吊绳的围裤在哪里呢？她又想，当初从村子里逃出来，站在树

底下盘算着去兵营时，为什么不挂在枝桠上吊死呢？她低头呆视了好一会儿，看到从门缝里射到地上的光亮暗淡下来。后来外面变得一片漆黑。她已疲惫不堪，灰心丧气，体虚得几乎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她只好等着死去。由于去不了厕所，肚子憋得难受，再加上口干舌燥，她头晕目眩。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她脑海里混沌一片，模糊的幻影在眼前出现，有时是村子里的情景，有时是马路上的场面。

门缝又透进了光线。但现在，达摩娣顾不得去看它了。她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等到门被打开时，她才吃力地坐起来，身子还是蜷缩成一团。那男人走了进来，把衣服往达摩娣身上一扔，说："起来！滚出去！快去洗个澡！"他把屋门打开，把临街的门从外边锁上，又走了。

不到一个时辰，那人再次回来。这时，达摩娣已经喝了水，解过手，洗完澡，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背靠在墙上，用双手托着头坐着。她的神智和体力逐渐恢复。那人拿来了一包食物和一瓶牛奶。他把那包东西放到达摩娣身边，说："拿去，我给你弄来了现成的饭菜，吃吧。还有牛奶，你喝吧。"

"我什么也不要。"达摩娣双手合掌恳求说，"请你放我走吧！"

"嗨，饿着肚子怎么走？我不是什么都告诉你了吗？你反倒生起气来。"他一边解释一边劝告她说。"那店老板叫我把你送到兵营去，我得把你送到才行。你先吃吧！一个人走，会迷路的。万一落到警察手里，你知道会出什么事吗？

……你什么也不懂！我送你去，先吃点东西再走！”

达摩娣真的饿了，她拿起眼前的食品吃起来。那人敞开房门，又从外面锁上临街的门，然后走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坐在远处，开导达摩娣说：“你看，别再傻了。媳妇一旦从家里逃跑，家里就再也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婆罗门家里的儿媳妇，好比是个瓦罐子，它只要被旁人摸过，家里人就再也不能用它。你去投奔你男人，他见了你，不砍掉你的脑袋才怪呢！……回农村去，又会怎么样？还不是去运牛粪、打柴草吗？跟我走，到别的地方去多好！那里有好首饰戴，有漂亮的衣服穿，喝牛奶，吃乳酪，还能吃到蜜炼乳哩！”

达摩娣双手合掌，再次央求道：“不，请你可怜可怜我，让我离开这儿吧！我自己走，不论是去兵营，还是回村，都行。”

“噢，你生我的气了？”那人用商量的口吻说。“这么说，你不想跟我一块儿走了？也好，还有一位婆罗门，他是你们那个地方的人。他今天傍晚要去兵营。你就跟他结伴走，好不好？我马上去叫他。”说完，他站起身，又走了。达摩娣再次听到从外边锁门的声音。

达摩娣心神不安，不知道这回又要遇到个什么人！她试着拉了拉院墙的两扇门。拉不开。她东张西望地看了看。院墙比她高出很多。她把手往高处伸去，摸摸墙，够不着墙头。院子一角有个厕所。厕所的墙和她的头差不多高。厕所的后墙临街，有一个很低的窗户，特别小。她曾想尽一切办法，

要从这里逃跑。但是，窗口实在太小，出不去。她又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她把厕所旁边的一个瓦罐子倒扣在地上，蹬着瓦罐子爬上厕所的矮墙，又从矮墙爬上院墙，然后，跳到外边逃了出来。她迅速地跑出小胡同，又急忙快走几步，到了商场。然后，她向行人打听去兵营的路。

人们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妇，愁眉苦脸，只身行走，打听去兵营的路，于是，前来围观，人越聚越多。看到人群聚集，警察也赶了过来，把达摩娣带到了警察局。警长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子的人，为什么到斯利那加城来。达摩娣如实回答，又把由于抽烟遭毒打被赶出来的事诉说了一遍。警长微微一笑，说：“你抽烟卷吗？……给你！”说完，随即递过来一支香烟。

“哼！”达摩娣拒绝说，“我抽的烟，是我丈夫给的！”

警长开始寻找把达摩娣带到斯利那加城的人和关达摩娣的地点。警察带她到商场和附近几条小胡同转了一圈。但是，她不肯辨认，并且一口咬定说：“我是自己到这里来的。我要到兵营去找丈夫。”

警察局不许从家里逃跑的妇女到处乱跑，可是，拘捕起来总关在警察局里又违反规定。为了监护达摩娣，本应把她立即解往堡里监狱。可是负责押送的警察都不在，天又快黑了，没送成。警察们都到几个大宅院搜捕拐骗她的坏蛋去了。这时，有人轻佻地一次又一次把香烟、糖果递给她。她不时气愤地掉过脸去。如果有谁强行侮辱她，她就准备和他拚命。

第二天，她在两名警察的监护下，被解到了堡里。

在法官面前，她两次讲述了自己的真实遭遇，并声称不再回家，要到兵营去找自己的丈夫。法官向她解释：她这样自己单独去找丈夫，是不许可的，也是找不到的。政府负责把薄吉德特传到这里来，当面把她交给丈夫。在这以前，她将不得不呆在监狱里。

达摩娣不知道薄吉德特本人和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所以，查找一名焦拉博提县、格纳尔村的士兵薄吉德特，费了不少时间。在这期间，薄吉德特的父亲托人写了两张明信片，把情况告诉了儿子，说儿媳妇行为不端，被逐出了家门。说她从家里偷钱背地里买烟卷抽，还把家里的首饰偷出去卖钱，在左邻右舍中，名声坏透了。还说，她眼下已经跟过路的人逃跑了。老奸巨猾的父亲在信中安慰年轻的儿子说："你别想不开，这样的媳妇靠不住。我们正在给你张罗着再娶一个媳妇。这次你休假回来，马上结婚。"

薄吉德特接到法院的通知，让他到堡里法院去认领自己的妻子。这时候，他已经完全相信了父亲的话。

在鲁布亚克，西拉门曾对一个名叫麻厄赫尔的人说：有一个天真俊俏的婆罗门少妇，受不了公婆的虐待，从家里逃了出来，在他的商店里呆着。麻厄赫尔花了八十个卢比从西拉门手里买下了达摩娣。他想把这少妇放在斯利那加城呆上个把月，叫她过过新鲜日子。在这期间，让她熟悉一下风流女郎的生活。然后，再把她带到一个地方，以四五百卢比的价格卖掉。麻厄赫尔这样倒卖妇女，不知已有多少次了。但

是，这回在斯利那加城，面对达摩娣的倔强性格，他却吃了败仗。他认为自己干得太匆忙，一下把这贱女人惹恼了。现在，她可就很难上手了。这么一折腾，耽误了时间，眼看要舍本赔钱。于是他想，干脆以一二百卢比把她卖给希沃德特算了。

为了稳住达摩娣，麻厄赫尔给她买新衣服穿，买甜饼和糖果吃。随后，他就出来找希沃德特。希沃德特不在家，他便折回来，走到商场，听说有一个逃跑出来的妇女，打听去兵营的路，被警察抓走了。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回来一看，达摩娣果然不见了。他一看到厕所墙边的瓦罐子倒扣着，便明白了一切。他知道，达摩娣是越墙逃走的，现在已落到了警察手里。

麻厄赫尔不打算让自己的八十个卢比这样白白地付之东流。其实，他并不怕什么警察，因为警察也会寻找可乘之机与他作交易的。他感到恼火的是西拉门。他想，西拉门准知道这贱女人是个骗人精，蒙骗过警察之后，还会回到西拉门那里去，他便可以再次将她卖出。他想，怪不得当初西拉门的要价这么低。他对西拉门恨得咬牙切齿，心里暗想：好小子，竟欺骗起我来了！我要让你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往哪里跑！麻厄赫尔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看到达摩娣的犟劲，他也考虑过，如果她是那样一种行骗的女人，那为什么要这样寻死觅活呢？不妨拭目以待，看看她是回到西拉门那里去呢，还是投奔自己的男人。

麻厄赫尔听说达摩娣被送到了堡里，他也跟踪到了那

里。薄吉德特和达摩娣同时出庭的那天，麻厄赫尔也坐在法庭的观众席上。看到他们俩彼此相认，他真有点担心。为了看个究竟，他耐心地等待着。薄吉德特在法庭上承认了达摩娣是自己的妻子。但是，当法庭下令把达摩娣交给他时，他却拒绝把她领回去。他声称，她从家里逃跑出来，已经道德败坏，因此他不愿接受。

达摩娣听说之后，长叹了一口气。她双手抱头，望着薄吉德特发愣。然后，她把脑袋耷拉下来，并且闭上眼睛。当她再抬起头，睁开眼看时，薄吉德特已经不在场了。

此时，政府不准备再把达摩娣留在监狱里。让薄吉德特承认他逃跑的妻子是自己的财产，并且把她交给薄吉德特，这是政府的责任。然而，这时薄吉德特已放弃对自己的妻子行使产权，政府对达摩娣便不再负有什么责任。法官慈善地向达摩娣解释说，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向自己的丈夫要生活费。达摩娣摇摇头表示拒绝。法庭向达摩娣宣布："现在，你自由了。愿意去哪里都行！"达摩娣顿时感到眼前一片黑暗。然而，她不得不从法庭里走出来。

麻厄赫尔先生从头至尾看到了事情的经过。他看到达摩娣直瞪着双眼，步履蹒跚，从法庭向外走着。这时，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是：向何处去？麻厄赫尔走过去，突然对达摩娣说："你说，你到哪里去啦？"

达摩娣回头一看，认出来了，是麻厄赫尔在跟她说话。她没有吭声。

麻厄赫尔以安抚的口吻说："你真不知道好歹。我原本

没想让你受罪。你让我好找！跑到这里，总算把你找到了！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过了吗，现在家里已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你何必自寻烦恼呢？跟我走，自有你的栖身之处！”

达摩娣思索片刻，接着跟在麻厄赫尔的后边，往前走去。麻厄赫尔带她走进闹市的一个小胡同，来到一间房子里。他彬彬有礼地拿起一块垫子，递给她，请她坐下。达摩娣低垂着头，默然不语，背靠墙壁，呆呆地坐着。

“你一定很累了吧！给，抽一支香烟，提提精神，解解乏。”麻厄赫尔说着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来，往达摩娣的手里塞。

达摩娣始终耷拉着脑袋，无可奈何，把香烟接了过来。泪珠，从她的眼睛里夺眶而出，簌簌落下。

公理和惩罚

印度的民族独立斗争曾经历过第一次不合作运动①时期。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开始的那一年，我参加了大学升学考试。

等待发榜的时候，我来到了山区农村我舅父家里。这次山区之行，一来有益于健康，因为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二来可以游山玩水，散散心。那些日子，我的心忐忑不安。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有个着落，我好费了一番思索。我究竟应该怎么办？是象一些有作为的亲戚朋友那样，进法学院，将来当律师呢，还是响应号召，参加反政府的不合作运动志愿服务军，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呢？

为了给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些精神力量，我每天都朗读《薄伽梵歌》②。一天，念了几段薄伽梵歌之后，为了消磨

---

①这里指一九二一年前后的不合作运动。

②薄伽梵歌是印度教的一部圣典，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论述哲学的部分。

时间，我想做一个弹弓玩玩。可是，我舅父家里没有砍竹子、削竹子用的工具。为了找工具，我来到比村里住宅区地势低的都门族聚居点，到了特古家里。我想，索性让特古给我砍竹子做一个弹弓得了。

来到特古家里以后我才知道，这天原来是沃斯城的集日。这个小城离这里八英里，集市并不大。特古到集市上去卖竹筐、竹篮等竹器了。特古的父亲前天才发过烧，所以，特古一个人去赶集了。

我和特古是老相识了。儿童时期，我到过舅父家好几次。我父母住在拉合尔。从上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差不多每到暑假我都到舅父家住些日子。这样，我就结识了山村朋友特古。

在童年，我和特古玩打嘎游戏①，总是特古举着嘎，我用木棒打。特古总是在危险的地方，因为他是都门族的孩子。他父亲和叔父经常为我舅父家干活，也为村里其他的刹帝利、拉其普特、婆罗门②这些高级种姓人家干活。他们干的活是在田里耕种、运肥等等。都门族人只能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除了耕种等活之外，谁家的牲畜死了，把尸体拖走要他们干；扛粮食、劈木柴，要他们干；把东西运到别的村子里去，要他们干。他们用瓦罐子向我舅父这些人家要剩下的奶浆喝。

---

①和中国北方农村儿童的打嘎游戏相仿，用木棒打一个两头尖的鸡蛋大小的木疙瘩。

②这是印度的三个种姓名称，一个比一个高级。

第六次到舅父家来，我已经上八年级了。这时，特古的叔父娶了一个都门族姑娘为妻，婚后他们分开过了。于是，特古就得帮助父母干编竹器、运肥、除草等活了。可是，每当我叫他和我一起到山上去采野枣和其它山果的时候，由于我是邦帖先生的外甥，特古的父母不得不忍受工作上的损失，同意他和我同去。在采野果时，特古总是干挨刺扎的活儿。我把采来的野枣和其它山果一分为三，我拿两份，只给特古一份。特古对此从不表示反对。因为，我们这些高级种姓的人有这种传统的权利。都门族人在东家的田里种庄稼，他们只得收成的三分之一。

这时，才是上午八九点钟。听特古父亲说，特古到沃斯城去赶集了。为了解闷，我也不妨去一趟。中午我就到了集市上。

集市上锣鼓喧天，嘈嘈杂杂，好不热闹。角力场上的摔跤比赛，吸引了许多人。商棚商摊围成了一个大圈圈。在众多的商棚中，有四五个是卖糖果的；有六七个是卖绸缎布匹的；有三四个是卖金银首饰的；有一个特大的商棚装饰得很好看，那是卖器皿用具的。有十好几个小商摊夹杂在商棚之间，摊贩们扯着嗓门叫卖。

一些山村的妇女，佩戴着在集市上新买的首饰，穿着长筒裙，肩披着红黄色的新罩衫，三三两两，东溜溜，西转转。有的商棚简直被这些妇女给霸占了。她们走在路上，有时撩起面纱，前望后瞧，左顾右盼。从面纱里先露出来的是她们那硕大的鼻饰。她们那不很白的脸蛋上泛着光彩，一看就知

道，她们的脸上和眼角上涂了油脂，有时，透过面纱都看得出来。

各村的铁匠、陶土匠和编织匠也来做小生意。在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卖竹篮、竹筐、竹笼和簸箕的，其中就有特古。两个月来，他全家都忙着为赶集准备货物。特古的竹篮、竹筐都做得特别好。在都门族人当中，他的货卖得非常快。用竹器换的粮食，在他面前积成了一堆。收下的现钞，他用力夹在手指中间。我问他卖了多少钱，他说卖了一个卢比零十二个安那①。

我想回村时和他结伴走，就对他说："咱们一起走啊。"叮嘱后，我就到集市上各处溜达去了。

下午晚些时候，特古来角力场找到我。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闪闪发亮的新的铜盘子。他把全部货物都卖掉了，把换来的粮食也卖掉了。他把赚的钱全部都花光了。他买了好几样东西，除了铜盘子以外，还给自己的妹妹买了一件衬衫，又买了四个安那的甜油饼。

特古把盘子往我面前一举，说："少爷，你看这铜盘子怎么样？一个刹帝利说不骗我，四个半卢比就卖给我了。"

我从未亲自买过铜盘子，对铜制品的质量和价钱也不了解。我装出内行的样子说："好是好，不过贵了十来个安那罢了！"

---

①卢比和安那是印度的币制单位，旧制 1 卢比＝16安那，新制 1 卢比＝10安那，一卢比相当人民币五角左右。

“得了吧，少爷，怎么会贵十个安那！”特古漫不经心地说，“做小买卖的哪能这么骗人？少爷，我特别想用铜盘子吃饭。我从来没有用过铜盘子。用这玩艺儿吃饭，就好象用金盘子似的。啊，少爷，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从来没买过。让邻居们见识见识。老小子们见了都会眼馋的！我家的房门不牢，我要修理修理，谁也甭想偷走我的铜盘子。少爷，买这东西把整整两个月赚的钱儿乎都花掉了。”

我们两人从人群里挤出来，走上了大路。特古的皮肤油黑油黑的，很象杜鹃鸟的颜色。他也长了象杜鹃一样清脆的嗓子，人们经常让他唱歌。他对我的吩咐总是唯命是听，我一说让他唱歌，他就敲起新买的铜盘子，唱起了旁遮普的地方小调来。

盼那不来赴约的婆罗门少年，
泪水湿透了我衣襟三件，
阳光还没有把衣襟晒干，
我又柔肠寸断，泪涕涟涟。

走到半路上，特古在一个地方坐下来，又唱了另一段。

打开心锁吧，
把那心房门儿敞开；
在那心田里，
把那爱情苗儿栽；
心上人啊，
奴为你把那情花儿采。

太阳落山以后，又走了一会儿，我们才回到了村子里，

舅母见我回来了，便风趣地对我说："外甥是拉合尔城里的人，书读了那么多，可是好久没有去集市上开开眼界了。让我看看，你在集市上买回什么好东西来了。"

"在你们这山沟沟里的集市上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买！"我回答说，随即坐在院子里哼起来从特古那里听来的小调。

舅母又大声说道："我知道喽，原来你到集市上追好看的姑娘去了！被谁给看中了吧？可也是啊，年龄不小了，现在正是那个年纪。孩子，你告诉我，我给妹妹去封信，说说你这门亲事。"

我辩解说："我哼的是特古在路上唱的小调。他从集市上买了一个铜盘子，一路上，他一边敲铜盘子，一边唱。他那嗓音，可真好听。"

舅母把手放在嘴边上惊奇地问道："特古买铜盘子了，是吗？"①

"是啊，怎么啦？"我毫不含糊地承认，"他说，他非常喜欢用铜盘子吃饭。他这个可怜虫，还从来没有用铜盘子吃过饭呢。这小子，为了买这个铜盘子，把两个月赚的钱都花掉了。"

"你说什么，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他是买了，舅妈。那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外甥，你在说什么话，你疯了！"舅母显出惊奇的神态反驳说，"我说外甥，这些都门族的低种姓的人用铜盘子

①低级种姓的人不许用铜盘、铜碗。

吃饭，那还了得！难道说要倒个个儿，刹帝利、婆罗门这些高级种姓的人要用瓦盘子吃饭不成吗？”

“谁让您用瓦盘子吃饭啦？”我也反驳说，“您愿意用什么盘子吃饭，就用什么盘子。他愿意用什么盘子吃饭，就用什么盘子呗。”

舅母一边迈着大步往里走，一边唠叨：“这大概是你们拉合尔的习惯。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也不许可出。”

晚上，舅父回来很迟。舅母从他肩上把毯子揭下来，挂在架子上，一口气把特古从集市上买铜盘子的事向他讲了一遍。

舅父听后非常生气，把特古大骂一顿。洗完脸，吃过饭，他就到隔壁村长那里去商量这件事。我暗自思索，特古究竟惹下了什么祸？

过了一会儿，在村长家的院子里，议事会开始了。院子中间一堆木柴在徐徐燃烧。村长是刹帝利种姓的人。一个大烟袋锅里点燃了烟草，几个相同种姓的人轮流吸这烟袋里的烟。参加议事会的伯德诺森赫和纳则尔森赫是拉其普特，与村长种姓不同，不能直接吸大烟袋锅里的烟，他们从那里边取出点烟，放在自己的烟斗里吸。舅父是婆罗门，他的种姓更高级，他也把烟取出来，装进自己的烟袋里吸。

在讨论都门族人买铜盘子违反教规的罪过时，很少讲道理，大部分都是谩骂。

舅父解释自己的意见说：“今天，都门族的人手里有了

钱就去买铜盘子，明天还要买马骑呢！你的羊死了，让他们给弄出去埋掉，他们将要问你为什么让他们干这种活？他们还会说，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人，我们为什么吃你们的剩食呢？邦帖先生，你们为什么压迫人？”

舅父想让别人同意他所讲的理论，又继续说：“那智慧之神和财富之神拒绝到下等人那里去，就象悉多娘娘不愿在十首魔王那里呆着一样①。你们说，下等人活在世上，若不受压迫，那么要下等人干什么？”

伯德诺森赫也表现出怒不可遏的样子，他咒骂都门族人说：“非用棍子把这些可恶的东西打翻在地不可。萨哈先生，你看见了吧，都门族人拿着打人的棍子走路。这些坏蛋竟不知道打人的棍子是拉其普特人手中的东西，还是下等人手里的东西？我听说这事以后，气得血都沸腾起来了。”

村长骂了几声以后说道：“这些下贱的东西肚子里也开始大装粮食了。都怪你们，本来该给半公斤粮食的活，现在却给一公斤。这样一来，我们也不得不给那么多，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下贱鬼向各家讨奶浆喝，大家都给，我们不给行吗？人们都只顾自己，想让他们先给自己干活，就多给工钱。这样，他们怎么会不趾高气扬呢？一旦他们识破了世界上高低贵贱的差别，会反而把婆罗门、刹帝利当作下等人，认为自己是高贵的。明天，他们会闯进屋来坐在你们的方凳

①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罗摩的妻子悉多被十首魔王抢去，她拒绝呆在那里，最后被救出。

上、床上①，看你们说什么！”

村长曾在税务所学校里念过书，只念到五年级，没什么学问。我舅父只在家里念过一些经书和吠陀②。因此，在议事会的现场，只有我受过较高的教育，为此，我感到自豪。对这些蛮不讲理的说法，我自然不能容忍。我便唱了反调："现在要进入新时代了，国大党和甘地先生③已经作出了决定，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应该分什么高低贵贱。”

舅父针对我说的这种不合身份的话，当众斥责我说："你是读书识字的人，现在正念薄伽梵歌。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接着听到他嘴里很快地发出了一大串声音，谁也听不懂。大概都是经书上的辞令。我只好把它理解成这样的一种意思："恪守本分虽死尤荣，替异己行道灾难重重。”

第二天早上，太阳刚刚出来，舅父、村长和刹帝利、拉其普特人们，以及村里的木匠、瓦匠们，都拿着木棒和其它工具来到了都门族聚居的地方。他们先把特古买的铜盘子砸坏，然后又把他家砍来的竹子、编好的竹器都付之一炬。他家盛粮食的瓦罐子也给砸碎了。他家小茅屋的门板也被捣下来烧毁了。特古挨了一顿棍棒，他的父亲、母亲和叔父、婶婶也被打了好几棍子。所有的都门族人都跪在地上请求他们饶恕。

---

①印度的低级种姓的人，尤其是贱民，不许接触高级种姓的人和他们用具。

②印度最古老的经典。

③甘地即被印度人举为民族运动领袖的圣雄甘地。

我看到村长这些人的行为义愤填膺，热血沸腾。我要去告发这种罪恶行径。我怒不可遏地向税务所①走去。

为恪守那些宗教信条，一些下等人就要被折磨死，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特古别想拿起木棍自卫和用铜盘子吃饭了。出身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人，除了为别人卖命以外，其它事情什么也不用想。人的权利和地位，不是取决于他的能力，而是由他出身的那个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税务所离这里六英里，走这样长的一段路有充分的时间思考问题。我一路沉思，想了不少问题。我想到了要去参加不合作运动服务军的问题。我也想到了英国政府为什么不干预宗教事务的问题。我们都沉醉于盲目的宗教信仰里面，被麻醉得越没有力量，对他们就越有利。

于是，我不声不响地回来了。

这时，我却有点埋怨特古了，他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坚持真理，为什么不为公理和正义而斗争呢？

可是，我又一想，特古坚持真理，在舅父、村长和刹帝利这些人看来不就是坚持犯罪吗？因为，他坚持真理，就要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这种行为用传统观念和宗教信条来衡量，就是罪恶。而实际上，特古何罪之有？唉！没有斗争能力的特古要求平等的愿望怎么能被认为是公理呢？哪里有正义？哪里有公理呢？！

---

①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农村设有税务所，除了收税之外，还管些其它政务，包括民间纠纷。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清楚，特古究竟应该怎么样进行斗争？他是不是首先要向自己的传统观念和迷信思想作斗争，而这种斗争单独一个人怎么进行得了呢？

假若特古号召与他处境相同的人们都行动起来进行同生共死的斗争，那么就要给他加上宣扬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的罪名，被关进监狱。大概老天爷没能让他学到这样的知识，从而使他认识到世界上的不平和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真正要开展那种斗争的话，就不仅要考虑个人的生活问题，而且要考虑群众的集体生活问题。

那可怜的特古认罪服罪，接受惩罚，并且默然不语地忏悔着。由于对我也很失望，他就离开了村子。

刘宝珍　译

芒 格 拉

要进行生物学和医学上的探讨，就必须拿一些动物来解剖、观察。这样，有关动物体内疾病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治病才会有把握，无数的生命才能摆脱死亡的威胁。但是，这种探讨得来的生物学和医学上的知识，对被解剖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被解剖者为别人牺牲了，而自己所得到的不过是人们的同情和感谢而已。

正如为了探讨生物学和医学上的问题须挑选一些身体健美的动物来解剖一样，我们的社会也挑选了芒格拉来正确地检查其本身的弊病。

芒格拉出生于阿尔莫拉县——当地的印度教势力很大，外教和外国文化对那里的印度教社会制度和种姓制度很少影响——的一个婆罗门家庭。她从小就死了父母，不过她对生活似乎充满了希望，因为她天生有一副健壮的体格和美丽的容貌！她有榕树浆汁一般旺盛的青春和山岩一般坚实的体质；她那爽朗、活泼的性格犹如山溪的流水；她心地的善良、纯

洁更象那从雪山吹来的阵阵凉风。是的，每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某一个时期感到一个异性特别可爱，因而与之结合，延续后代。但是有时候，一个人却有不可忽视的典型的美，你只要瞧她（他）一眼，会长时间忘掉眨眼睛。芒格拉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如此，她对生活的向往和信心，象那山溪流水急欲奔下山谷，汇入大江的波涛一样。

莫塞拉村里有个富农，名叫本西脱尔·班德。他的大儿子拉克西米杜德在巴格西瓦尔的一所学校里念过书，后来便到山下一个地方工作。他念了书就不喜欢干庄稼活。家里的地虽可以雇短工耕种，但过后要做的重活还是很多。可是他不要说除草、收割之类的活不愿干，就连喂牛、拾柴、打水之类的轻活也不感兴趣，同时他也没有那么大力气。于是他把山村的庄稼活丢给他的父亲和后娘生的弟弟克什瓦杜德，自己却跑到巴勒里的一个承包商那里去当办事员。

不管克拉西米杜德到哪儿去谋生，他的家总还在山上，同族同种姓的人也还住在那儿，因此，他的婚姻大事也只能在当地解决。他父亲给生活在城市里的儿子选中了莫度里村的鲁狄尔杜德·约西的侄女芒格拉。深于世故的、老练的本西脱尔心想，儿子念了几天书，又生活在城市里，已变得虚浮了，因此他一定需要一个漂亮的姑娘。有了一个如意的媳妇，他就不会再感到山村生活枯燥无味了。

不管本西脱尔对他那虚浮的儿子怀着怎样的想法，可是，结婚的这一天，人们感到这一对是极不相称的。村里有个叫巴甲拉姆的大爹，惯于说几句尖酸刻薄的话。那一天，他看

到本西脱尔躲在一边，便故意当着众人面说给他听："这也算是一对？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里吗？"

芒格拉来到婆家了。婆家要比娘家大。这儿睡的是大床，不是小竹床；碗罐又大又多；牛奶、奶酪也有的是，可是就少了一样东西——对她的尊重。这儿对待她的是呵责、斥骂。

她的男人最初对她很感兴趣，但是没多久，他就象跟她闹翻了似的，开始不理睬她了。她象所有的年轻媳妇一样，希望丈夫亲近她，和她谈几句知心话。而他却躲着她，好象不想跟她谈什么。他对她已经感到腻烦了，于是他很快又回城里工作去了。

就在她来到婆家的第一天，她的后母婆婆就感到家里来了个分家产的敌人。芒格拉在娘家什么家务事、庄稼活都干，同时也准备来这儿什么都干的。婆家的事，不用别人开口，她就会自动去做。但是每当她动手干活时，婆婆却无理取闹，找她的岔子；如果看到她闲着没事干，婆婆又骂开了："私生的贱骨头！"

不幸，在儿子婚后四个月，本西脱尔患疯瘫病死去了。芒格拉的婆婆捶胸顿足地对芒格拉骂道："你这个巫婆，你吃掉了你自己的爹妈，又来我家吃人了！你一来我就倒霉了！"

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拉克西米杜德请了半个月假回家来了。在他回家之前，芒格拉就想着：等他回来了，我得告诉他，婆婆待我不好。把我带到城里去吧，我和你一起过日

子，我侍候你。

拉克西米杜德回到家里以后，象人们回避蝎子似的，见了芒格拉就躲躲闪闪。她心想：谁知道他后母给他讲了些什么啊！她虽是后母，但对他却这么亲切。他讨我作媳妇，竟连话也不肯跟我讲。有机会我得问问他，我究竟在什么地方触犯了他。有时她又抚着额头想：咳，人家把我看成什么呢？……不知道他干吗把我当蝎子一样看待。芒格拉想找个机会和他谈谈，可是到晚上他却跑到牛棚里睡觉去了。他尽量避免单独和她碰面。有时单独碰见了她，看到她以渴望的眼睛注视着他时，他紧张得汗都冒出来了，低着头，连看也不敢看，随着，掉过脸就走过去了，好象不认识她似的。他把父亲的丧事料理完毕，很快又回到城里去了。

婆婆的眼睛可没给蒙住，这一切她都看见了。她看到拉克西米杜德厌弃芒格拉，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她心怀鬼胎，想把家里的田地留给自己的儿子——其贪心之大，真不亚于那个想要自己的儿子婆罗多继承十车王王位的盖格伊①。她想，如果让这个巫婆永远绝后，那再好没有了。可是她又想，我女流之辈懂得什么田地一类的事？而且自己的儿子克什瓦杜德现在年纪还小。于是她把自己的弟弟和弟媳从娘家接来了。

---

①典故出自《罗摩衍那》。十车王有三个妻子，盖格伊居第三。按照传统，继承王位的应该是第一个妻子的长子，但是盖格伊却要求十车王把王位传给她的儿子婆罗多。因为十车王平时很宠爱她，同时她又救过他的性命，所以十车王就答应了她的要求。

是的，从她丈夫去世以后，她已感到势孤力薄、施展不开了。可是她又想：这能跳能蹦的儿媳又会怎么样？她男人对她不感兴趣，不需要她。她能干什么？

芒格拉的处境每况愈下。婆婆把家里的一切工作，如洗碗、擦罐、打水、扫牛圈、往地里上牛粪以及地里的活，都堆在她身上。可是婆婆给她吃的却是粗饼。家里的奶酪宁愿给牛吃，给短工吃，也不给芒格拉吃。干吗要给她吃？她身体结实得血都要冒出来了。她象一条毒蛇似地窜来窜去想害人。她一来到婆家就吃掉了公公。丈夫也不喜欢她。她也配得上是个女人？——不，她不过象一朵好看而有毒的曼陀罗花罢了，上帝只是给了她一副漂亮的容貌，叫她装模作样来诱惑人的。

整整一年过去了，却不见拉克西米杜德回家。他挣来的钱当然是要寄回家的，不过不是寄给芒格拉，而是寄给他弟弟克什瓦杜德。婆婆常骂芒格拉说："就是这个娼妇害得我的孩子不敢回家。愿老天爷保佑他！要是他回来，也会让这条毒蛇咬死的。"

芒格拉几次托来往过路的人给她远住在六哩外的莫度里村的伯父捎信，说她在这儿受尽了折磨，要他把她接回去。托人捎了好几次信，有一天，她伯父借儿子戴圣线①的吉日，派人来把芒格拉接回去了。

芒格拉回娘家还不到十天，婆家又派人接她来了。原来

①印度婆罗门的脖子上都戴有一根"圣线"，象项链似的。

是芒格拉的小叔子也得了疯瘫病，婆婆特派了自己的弟弟来接她回去。

芒格拉迫不得已回来了。婆婆一再向她哀求、乞怜，要芒格拉救救她儿子的命，因为她相信芒格拉是个巫婆，一定给她儿子念了什么短命咒语。她卑躬屈膝地央求说：“家里所有的田地、家产、牛，你尽管拿去吧，可是我儿子的性命你不能忍心不救啊！”她拼命地向芒格拉献殷勤，给芒格拉作了新裙子、被单和上衣。

羞辱和痛苦折磨着芒格拉。她无时无刻不在为她的小叔子祈祷：“老天爷，你饶了我弟弟吧！宁可让你夺走我的生命，千万得让他的病治好啊！”在这以前，婆婆给予她的痛苦，使她从内心里诅咒婆婆；而现在她反而分担着婆婆的痛苦，并开始为婆婆、为她的小叔子祈祷起来了。

不知道是由于算卦的念了咒，还是芒格拉出于怜悯之心收回了她的咒语，总之，她的小叔子的病是痊愈了。于是芒格拉的处境又回到从前那样子：给全家人烧饭、洗碗、擦罐、打水、扫牛圈、往地里上牛粪、舂米，地里的活什么都干。她吃的米粮少，受的辱骂多。她小叔子生病时婆婆给她作的漂亮衣服已褪了色，破旧不堪了，但她为这些衣服所受到的冷嘲热讽却有增无减。

拉克西米杜德当然还是寄钱回家，可是自己总不回来。芒格拉白天整天劳累，到晚上却泪梦交替，不得安眠。吃粗粮不说，还得受责骂。她的衣服破得到处都是一条条一片片的，可是她还是东缠西绕地把它收拾好穿着。她那健壮的身

体，本来连结实的好衣服也难包得住，何况这破衣衫？她虽一无所有，但青春总还存在啊！上帝赐与她的容貌总还存在啊！

这被家庭一脚踢开和受尽辱骂的人，却受到外边无数双眼睛的注视。那邪恶的目光令人感到刺痛和可怕。要抵御这些可怕的眼睛，就得依靠家庭和丈夫。而芒格拉却失去了这个依靠。每当那一阵阵可怕的风暴向她袭来时，她便浑身战栗。她想躲起来，但是躲在哪儿？躲藏的地方已被夺走了！于是她又想回娘家，心想在这儿是干活，回娘家也可照样干活，同时还不致这样受辱挨骂。她又多次托人给她伯父捎信，但却石沉大海。一个女人，当她自己的丈夫不理她时，谁又会疼她呢？有时她想，出家去吧！因为她听说巴格西瓦尔有很多出家的，但她又不知道去那儿的路。

在阿尔莫拉，低贱种姓的人的经济状况经常是很坏的，所以他们不得不为高贵种姓的人从事一切艰苦的劳动。这儿的人把他们叫作西尔布加尔①。那些婆罗门认为碰一下犁头自己的种姓就会完蛋，而在婆罗门的土地上耕种的就是这些西尔布加尔。他们的身材、容貌也与他们的经济状况有关。人们一看外表就可以告诉你：高贵种姓有雅利安人的血统；而西尔布加尔是属于杂七杂八的低贱种姓或土著之类的人。

①西尔布加尔原意为工匠，这儿是泛指一切从事体力劳动的低贱种姓的人。

但是在西尔布加尔中，间或也有面貌长得连高贵种姓的婆罗门也比不上的哩！一经调查，你就会知道：原来那些高贵种姓的婆罗门，即使陷入到泥坑里了，也忘不了他很感兴趣的女人和金钱！因此在有些地方的西尔布加尔中间，由于血统的混杂，出现了面貌象高贵种姓的人。本西脱尔家里的短工（耕地的西尔布加尔）歇鲁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芒格拉在婆家的日子里，如果还有人不责骂她，并且有时还说一些尊重和同情的话，就只有短工歇鲁阿了。每当歇鲁阿看到芒格拉眼上挂着泪珠时，他总表现出十分同情的样子。有时芒格拉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向他倾诉苦衷的时候，他总是安慰她说："大嫂子，要忍耐些啊！"有时他劝她托人给拉克西米杜德写信；有时又出主意叫她找人给娘家的伯父捎信。但芒格拉认为这些都没有用。所以每当她听到这些话时，总是长叹一声，随即就一声不响地闷着。芒格拉曾几次问歇鲁阿："歇鲁阿，到巴格西瓦尔有多远？路怎么走？"

"大嫂子，你要干么？……到巴格西瓦尔又怎么样？妇女要待在家里才对！"歇鲁阿说。

"这也是家？"芒格拉回答道，"谁愿意丢开自己的家呢？只要还是个家，那还说啥呵！家里的人一脚踢开了我，我好象是厚着脸皮泡在这儿一样。我走了，她们也好享享福。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只有靠老天爷保佑了。在这儿能图个什么啊！"

"不要往窄处想啦，大嫂子！你当家的会回来的，你会

有好日子过的。出远门的人，不是想回来就能马上回来的，要忍耐些啊！”歇鲁阿安慰她说。

芒格拉经常想着出家的事。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又是几个月了。雨季刚过，树林里的木材还是湿的。有一天，婆婆叫芒格拉去拾柴火。芒格拉只好去拾柴。过了好一会儿，她还没回来。婆婆只好自己拿些稻谷去舂。就在这时，芒格拉回来了。婆婆看她回来得这么晚，顺手拿起舂米杵朝她腰上打去。

芒格拉挨了一杵，坐着直哭，而婆婆还不满足，又在她背上踢了一脚，并且说："哭什么？要生孩子是不是？你又想哭咒谁？家里一滴水也没有了，去，拿罐子打水去！要不，我现在就打断你的骨头。好个娇生惯养的小姐，舂米杵还没挨到就哭起来了。你是哭给村里的人听不是？"

芒格拉拿着罐子，到水井边打水去了。在这高贵种姓的水井的下边有一个积水坑，西尔布加尔是在这儿打水的。这时，歇鲁阿也拿着罐子来打水。芒格拉见他来了，一边哭，一边哀求道："歇鲁阿大哥，今天你告诉我去巴格西瓦尔的路吧！要不，我只有死路一条了。你见婆罗门寻死不救，是有罪的呵！"

歇鲁阿同情地问她为什么哭。芒格拉按着腰说道："大哥，这样打，我受不了。要不我今晚就走；要不，我就上吊。"

歇鲁阿告诉她，"左边有一条小路，从那儿走两英里路就到了一个叫纳得拉的村子；然后再走两英里，走到一个叫

左巴尔的村子，那儿有一条大路通往巴格西瓦尔。巴格西瓦尔离那儿还整整有十英里路，大嫂子，你会迷路的！到晚上，你在山林中东摸西窜会走到哪儿去？万一在那儿碰见什么人呢？你能猜得透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把我送到大路上去好吗？”

“好吧。”

“今晚二更天的时候，你在井边等着我。你瞧，你帮了我的忙，我会把这副手镯送给你。”芒格拉一边说，一边把手上的银手镯亮给他看。

歇鲁阿答应了。

当天晚上，芒格拉料理完厨房杂事，就到牛棚外边过道上睡觉去了。她不是象平常一样疲倦地躺着，而是把下巴搁在膝头上，蹲在那儿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悄悄地向井边走去。

歇鲁阿披着一条又脏又旧的小薄毯，手上拿着一根棍子，躲在井旁的小树丛里坐着。他看见芒格拉来了，便走出来。芒格拉走到他跟前，静静地站着，等候出发。

“不回来了吗？”歇鲁阿问。

“不回来了。”芒格拉摇了摇头。

歇鲁阿在前面走，芒格拉在后面紧跟着。走了不远，歇鲁阿问道：“从村子边绕道走吧，要不，人家问起来，拿什么话回答？”芒格拉同意了。

他们两人一前一后走了一整夜。他们不走大路，而是抄小道走。东方已发白，天快要亮了。歇鲁阿对芒格拉说：“白

天还继续走吗？人家问起来总得要回话的。我有个叔伯弟弟，他叫颇格亚，是个铁匠，就住在附近。你也累了，白天弄点东西吃，也该睡一觉。烧饭的家什和米另给你准备。晚上再继续走。”

芒格拉答应了。歇鲁阿叫弟弟颇格亚给芒格拉准备了碗罐和米、豆。颇格亚屋前就有水。芒格拉自己打水，自己做饭。她吃了饭，关上房门，躺着沉思了一会就睡去了。

芒格拉醒来，从门缝里往外一看，太阳已收敛起金黄色的光芒，正向西沉。她想，天色再黑一点，歇鲁阿就会来的。他来了就继续走，一直走到那出家的地方。这时她的心境就象出家人的一样，觉得苦难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天黑时，歇鲁阿来了，手上提着一包用衣服包着的面粉。他说：“干吗空着肚子走？拿去做点东西吃，晚上再走吧。现在路程不远了。巴格西瓦尔离这儿不是只有六英里了么？”

歇鲁阿的话是这么亲切，芒格拉也就答应了。她做好饼，吃了，坐在那儿等候出发。约摸二更天的时候，歇鲁阿来了。他坐在芒格拉身边说道：

“听我说，大嫂子。你出家了，你的种姓还能保全吗？”

“保全个啥呀！”芒格拉难过地说，“出家人还谈得上种姓？能保全性命就行了，什么种姓不种姓——能保全得住吗？”

“那我们能在一起过日子么？……你就改嫁给我算了

吧！”歇鲁阿凑近她说。

芒格拉一时说不出话来。她退缩在一边。歇鲁阿鼓起勇气又凑近她坐着，同时紧张地呼着一股股的热气。

“不，歇鲁阿，这不行的！我要出家，出家是我命中注定的。”

“你就答应了吧！”歇鲁阿凑近芒格拉，把手搭在她背上了。芒格拉连声说，“不，不，”并抓住歇鲁阿的手想阻止他。可是她能挣脱得开么？她的眼睛闭上了，双手松下来了。她是多么想从她的婆罗门丈夫那里得到爱啊……可是她能等待他到什么时候？这也是个男人呀！他多好啊……他马上就是她的丈夫了！

不要说二更天，就是四更天也过去了。在漆黑的房间里，芒格拉头枕着歇鲁阿的胳臂，静静地躺着。

“我们在哪儿过日子呢？”她问。

“山上这么多地方，山下也那么多地方，只要肯动手脚，哪儿都能过日子。”

歇鲁阿和芒格拉在颇格亚家里住了两天。这两天他们过得连黎明和黄昏都弄不清了。颇格亚是准备让哥哥在这儿安身的，可是两个人的吃喝问题，他感到无能为力。他的老婆、女儿以及他自己，还靠给邻村收割庄稼才算糊住了口。他对歇鲁阿和芒格拉说：“为了填饱肚子，你们也动动手脚吧！”

歇鲁阿准备下地了，芒格拉也准备下地了。颇格亚对芒格拉说：“你戴的这些金鼻环、银项圈和银手镯，谁在西尔布加尔家里看到过？这会引人注目的，你交给我，我把它收

藏起来。”

芒格拉把首饰取下来了。现在真正的首饰是在她的心里！她跟颇格亚的媳妇一样，围着破旧的裙子，缠着头巾，而且跟西尔布加尔一样在田里收割。

两三天过去了，歇鲁阿对芒格拉说："就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在这儿能待多久？我们还是从巴格西瓦尔走到山下去吧。我家里还埋藏着点银子，我想回莫塞拉拿去。明天，你跟颇格亚一道先到巴格西瓦尔去。”

第二天，颇格亚带着芒格拉到巴格西瓦尔来了。在巴格西瓦尔市场上，旅客是可以在购买东西的店里投宿的。不过西尔布加尔不能进入任何一个印度教徒的商店，他们只能住在西尔布加尔家里，或者在几个回教老板那里找一家待一待。颇格亚来到巴格西瓦尔，经常是在回教商人纳吉尔米扬店里买些铁器或其他东西，晚上也就在那儿过夜。他把纳吉尔米扬的地址告诉过歇鲁阿。黄昏时，颇格亚带着芒格拉到纳吉尔米扬这儿来了。他一走进店就对纳吉尔米扬说："我的嫂子也来了，我们要找个地方住一住。我的哥哥也要来。”纳吉尔米扬给他们安排了住的地方。

过了半夜，歇鲁阿还没有来。芒格拉心里慌起来了。第二天早晨，歇鲁阿还是没来。到下午，不但歇鲁阿没有来，连颇格亚也不见影儿了。

傍晚，纳吉尔米扬见颇格亚也没回来，便对芒格拉说："巴辅①，你的男人没有来。你弟弟说，他想买点东西，钱

①巴辅是媳妇的意思，这儿是年长者对年轻妇女的一种称呼。

不够，得回家拿钱去，黄昏时候回来，可是现在还没来。”

芒格拉一听，心慌起来。她连忙问：“我的首饰在他那儿吗？”

“他没有告诉我别的什么。现在不来，明天早晨总会来的。你吃的东西怎么办？”芒格拉默然不作声。

纳吉尔米扬想，她多可怜，肚子饿了总得吃点东西。于是他央求邻居的印度教徒说：“那个西尔布加尔，把他嫂子留在这儿回家拿钱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她一直在等着他。她现在一点米面没有，也不向我们要。你们有什么剩下的现成的吃食给她点吧，不能让她挨饿呀！”

邻居是一个金匠。他给了两个饼和一些菜。芒格拉把东西吃了，可是她一直在想：往后怎么办？

等到第三天下午，还不见颇格亚和歇鲁阿来，她只好失望地坐着，等候命运的摆布了。纳吉尔米扬走来，惊讶地问芒格拉：“你的男人怎么还不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唉，你还是拿点东西去做着吃吧，别坐着挨饿。”

那天黄昏时候，兄弟俩还是谁也没有来，于是纳吉尔米扬焦急地对芒格拉说：“巴辅，你的男人莫非是出了什么事吧？听说，有几个西尔布加尔从莫塞拉拐走了一个婆罗门妇女，现在正在抓他们。你的男人和小叔子莫非跟这事儿有关？”

芒格拉忽然哭叫起来了：“大爹，那个女人就是我呀！”

纳吉尔米扬顿时吓得直哆嗦，说道：“这岂不是要我的命吗？……你们真坑人呵！……你们要到哪儿去，就自己去

嘛。……他们都丢开你逃命去了，看样子你的首饰也给带走了。警察还要来抓我，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大爹，你能想办法，就想办法救救我吧！”芒格拉哭着说。

“我有啥办法啊，巴辅！”纳吉尔米扬焦急地说，“这儿是印度教徒地区，人们要是听说我家有个印度教妇女，那我的性命就难保了。你还是走吧！随便到哪个印度教徒家里待一待。你说个地方，我带你去。”

芒格拉哭着说：“大爹，我谁也不认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赶我出去，我只好待在路上了。”

纳吉尔米扬打着额头，为难极了。他看到芒格拉哭个不休，就说：“巴辅，不要哭了，你的男人也许会回来的。在我面前，你就象我的女儿一样。你待在这儿害怕，就到后屋内房去待着吧。饭嘛，你用两块石头作个灶自己单独做着吃吧。”

他把她带到店后自己的住房里去了。

歇鲁阿离开颇格亚的家到莫塞拉去，是想取出藏着的银子，再去巴格西瓦尔的。但是那天晚上，他一回到家里，就听说芒格拉的出走引起了当地婆罗门的无比愤慨，而且还要捉拿他。同时人们也把这件事报告给巴格西瓦尔的帕底瓦里①了。

歇鲁阿吓得魂不附体。他很快取出银子，乘着黑夜，悄

①帕底瓦里是登记乡村地产和保管地契的政府工作人员，在阿尔莫拉，帕底瓦里也兼管乡村警察事务。

悄地穿过森林向拉里凯迪逃去了。

西尔布加尔从莫塞拉拐走本西脱尔家的媳妇的消息，传到巴格西瓦尔来了。人们听说纳吉尔米扬家里关着一个印度教妇女，于是纷纷呼吁：一个回教徒干吗这样无法无天？现在应当搜查纳吉尔米扬的家！

一大群人包围了纳吉尔米扬的店铺和住房。帕底瓦里也来了。被人群围住的纳吉尔米扬双手合十，向大家哀求道："兄弟们，我怎么知道呵！西尔布加尔颇格亚告诉我，这是他的嫂子。又说他哥哥也跟着就要来的。他经常在我这儿买东西，晚上也住在这儿，所以这一次我又让他住下来了。他说，他想买点东西，钱不够，就留下他的嫂子回家拿钱去了。可是到现在他还不来。我一再请求巴辅，在他们没来以前，到一个印度教弟兄家里去待一待，她却惊慌得哭个不停。我想，她一个人有些害怕，便让她待在内房里了。"

人们愤怒地驳斥他："你们这些回教徒的老毛病总是不改。你把印度教妇女关在回教闺房里是什么意思？如果她待在店铺里，那我们就认为她是旅客；你把她关在家里，那只能说是拐骗来的！"

芒格拉被赶出了纳吉尔米扬家，和纳吉尔米扬一起被警察押走了。

在巴格西瓦尔没有警察所，也没有拘留所，行使地方警察职权的是帕底瓦里。就警吏的身分来说，他大约是一个副警监。他在地方绅士的协助之下把芒格拉押走以后，就命令在调查过程中把她安置在普兰萨赫的公馆里。

到一个新地方去，芒格拉是有些害怕的。她请求允许她留在纳吉尔米扬家里，跟他的妻子和女儿住在一起。可是印度教妇女怎能住在回教徒家里呢？同时为了讨好地方的印度教徒，把藏匿印度教妇女的回教徒纳吉尔米扬和他的年轻的儿子逮捕起来也是必要的。

经过询问，芒格拉说出了她的年龄——21岁。这牵涉到法律上的一个问题。根据法律第498条的规定：凡年满20岁的妇女被拐骗的事件，如果她的丈夫不向法院提出控告，警察是不能过问的；同时根据这一规定，也不能把芒格拉强迫地从纳吉尔米扬家里赶出去。为了按照法律第363条和366条的规定，把这个案件提交法院处理，芒格拉的年龄被写成了17岁。

颇格亚东藏西躲，终于在第四天被捕了。为了把逮捕了的芒格拉、纳吉尔米扬、他的儿子巴西尔以及颇格亚四人提交法院处理，他们一齐被解送到阿尔莫拉来了。颇格亚、巴西尔和纳吉尔米扬被关进了监狱。

依照县长老爷的命令，芒格拉暂时被安置在政府办的寡妇院里，以便对歇鲁阿、颇格亚、巴西尔和纳吉尔米扬起诉时给警察一方作证。

山区妇女被拐骗的事件愈来愈多。于是政府另派了官员来调查罪行和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芒格拉已被安置在寡妇院里，等候县长老爷到阿尔莫拉来。她感到她所受的折磨是对她的一种惩罚，因而默默地忍受着。她知道她犯了逃离夫家的罪，她的命运已掌握在政府手里，她没有任何权利反

抗。

冬天，县长老爷是不喜欢到这很冷的阿尔莫拉来的。所以等了三个月之后，芒格拉同其他罪犯一起，在帕底瓦里的监督下，被警察押到哈尔德瓦尼去了。

在给芒格拉寻找适当的住所时，帕底瓦里带着芒格拉在旅馆和电影院等地方消磨了一两天，最后仍然把她安置在政府的妇女收容所里。为了抓住歇鲁阿和查清案件，警察一再请求法院延长期限，而芒格拉却惶惑不安。

夏天来了，法官老爷①到阿尔莫拉来了。在哈尔德瓦尼，案情既未查清，对案件也未作出任何决定。警察又把芒格拉带回阿尔莫拉来了。为了将来让她出庭作证，又把她安置在寡妇院里。

芒格拉的脸色现在还是那么白，不过这种白却象死人的脸色一样，不带丝毫红润了。她的身体瘦成了皮包骨。她得了肺病，同时还不知道得了其他什么病。可是政府还需要她将来出庭作证，能让她跑掉么？由于她生了病，寡妇院也感到厌烦了，谁也不愿照顾她。于是政府又命令把她送到医院去，以便让她将来在法庭上给政府一方作证。

这个垂死的病人，对医院来说也是一个累赘。她的床随便摆在一边。适于肺病患者的食物，病历上写得很清楚，可是她懂得什么？她有什么权利吃这些东西？在人们看来，她既没有活着的必要，也没有取得任何生活资料的权利。给她

①在印度，行政官兼司法官。

的药也是那么随便地扔在一边。

不知道为什么，清扫夫谷拉布却很同情她。他帮助她服药，并叫他的年老的母亲米希莉——也在病房里作打扫工作——好好照顾她。在医院里还有谁比这清扫夫更关心她呢？米希莉到处设法给她弄牛奶和汤水喝。最初芒格拉还有些犹豫，但随着又想：现在还考虑什么种姓不种姓！她开始吃他们给的东西。她的病情也渐渐好转了。

法院需要她作证的时候，便用单底① 把她从医院带去。她现在还未完全恢复健康，而法院却对这个案子作出了决定。歇鲁阿还没抓到；纳吉尔米扬已病死在狱中；芒格拉的年龄经辩护律师证明并不是17岁；颇格亚和巴西尔早就被保释出去了。法院只好释放了自己的证人芒格拉。法院命令她说：“你现在可以走了，政府不让你住医院了。”

“唉！现在你叫我到哪儿去？”她问法官。

“哪儿找得到地方住，你就去哪儿吧，只要人家肯收留你。”法院回答道。

“那干吗用强制手段把我从纳吉尔米扬家里带到这儿来？”

法官一句话也回答不出。

芒格拉现在无处可去。谁愿意收留她呢？连医院也对她关上大门了。

她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到清扫夫谷拉布家里去了。米希

①单底是山区用的一种交通工具。

莉和谷拉布殷勤地接待了她，她就在谷拉布家里住下来了。几天之后，人们看到她穿着谷拉布给她作的丝绸的沙尔娃裤和衬衫，披着花披巾，在市场和街头上出现了。

芒格拉这一行动可激怒了阿尔莫拉的上层婆罗门社会。一个婆罗门妇女跑到清扫夫家里鬼混的丢脸行为，简直把他们肺都气炸了。这叫他们怎么受得了？婆罗门的尊严、体面岂不永远完蛋了？整个阿尔莫拉都骚动起来。热衷于宗教信仰的婆罗门说："把那污辱婆罗门的清扫夫的家烧掉！"于是谷拉布的房子被人群围住了。

谷拉布站在门口，吓得浑身打哆嗦。他双手合十，向大家哀求道："你们都是积德的人，我还敢对你们有丝毫反抗吗？你们吩咐她走吧！我要是稍加阻拦，你们就处决我。"

但是芒格拉却不愿离开谷拉布的家。

事情闹大了，法官带着一队警察赶到了出事地点。为了安定群众的情绪并缓和这个局面，他命令警察把芒格拉从谷拉布家里赶出去。

芒格拉哭叫着："我就住在这儿！"

"你不能住在这儿！"法官命令道。

"那我到哪儿去呢？"芒格拉问。

"我们不知道。"法官回答道。他大概感到这样回答有点不妙，便拉开嗓门向着那些要求把芒格拉赶出谷拉布家的人问道："你们谁愿意收留她？"

没有人表示愿意。人群散开了。

芒格拉打着额头说："政府干吗不把我绞死啊！不但不

给我地方住，连能住下的地方也不让我住。”

法官差点儿流出眼泪，但是他忍住了。他命令副警监：“暂且把她带到寡妇院去！”说完便溜走了。

芒格拉大声叫道：“我不去寡妇院，说啥我也不去。”

法官连头也不回。如果他回过头来，他该怎么回答呢？所以只好装做没听见。结果，警察又把芒格拉带到寡妇院，强制地把她安置在那儿了。

第二天早晨，警察所得到寡妇院的报告：“芒格拉逃走了，一同逃走的还有另一个寡妇。

警察立刻乘着汽车去追。她们还没有渡过果西河时就被抓住了。

芒格拉以逃离寡妇院的罪名被逮捕后，又出现在法官面前。

法官问政府的律师：“应根据法律哪一条，才能定她以逃离寡妇院的罪？”

“法官大人，法律上没有这条规定。”

“应根据哪一条，才能强制地把她收留在寡妇院？”

“法官大人，法律上也没有这条规定。”

法官看了看另一个寡妇说道：“看样子，这个女人的年龄还不到17岁。”

“是的，法官大人，”政府律师表示同意。

“可以把她带回寡妇院，她现在适于住在那儿。”法官决定下来了。同时法官老爷对芒格拉说：“现在你愿上哪儿去，就去吧！”

“我到清扫夫谷拉布家里去。”芒格拉毫不畏惧地说。

法院管不了这件事，法官只好沉默不语。

芒格拉战胜了法律，但没有战胜这个社会。不几天，由于高贵种姓的威胁，阿尔莫拉的清扫夫举行了一次公断会。大家把谷拉布推到人群中，问道：

“把异种姓的女儿收留在家里，咱们自己的女儿摆在哪儿？咱们把谷拉布驱逐出咱们这个种姓吧？”

谷拉布低头求饶道：“我服从长老们的命令，今天就把她赶出去。”

芒格拉又被赶出来了。

彭正笃 译

无碍于治安的人

“喂，这是你老子坐的椅子吗！”一名警察推推苏拉吉的胳膊，要把他轰起来，不让他睡在维多利亚公园的椅子上。

苏拉吉睡得很沉。由于冷，他弯着腿，弓着腰。警察为什么对他发火，不让他在公园的空椅子上睡觉，他不理解。临睡之前，他想过，在这椅子上睡觉，别人不会干涉，他才躺下的。

警察为了把苏拉吉弄醒，揪住他的耳朵，用力摇晃他的头，狠狠地推他、打他，质问他：“喂，怎么不说话，是哑巴吗？你的家在哪儿？你是干什么的？”

苏拉吉一醒过来，就知道坏事了。在他看来，穿一身制服的警察代表政府。于是他笔直地站在警察面前，表示敬意。在上五年制小学的时候，老师发了火，把他叫过来训斥、体罚，他就是这样不声不响地站着。

苏拉吉大着胆子回答：“长官，我家在山里头，我是出

来找工作的。”

“所有的坏蛋、小偷都说是出来找工作的。”警察表示怀疑，“你住在什么地方？把地址告诉我。这里是你呆的地方吗？可恶的东西。你倒象是一位总督先生，居然在国家公园的椅子上睡起觉来了。”

苏拉吉哀求着向警察诉说，他三天前从山里出来。邻村的熟人在这里有一家亲戚，他在那人家里住了两天，那人不让他再住下去了。他从早到晚东奔西走，到处找工作，一直没找到。

警察搜查他的口袋，里边只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金德拉·辛格在附近山坡上的住址。金德拉·辛格在“赤园里”承包商杰格特·辛格家里看门。金德拉·辛格的一个堂弟也来找工作。金德拉·辛格家里能养得起几个人。他只让苏拉吉在自己家里住了两天，就叫他去自谋住处了。

苏拉吉得承认自己有罪。他在这里是个没家没业的流窜犯。这就是一种犯罪，刑律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罪犯指的就是这种人。

政府认为，没有法律任何人都不能生活。它有责任保障公民的权利并保护其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有钱人对没家没业的穷人总是怀疑和畏惧，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为了生活总要偷别人的钱。在政府看来，有钱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所以，政府制定了逮捕没家没业流窜犯的法律。

苏拉吉口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警察不把他抓走才怪呢？虽然，警察没有一个小钱的利可图，但是，他还满有积极性呢！

苏拉吉被关进了带铁栅栏的牢房里以后就害怕了，他扪心自问，为什么要离开家到外地来呢？他并不是心甘情愿背井离乡的。他在牢房里哭了好一会儿，后来又被关进了上着铁锁的牢房。他感到好象被装在一个箱子里，或者被关在地窖里似的。他在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山里挨饿好呢。

又过了一会儿，苏拉吉感到，在牢房里并不坏，不象在公园的椅子上那样，挨蚊子咬，受露水淋。可就是心里感到有某种不可理解和难以想象的压抑。

第二天早晨，接班的警察用严肃的口气问他："喂，怎么样，四个安那的饭，你吃不吃？"

苏拉吉莫名其妙，用惊奇的目光望着警察。

警察向他解释说，政府对关进监狱的人，每顿给四个安那的饭吃，并问他想吃什么饭。

苏拉吉听懂了警察的话，就更感到奇怪了。几天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关心过他。

果真有一个放着两张饼的盘子递过来，他用手接住。

苏拉吉先来到警察局的书记官面前，再来到法官面前，双手合掌，苦苦求饶，说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他流窜出来，没家没业，这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吗？

苏拉吉没能说明，他为什么不去寺庙而到公园里去睡觉。同时，他也没有讲清楚，寺庙里的长老为什么不给他住的地方。

在监狱的牢房里，苏拉吉胆战心惊。他思忖着，要赶快

想出个办法来，从铁栅栏钻出去，再越过那高高的砖墙逃跑。后来，他又回忆起进监狱前几天的情况。他走大街，串小巷，挨门挨户问店老板和住家的主人："先生，需要雇人吗？"这样，不知不觉三天过去了。他经常饿着肚子走街串巷。每走到一个门口，他都要不好意思地发问："先生，您需要雇人吗？"

大多数地方的回答都很简单：不要。有几个人问过他叫什么名字，他原来在哪里干过活，有没有保人。一两位有见识的人曾经建议他到警察局去登记，领个卡片，证明他有准确住处。

在牢房里他饿了，有人用铜碗、铜盘盛着的白面饼和豆子送到他面前。夜晚，当然有地方睡觉，还有草席铺，有被单盖。他心里对监狱是惧怕，然而实际上，在这里呆着却是满享福的。

白天，他见到一些囚犯讲故事、说笑话，很开心。囚犯们商量用什么方法逃避法律的制裁，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开脱罪责。只有两三个人和他一样，闷闷不乐，少言寡语。

盗贼用怨恨的目光看着那些小偷小摸的人，而强盗则在盗贼面前要着威风。最没能耐的是象苏拉吉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狡猾的手段和冒险的行为值得夸耀。他们被斥为蹩脚的无能之辈，呆头呆脑的傻瓜。那些人看到他们那种胆小如鼠的样子，都捧腹大笑。

十五天过去了。没有人来保苏拉吉出狱。于是，他被带

到法庭审判。他以没家没业流窜游逛罪被判处了一年监禁徒刑。监禁的意思就是在监狱里强迫劳动。

判刑以后，苏拉吉被关在另外一个院子的牢房里。他脱下了从家里穿来的破衣服，换上了陈旧的狱服。他干的活，有搓绳子、用皮囊打水、磨面、种菜等等。这些活，对苏拉吉来说并不重。本来他就想找活干，没找到。现在人家强迫他干，这种强迫劳动对他来说并不痛苦。在这里，他不愁没饭吃，每天都能吃上半公斤烙饼和一些豆子，还能吃到蔬菜。他的痛苦是在精神上，被关进了监狱，使他心里很难过；同时，囚犯们认为，他既然触犯了第一百零九条刑律，那他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懒汉，都对他以白眼相看。

苏拉吉在监狱里只待了十个月，被提前两个月释放了。他脱掉狱服，换上进监狱前穿的那身衣服，走出了监狱。他心情很愉快，心里想，现在又可以到外面去溜达溜达，找找工作了。他是在勒克瑙被捕的，所以释放的时候，狱方没发给他回家的路费。按照监狱的规定，一天的路程只发给六个安那的饭钱。

苏拉吉在监狱里生活了十个月，现在对找工作就更发愁，也更不好意思。人家要是问他以前在哪儿干什么工作，他怎么回答呢？从脸色看，他心里显然凝聚着这个疑团。他有这样一种身分，谁还信得过？知道他从监狱出来，谁还那么傻敢雇他？

夜间，过了一更天，苏拉吉的处境又和被捕那天晚上一

样了。他仅有的几个钱花得差不多，只剩两个安那了。现在，他肚子饿，又不知去何处安身。他真想再到公园里去睡觉，情愿再被抓到监狱里去。

在监狱里，他没有受过什么痛苦，只是担惊害怕和受歧视罢了。可是，他心中暗想，这样挨饿，又没地方睡觉，还不如在监狱里舒服呢。由于在监狱里开了眼界，为了过夜，苏拉吉来到勒克瑙的"日园"火车站，爬上三层楼的候车室，躺下休息。

经过一整夜的冥思苦想，苏拉吉得出结论，第二天再到处去转悠找工作也是白费劲。他知道，工作算是找不到了，只有进监狱才是个着落。但是，他直接到监狱里去，说是找个住的地方，那可不行。

第二天傍晚，苏拉吉又来到维多利亚公园，找个椅子躺下了。他等着警察来把他抓到监狱里去。俗话说，找死，死神却从胳肢窝底下溜走。苏拉吉睡着，醒来；醒了，又睡着；一夜过去了。偏偏这一夜，警察没来抓他。

苏拉吉饿得要命，第三天就更加难熬了。他无精打采地到三四个地方去找工作，可是都白费了口舌。他用剩下的两个拜沙买了点三角豆，放进嘴里嚼了嚼。这种艰难困苦，在监狱里他从没有遭受过。睡在公园的椅子上，露水淋，蚊子咬，真受罪。

苏拉吉又来到了车站三楼候车室。在候车室里，结帮搭伙的乘客，有的围坐在一起；有的铺上单子躺着；有些人在抽烟；有些人在吃烙饼、油饼或炒米花；也有些人聊天消磨

时间；有些人困得不得了，就索性闭上眼睡觉。

有一位慈眉善目的人，把毯子一折为二铺在地板上，又把一条粗布单子铺在毯子上，头枕行李卷，躺下休息。由于天气太热，他把围裤撩到了膝盖以上，把衬衫也脱掉了，只穿一件背心。在他的旁边有一块空地。苏拉吉找了好几处都不行，最后在这块地板上躺下了。他很累，有时闭上眼睛，有时饿得又睁开眼睛。他心里想，怎么办呢？

旁边那个人发出轻轻的鼾声，但是，苏拉吉注意的并不是他。

突然，苏拉吉听到了一声惊叫："哎呀！都十一点啦！"

他身边那个人慌慌张张地穿衬衫，急急忙忙地叠起毯子、布单，就往进站口奔去。在匆忙和慌乱中，一个棕色大钱包从他的行李卷里滑出来，掉在地上。

苏拉吉看到了这个钱包，往前挪了挪，把手伸过去，拾起了钱包。他没有打开钱包，也没有把钱包藏起来，而是把钱包拿在手上，坐在那里发呆。五六分钟过去了，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就在那儿躺过。"苏拉吉听到这样一句响亮的话，并且看到那人腋下夹着布单，惊慌失措地跟一名警察朝他这边跑过来。

苏拉吉立刻明白了。他把钱包递给那个人，说："这是从您的行李卷里掉出来的。"慈眉善目的人急忙把钱包从苏拉吉手里夺过来，放在自己胸前，想了想说："我说过，钱

包里有七百卢比。”

那人在警察面前点了点钱，一点儿不少。那人对警察客客气气地表示了一番谢意。

要求警察帮助的人心中已经一块石头落了地，打算离开，可是，警察怎么能对这里所发生的偷盗行为撒手不管呢？警察坚持说：“不行，先生，请您跟我到警察所去写一个报告，这个小偷必须跟着一起走。”

苏拉吉又说了一遍：“长官，那钱包是从行李卷里掉出来的，不是我偷的。”

警察骂了他一声，打他一记耳光，训斥他住口。

警察把告发人和小偷都带进了车站警察所。

警察所的书记官先生想郑重其事地仔仔细细地把事情记录在案。可是，那位旅客怕事情纠缠起来没个完，误了火车，就一再表白说：“先生，我哪里讲过这钱包是让人偷走的？大概就是掉出去的。我何必写什么报告呢？”

为了赶快脱身，他送给书记官先生两个卢比做酬谢，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拿起东西走了。

苏拉吉又被关进了警察所的带铁栅栏的拘留室里。接着，警长先生怒冲冲地走过来。他一边打量着苏拉吉发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呀？”一边坐在椅子上，点燃烟卷，吸了一口。

这时，抓苏拉吉的警察还在场。他打个立正，行个举手礼，恭恭敬敬地向警长作了简要汇报：“一位旅客向我报告说，他的钱包被人偷了。我带着那位旅客及时赶到现场，

从这个人手上拿到了钱包，还给了那位旅客。”

警长先生神色沉静，吸了两口烟，把苏拉吉叫到身边，问道：“为什么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你怎么偷的钱包？”

苏拉吉不敢言语，他有什么可说的呢？

警长先生问：“喂，你拿到了钱包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在那里呆着不动？难道你喜欢进监狱吗？”

苏拉吉还是静默不语。

警长先生又吸了一口烟，问道：“喂，以前你偷过东西没有？”

苏拉吉摇摇头，表示没有偷过东西。

警长先生问：“你是不是偷了钱包？”

苏拉吉默默地沉思着。警长又问一次，他才低下头，表示默认。

警长朝他面前欠了欠身子，注视着他，再次发问：“为什么？难道你真想进监狱？”

苏拉吉立即点头承认。

警长的脸上泛起了笑容，说：“哈哈，没干什么坏事，你就能进监狱吗？噢，监狱里有犯人吃的烙饼！你小子饿急了，想赶快去吃吧？”

警长先生朝抓苏拉吉的警察瞟了一眼，说道：“上士，你看，这哪是个小偷儿啊？你真是个笨蛋！难道要把这样的废物送进监狱吗？这个坏蛋是为了混上犯人的饭吃，才假称有罪。你滚吧，坏蛋，快滚！”

根据警长的命令，苏拉吉被揪着脖领子，从后门赶了出

去。

这一次，监狱拒绝给苏拉吉提供栖身之处。警方晓得他是无碍于社会治安的人。

刘宝珍　译

山区异景

我带着装满公司肥皂样品的手提箱，乘坐卡车从帕丹果迪来到了达尔荷瑞。看到那几家零零落落、冷冷清清的店铺，我那颗满怀希望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我把手提箱和面盆交给苦力搬运，自己用手撑着腰，在用大石块铺砌的高低不平的狭窄的街道上，一边游逛，一边浏览一家家店铺。不觉已是中午时候了。

虽是六月天气，但身上并没有因艰苦的旅行而出汗。山区的风真凉爽，吹在身上，比新娘子用桃金娘花染红的手摸一下还舒服。公路边上的高大松树，象绿色的巨庙似的，高耸入云。仰头上望，帽子就会飞去。松树枝叶在阵阵清风中上下摇曳，好象慈母的手在哄拍着即将入睡的婴儿。啊，还有！瞧那东北边一座座山峰！从北到东，那一片在阳光下闪耀的皑皑白雪，它真象一道银色的城墙！但忽然我又心血来潮，想入非非——那不是仙女们铺晒在阳光下的雪白的纱丽么？

根据公司安排的日程，我还得跑一趟旃巴。从山下其他地区来的行商和代理商的最后一站就是旃巴。再往前走，既没有公路，也没有城镇了。

从达尔荷瑞起，公路就蜿蜒向下伸延。可以雇小马，但骑着马走，身体摇晃得很厉害；而步行起来，两腿发胀，象绑着沉重的麻袋似的，难以举步。

旃巴是一个很小的山区土邦。旃巴城位于拉维河岸边的一个小平原上。拉维河，与其说它是一条河，倒不如说它象一条长年流水的山溪。这儿，四周山峦起伏，群山环抱。中间的山谷，草木青翠，景色十分秀丽，但却没有达尔荷瑞那样雄伟险要。我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我们已经到了世界上很高的地方。

大部队要从山下其他地区到这儿来，可不那么容易。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某个王公才选中了这个地方，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土邦作为自己的地盘。

旃巴有旅店，但却被驮运东西的牛、骡子和山羊挤得满满的。于是我只好到一个锡克教庙里去投宿。

为了清除旅途中的疲劳，吃完饭我就躺下了，而且很快就有了睡意。我睡了一会儿就起来了。这时西山的阴影遮住了旃巴的一半平地。在紧靠山脚的平地上有几家商店，商店后面有一个住宅区。这就是市场，山区的人骄傲地称它为“山城”。

我想，趁现在黄昏时候去逛一逛商店，明天早晨就返回达尔荷瑞。早晨天气凉爽，爬起山来也好受得多。

就逛一逛五、六家商店能花多少时间？这时夕阳西下，落日的余照已逐渐为月夜的银辉所代替，山城的商店开始收拾关门了。我的游逛任务也宣告结束。

在我最后去的那家杂货店里，我碰见了当地的一位中学教员。由于我送了他一本公司的挂历，我们算是有了交情。

从商店出来向平地走去的时候，我问他，旃巴有什么值得看的地方？他热情地告诉我说："有，有。有王宫，有王公俱乐部，有图书馆，有医院，有邮政局……。"

要看某一个人的私人住宅，不管它是茅屋还是王宫，我觉得都不合适。那位中学教员，把位于高处的地方都一一指给我看了，我认为都不值得一看。

突然我似乎听到附近有火车经过的声音。我问教员，他笑了笑说："这是河的流水声。"

于是我们信步向河边走去。只见，河水冲击着石头滚滚向前奔流，形似大象般的巨石林立两岸。我们在一个石头上坐了下来。这时皓月当空，整个谷地沐浴在月光中。拉维河里，水波荡漾，浪花闪闪，那翻卷在层层波浪里的无数的光点，象万盏灯火汇成的一股银流。

左边一座山峰上，一个象塔似的东西出现在朦胧的月光下。我问那位中学教员："那也是个大石头么？看样子，好象是人工造的。"

"不，人们把它叫做牧羊女之塔。"教员回答说。随着他又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另一个山峰上的一个白色大石头和庙宇上面去了。他说："那是殉葬台。过去，王公死后，王后、

王妃们就在那里焚身殉葬。那里有个小庙，庙里现在还住着一个土邦派去的祭司。”

我的注意力却回到那个塔上去了。我问：“那个牧羊女之塔是怎么回事？”

“王公晚年，宫里的一个王妃作风变坏了。什么王妃啊！事情是这样的。王公从班格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个年轻美丽的牧羊女。那个牧羊女容貌之美是无法形容的。王公的后宫里来自其他王公贵族家里的王后、王妃有六十二个，但是在牧羊女面前一比，一个个都黯然失色，甚至连能赶上她影子的也没有。

“她就象一朵在月光下绽蕾开放的金香木花，简直是仙女下凡。她年方二八，正是青春妙龄。听说，王公一眼就看中了，马上就把她召进宫里。一有了她，王公简直忘掉了一切。于是用一百头母牛的奶沫给她擦身，用一百满①花瓣泡的香水给她洗澡。但是她的出身的微贱是擦不掉洗不净的啊！

“到了垂暮之年，王公吃起斋念起佛来了。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进入牧羊女的宫房里，一看，她竟和宫里的一个男佣人在一起。那个人是被牧羊女认作兄弟留在宫里作佣人的。

“王公当时就把那个男佣人杀死了。同时立刻找来了一些砖瓦工，让牧羊女站在那儿，”——教员用手指着那个塔

①印度重量单位，一满约合四十公斤。

——“在火把的照耀下，用砖头、石灰围着她砌起了一个塔。据说，上面开了一个小洞，每天用绳子从那个小洞吊一罐水和两张黍子饼给她吃喝。死了也没有把她弄出来。”

“可是怎么知道她是活着还是死了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谁知道呢？我们就是这样听来的，老兄。她的生死又算得了什么？你就把她当作是死了的吧！”说完他就站起来，说现在他该回去了。

他看到我坐在那儿不动弹，于是又说：“不要坐得太久了，这儿怪现象很多。”

我为之一惊，问道：“怎么，有土匪？要抢劫？”

他摇了摇头，回答说：“不是，不是，这种事这儿从来没有听说过。山下其他地区才有这种事。是这样的，这些大石头，是烧尸首的地方，一到晚上，鬼神就在这儿表演一番。也许你们大城市里的人不相信这些事吧？”

“哦？”我半信半疑，仍坐着不动。教员走了。

我一点也不急于走。这爽人的拂拂凉风和面前的银光闪闪、浪花飞溅的流水，比起那锡克庙里的黑暗小房间来，不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么？

我的视线又落到左边小山头上那隐没在云雾中的塔上去了。我想起了那用一百头母牛的奶沫擦身，用一百满花瓣泡的香水洗澡的美女。她的容貌是多么娇丽，多么洁美！那王公恐怕享尽了淫乐。可是那牧羊女被关在塔里后，该是多么痛苦！她也许伤心地哭过，悲惨地叫过，……她也许是在极

端的痛苦中结束她的生命的。她那痛苦的样子和程度恐怕是难以描绘的！

我的视线又落到那殉葬台上去了。我想，那些王后、王妃们在被火烧时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但是我又想：难道她们不会因痛苦而大声喊叫？……她们不会挣扎？难道六十二、八十二、一百个王后、王妃都因受到王公的宠爱而愿意和他一道死去？……她们都有这种愿望？从四五十岁到一年前才进入王宫的十七八岁的王后、王妃们一个个都心甘情愿？

忽然，殉葬台上出现了一个按王公身份装饰起来的尸架，尸架上放着王公的尸体。

只见王宫里一片喧闹和哭叫声。殉葬祭祀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用表示幸福的标志和珠宝饰物在给王后、王妃们梳妆打扮。她们在捶头揪发地哭叫。她们摘下身上的饰物往地上扔。那种梳妆打扮就是为她们的死作准备的。可是刚继承王位的太子和大臣们却下命令，要王太后和所有的老王妃们为殉葬祭祀进行梳妆打扮。

只见：正宫王太后的堆满皱纹的脸上挂着眼泪，张着掉了牙齿的嘴，拽着正在给她进行梳妆的宫女的手，一边扯自己的头发，一边大声叫喊道："唉，我亲生的儿子，现在却要我去死！我已二十几年没有见过他的爸爸了！他经常呆在王妃们的宫室里，就让他带着她们去吧！我早就是个寡妇了。"

有两个二三十岁的年轻的妃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愤

怒地扑去殴打和抓那些给她们梳妆打扮的宫女们。新继位的王公准备把她们的手脚绑起来强行梳妆打扮。一个老宫女命令其他宫女说："口渴了，用烈性酒代替水给她们喝。"

有些王妃呆呆地把头贴在两膝上怕得直打哆嗦。而另一个十八岁的美貌非凡的王妃无可奈何地在放声大哭。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她们时而大声喊叫，时而又哈哈大笑。她们在被强迫喝酒。王后和所有的王妃们都在被强迫喝酒。在昏沉中，她们通通都梳妆打扮好了。

宫院里正在装饰轿子。醉得昏昏沉沉的王后、王妃们一个个被推上轿抬走了。随着，大鼓、铜鼓、小鼓、喇叭和其他乐器立刻吹打起来。我想，莫非是为了压住王后、王妃们的可怕叫声和悲痛的呼喊声才吹打这些乐器？

只见：殉葬台上堆起了一大堆焚尸木柴。王后、王妃们的轿子在焚尸柴堆四周停放着。一些手持刀剑和枪矛的武装士兵围着焚尸柴堆站立着。大鼓等乐器吹打得震耳欲聋。王后、王妃们被人们从轿里扶起来，围着停放在中央的王公的尸架坐着。她们有的高兴得哈哈大笑；有的悲伤得沉默不语；有的因怀念已故去的王公而流着眼泪。

焚尸柴堆燃烧起来了。围着尸架坐着的王后、王妃们再也坐不住，动起来了。士兵们警惕地持着武器向焚尸柴堆冲过去。只听到一阵阵喊叫声和鼓乐的吹打声！……只看见一道道冲天的熊熊火焰！

我打了一个冷颤，视线又转移到牧羊女之塔那边去了。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在朦胧的月光下，那座塔好象在颤

抖，在晃动。月夜的薄雾把塔围起来了。它变得象一个城堡或王宫的墙壁一样壮观。在墙壁下，手持刀剑和枪矛的士兵在站岗放哨。墙壁上有一个开着的窗户。一个象牛奶沫一样洁白、象花朵一样娇嫩、美丽的面容出现了。从窗户上立刻吊起了一根绳子，那个美女抓着绳子下来了。那美女两臂搂着王宫的一个男佣人的脖子说："亲爱的！"

那个年轻的男佣人战兢兢地说："王妃陛下！"说完他垂下眼皮，把头低下来了。

"我不是王妃，"美女回答说，"我是王公的女囚。他把我从树枝上摘下来，尝了尝味道就扔在一边了。但是我也是个人啊，我也有我的需要。亲爱的，我为你忍受着苦难。"两人一边相互叹息，一边打着哆嗦。

牧羊女王妃说："亲爱的，这种爱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它是纯洁无瑕的。这不是一个王妃的爱，而是出自一个牧羊女的真情。"

这时忽然跑来一群人，他们举着火把，手上拿着闪闪发亮的武器。牧羊女王妃眼看着她的情人的头，"嚓"的一声被砍下来了。

那牧羊女的乳沫般洁白、花朵般美丽的面容忽然变成了一个不活动的大理石雕像了。人们用轿子把她抬走了——不是向着殉葬台，而是向着另一个山头。

她死了也没有倒下。她一直站着，笔挺地站着。在她的四周用大石块、石灰砌起了一个塔。塔顶开了一个洞，从小洞里发出一声尖叫，那尖叫声就象附近火车头发出的刺耳的

汽笛声一样。我的身子有些发抖。但是火车离旃巴至少有一百英里。我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视线又落到殉葬台上去了。我看见，在燃烧着的巨大的焚尸堆里，王后、王妃们在痛苦地捶着头，在悲惨地喊叫着。我看见，从塔里冒出一股机车鸣汽笛的蒸汽。那声音真是震耳欲聋。

在殉葬台和牧羊女之塔之间，王公出现了。他被王后、王妃们团团围住。有些轿子向着殉葬台抬去了，而有一顶轿子则朝着塔的方向抬去。……

我一边摇头，一边想，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怪不得那位中学教员说这儿怪现象很多。

我的身体单薄，感到有些支持不住。听到河的对岸狼在嚎叫，我打了一个冷战，但额头上却冒出了汗珠。

我站起来，迈着大步，向着锡克庙的小黑屋走去。

彭正笃　译

黑 市 药 价

井格里摩尔的父亲布拉基拉姆在拉合尔的一家英国药店里担任药剂师。每天都看到他从价值两个半卢比一恰旦克①的药水里取出八九滴，然后掺上一半左右的水，装成价值十多个安那一瓶的药水。在他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赚钱更被人看得起的职业了。井格里摩尔高中毕业后，他父亲就把他安插在这家药店里当学徒工，在半年内教他学会看药方和配药的本事。后来，他父亲把自己一生积攒下来的钱在拉合尔为他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英国药店。

井格里摩尔的药店发展很快，铺面的药橱由原来的两个迅速增加到四个。就在那时，英国投入了战争，一些从英国进口的商品，特别是药品，价格上涨了，而且很难买到。井格里摩尔赚钱已经赚上了瘾，哪能罢休？井格里摩尔去年才结婚。于是他把妻子陪嫁的首饰抵押在一个高利贷者手里，借

①印度重量单位，约相当于一公斤的十六分之一。

了一笔钱，买了一批英国药品充实了门面。这批药品还是他父亲帮助他从拉合尔采购到的。井格里摩尔本想在一年内就把首饰赎回来，但他已经尝到赚钱的甜头，于是他利用手上赚得的钱在“木市”买了一个回教徒古甲尔人的一块带有一座半倒塌的土房子的土地，开始修建一座漂亮的洋房。他打算待房子修好后，自己住一半，另一半租出去，还可以增加一笔收入。

看到战时一些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政府不得不对物价进行管制了。管制的目的是要使那些极端需要必需品的人，能按照政府管制的价格买到东西，而不致起来造反。于是对药品也实行管制了。但实际上管制却使商人更有空子可钻，它已意味着“买不到东西”。“超过管制价格的要价是可以通过法律措施加以制止的，可是因疾病购买药品时，谁还有心情去检验价格合不合管制法规呢？井格里摩尔也练出了善于察颜观色的本事，而这本事正是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奥秘。有人要购买管制价格的药品，他便现出爱莫能助的神情，同情地表示遗憾：“管制怎么样了？就是买不到药品。”但当顾客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不顾漫天要价，苦苦哀求希望能买到药品时，井格里摩尔无论如何是要“帮帮忙”的。

井格里摩尔深深体会到，不把刀子搁在脖子上，他妈的，谁会吐出钱来呢？当买不起药品的顾客在失望之余，含着眼泪离开他的商店往回走时，井格里摩尔心想，我不惜自己的生命财产买进药品放在店里就是为了赚钱……老天爷也

会满足每一个我这样的人的欲望的。他感到顾客的“迫不得已”正是他赚钱的希望。没有顾客的生病和危难，他是不会有赚钱的机会的。那些手脚象锄头般大和胳膊肘、膝盖象床腿般粗壮的拉依人、古甲尔人、帕坦人，他们经常围着褪色的蓝布下裙，穿着又破又黑的衣衫，头上缠着很脏的缠头布，手里拿着药钱，坐在地板上嘴里叫喊着“大老板！”央求他卖给他们药。但由于他们手上的钱抵挡不住老板的漫天要价，他们总是失望地归去。正是顾客们的这种“迫不得已”，药才转化成井格里摩尔钱柜里的钱，从而又将变成他在“木市”的漂亮的大洋房。他把全部赚得的钱都投入到药店和兴建的洋房中去了。

井格里摩尔的洋房还没有完全竣工，他就要带着老婆和一岁半的儿子伽玛尔准备逃命了。因为萨尔哈德（拉瓦尔品弟）已属于巴基斯坦了。英国政府正在致力于把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的艰巨工作，因此暂时放松了自己的法制。井格里摩尔的瘦小的手里曾有过很大的权力。因为在他的手里曾掌握着商店和钱柜的钥匙，他可以为所欲为地敲诈那些在痛苦和疾病中呻吟的人们。当时靠警察局、警卫队和枪炮维护的政府法制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这种权利而存在的。由于政府放松了法制，拉依人、古甲尔人和帕坦人开始大胆和肆无忌惮地破坏房屋和抢劫保险柜了。依靠法制发家致富的印度教徒商人、喀帝利① 商人和耆那教徒商人开始遭到屠杀，他们的房

---

①刹帝利（武士种姓）中一种专门经商的副种姓。

子开始被烧毁了。于是井格里摩尔锁好自己的商店，带着金银细软，领着老婆和儿子逃命了。

从拉瓦尔品弟到拉合尔沿途都燃烧起了抢劫和屠杀印度教徒的火焰。对印度教徒井格里摩尔来说，他向拉合尔方向逃命，好似为了逃出火海而又往火坑里跳。于是他领着老婆和儿子向克什米尔逃去了。从拉瓦尔品弟逃走的时候，汽车站的回教徒警察怀疑他是盗窃犯，畏罪潜逃，把他扣留起来了。他向警察苦苦哀求。警察可怜他，只把他老婆身上的首饰和他们的大件行李扣留在拘留所里，然后命令他们快走。井格里摩尔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载重卡车，并花了三十个卢比在卡车上租到了座位。原来租一个座位只不过六个卢比。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从内心里感到满意，因为老天爷总算保佑了他。老天爷真是恩德无量啊！

井格里摩尔在克什米尔也找不到栖身之地。阿富尼迪①人群向里那加方向来了。印度教徒在往南逃。井格里摩尔也不得不带着老婆儿子再一次逃命。这一次为了向查谟逃去没有与回教徒的载重汽车打交道，而是与印度教徒汽车老板拉上了关系。好歹在载重卡车里找到了坐的地方，租这个地方本来只花七个卢比就行了，而现在不得不付出七十个卢比的高昂代价。这是印度教徒土邦，有印度教徒警察维持秩序，但按照规定的合理票价买不到车票，因而发生了纠纷，陷在斯里那加不能动弹。他对印度教徒兄弟这种蛮不讲理的行为

---

①巴基斯坦境内帕坦族的一支。

非常气愤，可是又没有办法。最后他总算逃到了查谟。

但是查谟也受到巴基斯坦人进攻的严重威胁。在那儿仍没有安身之地，他们又继续南逃。他们有时步行，走不动了，便以五倍、十倍的高价搭乘载重卡车；而有时他又不用买车票就可乘上火车。他时而坐在车厢顶篷上，时而坐在车厢内的座位上。由于在旁遮普也找不到安身之地，最后他逃到德里了。

逃难的井格里摩尔虽然在德里的难民营里找到了暂时栖身之地，但是他对生活的唯一希望——他的爱子伽玛尔，由于先天不足，再加上旅途的折磨，已经病得不象样子了。在难民营里，井格里摩尔靠政府施舍的口粮过日子。曾几何时，他还是一家药房的大老板；而今他却无能为力给那些能挽救他儿子生命的医术高明的医生一点象样的礼品，好为他儿子伽玛尔买点药。不过他还没有灰心，他抱着孩子到一所平民医院去了，医院没有床位。他又到欧文医院去，这家医院的病房也住得满满的，甚至走廊上都住上了病人。虽然井格里摩尔一再苦苦哀求，并且指责政府对难民不负责任，但是仍然找不到病床。最后仅给孩子拿了一瓶药回来了。

井格里摩尔和伽玛尔的母亲轮流抱着孩子，而且上午和下午都要抱孩子上医院看病。为了靠医院近一点，井格里摩尔在德里城墙的拱门内找了个地方。他依靠城墙支起两根竹杆，在竹杆上搭了一张席子作顶篷以遮蔽阳光和露气。井格里摩尔在医生面前苦苦哀求和呼吁了四天，最后才在挤满病人的走廊上给伽玛尔找了个地方。医院可以给病人床位，但

却不能给病人的亲属住的地方，可是由于伽玛尔的病情严重，一岁半的孩子没有母亲在身边照顾，那是有困难的。于是医院准许伽玛尔的母亲住在病房照顾孩子。

伽玛尔的母亲整天在孩子的铁床下的地板上坐着，每当听见孩子的咳嗽声和呻吟声，她就关切地注视着他。井格里摩尔被孩子拖累得连免费供给口粮的难民营也去不了了。由于他不住在难民营，他也失去了享受免费口粮的权利。他经常去街头的烤饼炉前买烤饼吃，并且还送烤饼给住在医院的伽玛尔的妈妈吃。现在他口袋里的钱已经用光，只好卖掉手上的金戒指了。按当时的黄金价格，他应卖四十个卢比，但由于在金银商面前他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他的金戒指不是偷来的，因此，井格里摩尔不得不以赃物的价格出售。当时他对无法无天的黑市恨入骨髓，真是不痛骂它一顿就不能解恨。

在医院虽然给伽玛尔找到了个床位，但他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他父亲来到他跟前，他也不能开口说一句话。他也认不得他父亲了。井格里摩尔看到儿子这种样子，心情十分沉重。到了医生来检查病人的时候，护士不让井格里摩尔违反规定站在病人旁边。看到孩子病成这个样子还要遵守医院的清规戒律，这对作父亲的来说，是很难作到的。他只能暂时退避在一边。医生来了，井格里摩尔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着。医生的视线落到伽玛尔床头上挂的病号牌上了。医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孩子一眼，连腰都没有弯一下。好象急于要看其他病人似的，医生又向前走了，似乎关注他的孩子已没有什么用

了。

看到医生这种不关心病人的态度，井格里摩尔心里象刀绞似地难过。他走到医生面前站住了。他两眼泪汪汪，哽咽得不成声。他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便一下子跪在医生面前，然后向他苦苦哀求："医生！我的父亲，我的家，我的家产，全都完了。现在我们已成了沿门求乞的乞丐。现在就是为了这个独苗苗孩子活着，穷人的孩子务请关照关照，要是有力量的话，我可以在他身上花大量的钱。请你相信，以后我将作一辈子工来报答你，并且要还清这一笔债。"

医生安慰他说："别说什么报答、还债的话，我不过是在尽自己的责任而已。我们为你的孩子开了针药单已经三天了，可是市场上买不到那种针药，有什么法子？医院又不能用黑市价格购买针药，药店老板当然也不会卖给医院。你自己去买吧，买来了我们就注射。"医生把针药名告诉了他。

医药业方面的问题是瞒不过井格里摩尔的。他心里不相信，象德里这样大的城市，药店里买不到这种针药。十七个卢比一瓶的针药要公立医院花十八个卢比甚至二十个卢比去买，已经是不允许的了，更不用说要花三、四十个卢比去买。要是当初逃离拉瓦尔品弟时他的一切银钱财物不被掠夺的话，为了挽救伽玛尔的生命，别说一百个卢比，就是一千个卢比也花得起。尽管如此，他仍然回答医生说，他去买买试试看。

伽玛尔母亲的所有金银首饰差不多都被掠夺了，现在只剩下藏在身上的一个带锁链的普通小金盒。井格里摩尔向

她说明情况后，她马上从颈上取下来交给了丈夫。井格里摩尔对这件首饰的重量有过估计，但是他仍然把它放在手里掂量了一下，并且在假想的金银商面前不客气地问道："要给多少？"同时还对假想的药店老板也不客气的问道："你要多少钱？这么多够不够？"但是他又记起来了，他曾经利用这种机会向顾客要的价要高出原价的三、四倍。当时他看到可怜的顾客淌着眼泪，他讲话虽然也和缓一点，但手上攥着的药橱的钥匙却不曾放松过。

伽玛尔的妈吸了一口气，把一只象征着有夫之妇的金鼻环也摘下来交给了丈夫。井格里摩尔把小金盒和金鼻环藏在缠头布里，疾步向市场走去。他一出医院就看见了马车，为了能很快地买到针药，不顾马车夫的敲诈，一屁股就坐上马车走了。

德里的金银商对被迫离乡背井的难民的情况是熟悉的。他们知道，这些难民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会以便宜的价格出卖自己的首饰的。井格里摩尔跑了三、四家金银商店，最后才把价值七十个卢比的小金盒和金鼻环以五十个卢比卖了出去。他把小金盒和金鼻环卖出去后，紧接着就到药店去买针药。但首先得到的回答是药店不卖。

井格里摩尔向药店保证说，他不需要开发票，为了挽救他住在医院的独生子的生命，他只需要药就行了。药店老板最后同意把药卖给他。但一问药价，回答说："近来这种针药的售价是七十五个卢比。"

井格里摩尔一听傻眼了。他苦苦哀求后掏出五十个卢比

放在老板面前说："老兄，我自己也开过药店，这种针药实际的价格是十三个卢比。现在我孩子的生命全掌握在你手里。"

店老板听到井格里摩尔讲这种话很不高兴。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们自己没有药，也不能为你跑腿去找药，你收回自己的钱，哪儿有药，就上哪儿去买吧！"

井格里摩尔无可奈何地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但他还不死心，他鼓起勇气又跑了两家药店。两家药店回答他的，正是他在拉瓦尔品弟开药店时回答过人家的。再跑其他药店已没有必要了，最后，没有办法只好空手回医院。在儿子生命垂危之际没有买到针药就回去，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的两腿象灌了铅似的，难以起步。但是，他无可奈何，还得回去看看孩子的病情如何。

当他快走近医院病房的时候，他就听见一个妇女的哭叫声，他听出来了，是伽玛尔的妈妈的声音。井格里摩尔顿时站立不住，一下子坐在地上了。他两手抱着头，眼里淌着泪水。那目不忍睹的情况，最后终于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医院里另外几个难民病人的亲属走过来安慰了他一番，并且表示要对伽玛尔的善后尽一点义务。他们用两码粗白布裹好了伽玛尔的尸体。为了安慰井格里摩尔而聚集起来的难民兄弟把孩子抬起来向着贾木拉河走去了。

把伽玛尔的尸体投入贾木拉河以后，随同来的人们，向井格里摩尔问到孩子生病的事。井格里摩尔经这一问，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他说："在拉瓦尔品弟我自己曾开过药店，

而自己的孩子竟落得因无药治疗而死去的悲惨下场。因为针药只有黑市才有卖的，本来只卖十三个卢比一瓶的针药却要价七十五个卢比，我怎能买得起？我给了店老板五十个卢比，可是这嗜血者的心肠竟硬如铁石……。”

这种搞黑市交易的惨无人道行为，难民们听了一个个莫不义愤填膺。他们怒不可遏地对经营黑市买卖的奸商责骂了一通。为了控告这种残无人道的卑劣行径，他们要井格里摩尔发誓，自己过去在这方面是对得起良心和忠诚老实的。但井格里摩尔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是抱着头，两眼泪汪汪地凝视着贾木拉河的汹涌的波涛。这时他似乎也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些身材高大却穷得买不起他药店的黑市药品的拉依人、古甲尔人和帕坦人的眼睛在淌着痛苦心酸的泪水。

彭正笃　译

罪恶的污泥

那是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事。

舍比尔神父乘上午九点钟的火车在比林拉车站下了车。在比林拉附近有一座古老的“童贞圣母玛利亚”①教堂，舍比尔神父是代表罗马天主教会来清查这个教堂的房屋和财产的。他身着白长袍，从火车站出来了。他的腰上系着一根表示自己身份的绳子。他脸上的长长的花白胡须，证明他已有很长的经历；他额上的一道道皱纹，说明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肩上挂着一个布袋，里面装了很多书籍，在另一个胳肢窝下却夹着一个用毯子裹着的小行李卷。他的行李比其他牧师的要小得多，但是他布袋里装的书要比其他牧师多得多。舍比尔神父和其他牧师不一样，他不光是阅读宗教方面的书籍，其他书籍他也感兴趣。在旅途中为了消磨时间，多

①一译马利亚。基督教《圣经》故事中耶稣的母亲。天主教、东正教尊之为“童贞圣母”。

带些书籍是必要的。但假如能有机会调查旅客、了解旅客，他认为这比看书还有乐趣。他可以和农民谈论种庄稼的问题；和商人谈论生意买卖问题；和一般老百姓谈论家庭生活和子女的教育问题。在谈论中，他不仅回答问题，而且还主动介绍情况和提出问题来讨论。

从比林拉车站出来后，他看到有三四辆马车停在一边等待旅客。现在不是圣母玛利亚的节日朝圣时间，因此旅客不多。眼前的几辆马车，他认为罗杰尼约的一辆比较干净，适合自己乘坐。罗杰尼约为了不和其他马车夫为争夺乘客而吵闹，他就在自己的车子旁边站着。他站在原地，看到旅客中的神父，便向他鞠躬表示敬意。

舍比尔神父朝着罗杰尼约的马车走来了。他问马车夫，到六英里远的圣母玛利亚教堂，车费是多少？罗杰尼约很拘束地回答说，“神父，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车费是一个卢比。”

由于马车夫经常收费不合理，非得要讨价还价不可，于是舍比尔神父笑了笑问道：“这就是合理的收费吗？”

“尊敬的神父，我是一个穷苦的罪人，”罗杰尼约自卑地回答说，“我随时都注意到，要尽量不犯罪，因此，我是不说假话的。”

舍比尔神父听了罗杰尼约的话，不觉笑了笑。这一笑，使他那隐藏在花白胡须中的两片嘴唇更加看不见了。他估计，这个马车夫是害怕上帝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向罗杰尼约祝福后，就坐上马车了。罗杰尼约与一般马车夫的习气不

同，他不呵骂自己的马，也不与乘客讲话，而是只顾赶自己的马车。他的两只眼睛就注视着前面的马路。舍比尔神父的一对在两道浓眉掩护下的锐利的眼睛直盯着罗杰尼约——他有着一般健康人的身材，但脸色灰暗，面容无任何表情。他感到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

舍比尔神父主动地和罗杰尼约打招呼了："孩子，你身体很健康！"

"是的，神父。托你的福，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罗杰尼约回答说。

"你的心里有什么痛苦吗？"神父想了想问道。

"没有，神父。我心里什么痛苦也没有，因为我不作任何不切实际的空想。"罗杰尼约把他那缺乏表情的脸面和呆滞无神的眼睛转向神父回答说。

舍比尔神父听到马车夫一本正经的回答，他的脸上浮现出内心喜悦的微笑。他问了问他的名字，又说："罗杰尼约孩子，不切实际的空想有什么用？不过，你的心里什么欲望也没有吗？难道你是一个缺乏欲念的人？"

罗杰尼约又回头回答神父说："神父，我和我的妻子每天都要念圣经。我们总是克制着违犯教规的欲念。我们两人只有一个意愿：在童贞圣母玛利亚的恩佑下，我们两人希望很快得到为拯救罪人而舍身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庇护，并且能纯洁无罪地出现在他面前。"罗杰尼约的视线又落到前面的马路上，聚精会神地驱赶着马车前进。

舍比尔神父从内心里对罗杰尼约表示同情。这种同情，

正如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看到一个病人后所表示的那样真诚。他又一次对罗杰尼约说："孩子，难道你和你的善良、纯洁的妻子就这样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神父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使罗杰尼约现出一丝微笑。或者可以说，神父的话在他的脸上竟毫无反应。"是的，神父。"罗杰尼约带着毫无感情的语气回答说，"你说得对。这个世界是充满着罪恶的世界。因为前人犯罪，结果后来出生的人总是害怕犯罪。因此，我和我的妻子希望尽快地得到上帝的儿子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庇护，死后能纯洁无罪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并能在他的天国里得到安居。神父，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愿望。"

舍比尔神父对罗杰尼约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又问他，"孩子，上帝赐福给你，你有多少子女了？"

罗杰尼约以无罪者的骄傲口气回答说："为了摆脱原罪①，我和我的妻子过着禁欲的生活。念圣经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一个子女也没有。我和我的妻子两人都是纯洁无罪的。"

由于罗杰尼约宣称他的生活是纯洁无罪的，并且表示了死的愿望，舍比尔神父呼吸了一半就停下来了。他的两道浓

①原罪，旧译宿罪，基督教重要教义之一。基督教徒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被置于伊甸园后，因违背上帝命令，偷吃了禁果，这一罪过便成了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这就是"原罪"一词的由来。基督教认为，原罪一直传至亚当的所有后代，即使刚出生的婴儿，因是带着原罪出生的，故仍是罪人，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眉更加紧压着他那注视着罗杰尼约的两只眼睛。他在琢磨着……这个人陷在禁欲的痛苦生活里有什么好处？……他以自己的宗教信仰硬把应满足的欲望压制下去，使生活充满了痛苦，而他所得到的不过是尽到了忍受痛苦的天职的欣慰。宗教信仰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相反，它却象海绵一样吸尽了他的生活的精髓。

过了一会儿，舍比尔神父又对罗杰尼约说："孩子，你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目的是什么？"

罗杰尼约回过头来，象一个小学生记起了课文中的东西，毫无畏惧地看着老师一样看着舍比尔神父，并且从容不迫地回答说："神父，我们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目的是得到救赎，将来能纯洁无罪地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儿子的天国里得到安居。"

舍比尔神父从衣袋里掏出手巾擦了擦嘴，然后又对罗杰尼约说，"罗杰尼约，你在神父面前不要不好意思，那样是不对的。你现在不是对着我，而是在自己的宗教信仰面前回答问题。你老实告诉我，你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吗？……你的妻子常和你吵闹吗？"

"不，神父，我的妻子根本不和我吵闹。她在宗教面前是非常胆小怕事的。"

"根本不吵闹？……你和你妻子有多少年没有吵闹过？"

"神父，我和我的妻子从来没有吵闹过，"罗杰尼约向他保证说，"十二年来一次也没有。"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舍比尔神父好奇地问道。

“十二年了，神父。”

“十二年来就没有吵闹过一次？”神父确实感到惊奇，又重复了一句。

舍比尔神父，埋着头开始寻思起来了。这时神父的脸上没有表现出怀疑或惊异的神色，而是带着一种深切怜悯的表情。他寻思了好久，一句话也不讲。这次罗杰尼约却讲话了。

“神父，我相信，我的生活是纯洁无罪的，上帝对我是满意的。”

“不，孩子，”舍比尔神父抬起头，表情严肃，以悲怜的语气回答说：“我很难过，孩子。上帝对你是不满意的。”

罗杰尼约的一对呆滞无神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神父。他的脸上并无表情，甚至看不出有丝毫失望的情绪。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神父。

“不，孩子，上帝对你是不满意的。”舍比尔神父又坚定地重复了一遍。“孩子，如果你希望上帝宽恕的话，你得听从神父的劝告。”

神父直盯着罗杰尼约的眼睛问道：“听从我的劝告吗？”

“神父，任何害怕触犯教规的人是不能不听从神父的劝导的，”罗杰尼约向神父保证说，“我一定听从神父的劝导。”

舍比尔神父竖起食指开导他说：“为了使上帝感到满

意，你已维护宗教达三十五年之久。今天你不顾自己的信念和理智，而要听从我的劝告，……你会这样做吗？”

罗杰尼约保证要听从神父的劝导。

神父问：“孩子，你喝过酒，吸过烟吗？”

罗杰尼约回答神父说，他从来没有吸过香烟。至于酒，除了在教堂进行祈祷时饮过象征着耶稣基督为众人免罪而流的血的葡萄圣酒外，从来没有饮过其他的酒。

舍比尔神父再次用手巾擦了擦嘴，然后又问罗杰尼约：“罗杰尼约，你们这个市镇上有卖酒的吗？”

“有，神父。”罗杰尼约回答说，“有承销商开的酒店。有罪的人就去那儿喝酒。”

神父嘱咐罗杰尼约说：“今天黄昏你回家时，先到酒店喝一恰旦克酒，然后再回家。回到家里后，你把做饭用的锅瓢碗罐中极需要的一件藏在一个地方，使你的妻子怎么找也找不着。回到家里后，你一定要吸一支香烟。关于藏起来的那一件东西，不管她怎么问，两小时内你不要告诉她在什么地方。两小时后，你想到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或者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孩子，我今天的嘱咐，你要一字不漏地照办，这是你的职责。”

舍比尔神父的话刚说完，马车就到了童贞圣母玛利亚教堂。舍比尔神父下了车。他把讲定的一个卢比的马车费付给罗杰尼约以后，又额外给了他一个卢比，并且告诉他说：“这一个卢比是给你今天喝酒和其他额外开支用的。”

现在有必要对基督的忠实信徒罗杰尼约作一次简略的介

绍。本世纪初，罗马天主教会的牧师为了拯救南印度农村愚昧无知和迷惘的人民，使他们能今生得救，并且来世进天堂，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一个德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巴依达神父在比林拉车站附近建立了一个传教中心。他们以慈悲为怀，把那些被印度教的传统四种姓制度剥夺了人权，被社会抛弃的人们，同情地纳入自己的宗教怀抱，使他们享有做人的权利。

在比林拉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个叫腾巴的低种姓的人。他从事的职业是根据祖传，用兽皮为有钱人制造作鞋用的皮革。因此，腾巴被剥夺了进入社会的权利。巴依达神父向腾巴保证说，你也是人，你也和有知识有钱的人一样，你也有死后灵魂定居天国受上帝恩宠的权利和机会。象统治者种姓一样有荣誉地位的巴依达神父，为了证明自己的讲话是真诚的，他亲热地拥抱了腾巴，巴依达神父让他放弃了低种姓的职业，作了自己的马车夫。腾巴改名叫罗雅尔了。他穿着咖啡色的粗布衬衫和裤子，戴着遮阳帽，开始给巴依达神父赶马车了。罗雅尔的儿子罗杰尼约及时接受洗礼被赦免原罪后，便被置于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庇护下，并在比林拉由巴依达神父创办的小学里念书了。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依达神父不得不返回祖国。临走时，为了让他的忠实奴仆罗雅尔将来能体面地过日子，他把自己的马车和马送给了罗雅尔。于是罗雅尔开始在车站接运旅客，借以维持其生活。

当罗杰尼约的父亲去世受到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庇护的时

候，罗杰尼约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开始谋生了。罗杰尼约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宗教教育。在他二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父亲就让他和巴依达神父的老厨师马伊格尔的独生女玛尔塔结了婚。罗杰尼约和玛尔塔两人从小就受过美德的教育。婚后，两人在“童贞圣母玛利亚”的恩佑下，以坚定的信念，按照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指示的那样开始过着抛弃欲念的生活。他们认为，结婚的目的是互相帮助、共同维护宗教。他们曾经发誓，决不陷入原罪的泥坑里，一定要维护宗教。

罗杰尼约夫妇早上起床后就念圣经。念完圣经后，罗杰尼约就用铁篦梳理马鬃，擦洗马身。这时，玛尔塔就做饭。饭做好了准备吃饭的时候，两人就向上帝祈祷，希望当天能得到食物，同时对已得到的食物向上帝表示感谢，然后就餐。吃完饭，罗杰尼约就套上马车驶向车站，玛尔塔则收拾打扫自己的茅屋。然后她便到茅屋旁边的菜园里干活。下午她就带着一篮子蔬菜到镇上的市场去卖。

每天，玛尔塔卖完蔬菜已近黄昏，于是她便带着空篮回家。这时，罗杰尼约劳累了一整天也回家了。罗杰尼约回家后就解开马车套，一边抚摩马身，一边遛马，遛个十来分钟，然后就把马拴在马棚里，给它喂饲料。喂完饲料，他就洗刷马车。这时玛尔塔便忙着做晚饭。到罗杰尼约一切收拾完毕在竹床上舒展地躺上十多分钟后，玛尔塔的晚饭也就做好了。

饭前，夫妻两人又向上帝祈祷，希望明天能得到食物、同时对已得到的食物向上帝表示感谢，然后安心而愉快地就

晚餐。

家里只有一盏灯，夫妻两人各自捧着一本圣经坐在灯前念。一两个钟头后，他们便躺在各自的床上睡觉了。早上起床后，两人便面面相觑，为彼此的幸福向上帝祈祷。十二年来，罗杰尼约夫妇一直是这样过着虔信宗教的单调生活。世间万物总是在不断变化。有时天上风起云涌，雷声大作；有时地上雨露滋润，禾苗茁壮成长；而有时大地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滚烫，并刮起阵阵热风。有时附近的小河里河水猛涨，泛滥成灾；而有时却干旱无水，河底的石头完全露出，就象枯瘦如柴的身体一样，上面没有肉，露出的是嶙峋瘦骨。尽管这一切都在变，但罗杰尼约夫妇的生活却一直没有变。

黄昏时，罗杰尼约开始往家走。因慑于教规，他不敢喝酒，但是神父的嘱咐又不能不听从。他勉强地把一恰旦克酒送下了喉咙。那一股又辣又苦的难闻的酒味，使他感到有些恶心。他为了驱散这股气味，不得不吃了两个拜沙的达尔莫特①。快到家时，他的脑袋已耷拉在肩头上了。他勉勉强强地解开套绳，把马牵去遛了几步。他没有心思再洗刷马车了。玛尔塔去市场卖菜还没有回来。罗杰尼约进屋刚躺下，忽然想起来了，他得把一件必需的锅、瓢、碗、罐之类的东西收藏在一个地方。于是他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在厨房的角落里所有的锅瓢碗罐都洗刷得干干净净，并且都摆放得整整齐齐。罗杰尼约顺手从里面拿走了一个铁勺，但却找不到一个

①达尔莫特，一种用油煎过的绿豆加上盐和辣椒等制成的食品。

使玛尔塔无法找到的地方。最后，罗杰尼约走到茅屋外，把它埋藏在菜园里的土埂下。然后，他就回屋躺下了。

他刚躺下，又想起来了，他还得抽香烟。他的头已经有些晕了，但为了拿火柴，又不得不再一次起床。他点燃香烟，把火柴盒和香烟盒扔到床下，然后开始吐起烟雾来了。由于不会抽烟，他感到他的脑袋也随着吐出的烟雾在空中飞飘。他不可能一下子把一支香烟抽完。香烟在他的手指间熄灭了。他把熄灭了的半截烟卷儿也扔到床下，然后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红红的眼睛直盯着茅屋的顶棚。

玛尔塔卖完菜回来了。她一眼就看到停放在茅屋旁边的马车了。她发现车子没有洗刷，感到有些奇怪。她走进屋里，看到丈夫躺在床上，马上由奇怪转变为害怕了。她走到他跟前亲切地问道："亲爱的，怎么啦？是心里有些不舒服？……是中暑了吗？"

罗杰尼约一声不响，翻了个身。玛尔塔弯下腰摸了摸他的额头。他并不发烧。于是她心里又踏实下来了。"好吧，你就躺着好了，好好休息一下，心里就好受一些。我要为你的健康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然后再做饭。"

墙上的壁龛里放了一个"童贞圣母玛利亚"的小塑像。玛尔塔把一小节点燃的蜡烛放在塑像前，然后跪在地上为丈夫的健康祈祷。祈祷完毕，她就到厨房去了。

玛尔塔先烧水煮绿豆，然后就动手拣米。绿豆开锅以后该放薑黄和盐了，于是她伸手摸铁勺，但铁勺没有了。玛尔塔到处找也找不着，没有办法，只好问丈夫："亲爱的，铁

勺找不着了！”

“找不着，我有什么办法？”罗杰尼约脸朝着墙，不高兴地回答说。

“咳，你今天怎么这样讲话？”丈夫的话伤害了玛尔塔，她大为震惊地说。

由于罗杰尼约喝得醉熏熏的，压不住心中的火气，顺口就说：“我骂你什么啦？”

“亲爱的，你可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话！”玛尔塔走近他的床边说。就在这时，她的脚不知道怎么一下子踩到了床下的火柴盒。她弯腰一看，还有半截熄灭了的烟卷儿。她真是大吃一惊，于是嚷起来了：“咳，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

玛尔塔难过的话刺痛了他的心，但他又不得不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因此很不耐烦地回答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玛尔塔听到丈夫话里有骨头，更加感到难过。她略加思索以后，告戒自己，要反对那些不轨行为。突然，她闻到罗杰尼约出的气带着一股什么气味。在这种情况下，她不问个明白，是不行的。于是她问他：“你出气怎么带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对于不轨行为，她是坚决反对的，于是她的面孔变得严肃起来了。她带着不满的语气说：“你的眼睛也发红。怎么，你喝酒了？”

对于玛尔塔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罗杰尼约用什么来回答呢？遵照舍比尔神父的嘱咐，不过两小时，他是不能告诉

她什么的。宗教上的勉为其难和良心的忏悔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情十分烦燥不安，于是他突然吼叫起来："你要怎么的？……还不给我滚开！

婚后十二年的生活里，玛尔塔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打击。她要站在那儿和他谈下去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她离开丈夫床前，走到童贞圣母玛利亚塑像面前，一下子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一方面，在罗杰尼约的心里充满了忏悔、怅恨和苦恼；而另一方面，在他的脑子里又装着神父的劝导和听从他的劝导的职责。两者之间掀起了剧烈搏斗的风暴。他的确是出于无奈。他两手抱着头，紧咬着牙，脸朝下卧着。不过两个钟头，他是不能开口说什么的。

玛尔塔抽泣的声音不断地传入他的耳里。灶上煮的绿豆早已开锅，水漕出来浇在煤火上发出一股烧焦和火灭时的气味，他也闻到了，但是那也没有办法，不过两个钟头，他是什么也不能干的。

夜渐渐地深了，屋里还没有点灯，灶里的煤火也灭了。漆黑的茅屋里不断传出罗杰尼约的长长的叹息声和玛尔塔的伤心的哭泣声。

罗杰尼约相信，他坚持的两个钟头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是酒醉的刺激在他的身上还没有完全消除。在酒醉的情况下对待妻子的那种恶劣的态度使他感到十分后悔。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走近倒在地上的玛尔塔跟前，以求情的语气说

道："亲爱的，你听我说，饶恕我吧。我求你宽恕。"

正象雨天过后山溪的流水减弱一样，玛尔塔的哭泣本已随着时间的过去有所收敛。但刚才罗杰尼约这几句话，犹如高山上再次下起瓢泼大雨，玛尔塔的哭声象山洪似的又爆发了。

罗杰尼约的心也随着卷进了玛尔塔哭泣的山洪里。他很和气地说："亲爱的，你听我说……"玛尔塔一听，哭得更来劲儿了。

在婚后的十二年生活里，由于对原罪的害怕，罗杰尼约和玛尔塔彼此的身体恐怕很少接触过，至少从来没有由于怜爱和感情的冲动而接触过。在不得已造成的彼此气愤和紧张的局面下，罗杰尼约把手搭在玛尔塔的肩头上请求道，"亲爱的，你听我说，你不知道，我是没有罪过的！"

由于丈夫的手接触了她，她更加有些害怕，所以哭得也更加伤心了。为了能安慰玛尔塔，他弯下腰把嘴凑近她的耳边请求道："你听我说……。"为了能有效地把自己的话告诉她，为了能求得她的宽恕，罗杰尼约不得不行使搂抱妻子的权利，而在害怕原罪的十二年里，他却放弃了这种权利。

当罗杰尼约把玛尔塔搂到自己怀里时，玛尔塔不由得畏缩起来了。她这时的心情，不知道由于丈夫的搂抱使她感到惶然恐惧呢，还是希望丈夫强制地把自己搂得更紧一点，罗杰尼约火一般的激情恐怕已使她感到说不出的舒心愉快了！

罗杰尼约在罪恶面前彻底打了一场败仗。他被迫放弃了为洗清自己的罪恶十二年来所坚持的禁欲苦行。他把玛尔塔

紧紧搂在自己怀里，甘愿自己失败。同时为了分享她的伤心的哭泣，他把自己的嘴唇和她的嘴唇合在一起了。

那天晚上，茅屋里没有点灯，炉灶里也没有再烧火，当然，罗杰尼约和玛尔塔也没有坐在灯前一起念圣经。

由于睡得很晚，当玛尔塔睁开眼睛的时候，东方已升起了红日。罗杰尼约的头还枕在她的胳膊上。他还做着甜蜜的梦，呼吸是那么均匀平和。玛尔塔的眼睛直注视着他的紧紧闭合的眼皮。她的嘴唇上挂着内心喜悦的微笑。她用手抚摩着他的头发，唉，长得够长的了！现在得叫醒罗杰尼约了。她张开嘴唇正想叫一声"亲爱的"，但情不由已，嘴唇又合在他的嘴唇上了。

罗杰尼约的眼睛睁开了，这时玛尔塔的脸上已泛起紫铜色的红晕。两人都想起床，但彼此又不让起来。

罗杰尼约和玛尔塔过去十二年来所遵行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罗杰尼约收车回家的时候，总要给玛尔塔带点什么东西。这样一来，罗杰尼约比过去要花很多时间到处奔忙。罗杰尼约现在更加热情地招览乘客。他把马车油漆一新，使它能经常吸引住乘客。他还经常和马说上几句话，并且亲切地拍打它、抚摩它，为的是使它心情愉快，鼓起拉车的干劲儿。他每天除了给马喂饲料外，有时还把红糖块甚至糖果扔进它的嘴里。现在马一看到他就嘶叫起来。他的脸上也有了时而生气时而高兴的喜怒哀乐的表情了。来来往往赶马车的人以及市镇上的熟人，路上碰见他，也和他说起话来了。罗杰尼约出车的时候，有时还让街坊的孩子坐上马车在市镇上

兜兜风。大概这样过了十个月，罗杰尼约的茅屋里传来了婴儿的有规律的啼哭声。

一九四七年六月的一天，舍比尔神父又在比林拉车站下车了。他记得，五年前他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时候，坐的是一个对人生抱消极态度的马车夫的车子。那个马车夫的名字他想不起来了。不过他记得很清楚，那个马车夫很想早日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以求得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庇护。当时，神父看到那个人身上笼罩着慑于罪恶的可怕阴影，感到十分难过，于是神父对他进行了一次奇特的开导。

神父走出车站后，视线又投向停在附近的马车上。立刻有一个人走过来，很有礼貌地向他鞠了个躬，并且把他夹着的小行李包接过来说："神父，请！您去教堂，马车已给您准备好了。"

舍比尔神父留神一看，认出来了。于是他说："五年前我也是坐你的车子去教堂的吧？"

"您说得对，神父。正是您的仆人把您送到圣母玛利亚教堂去的。"

舍比尔神父习惯地问了问车费多少。罗杰尼约笑了笑回答说："神父，您是为这个市镇的居民谋幸福而来的。您让一些基督教徒的孩子们受洗礼后，使他们将来好得到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庇护。我也有两个孩子得到您的恩助，我怎么能向您要车费呢？"

神父的嘴角微微向上翘了一下，同时他那一对浓眉掩护下的眼睛也闪烁着愉快的光。

罗杰尼约让舍比尔神父坐上马车后，就驱车直往教堂驶去。五分钟内罗杰尼约讲了很多关于市镇、儿童学校和教堂的事情。在谈话间他还对自己的马不时发出表示喜爱的砸嘴声。同时他还埋怨说，雨季里，学校前面是一片稀泥，学生真是叫苦不迭。

为了让马走快一点，罗杰尼约鞭打了它一下，并且发出了催促的吆喝声。接着，他回头看了看神父，想和他再谈些什么。舍比尔神父用手指捋着胡须问他："孩子，你说说，原先你想尽快地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好得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庇护，现在你又是怎么考虑的？"

罗杰尼约经这一问，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的眼睛注视着马背，低声地说："神父，请原谅，现在上帝已赐给我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我身上肩负着把他们养育成人的重担。因此，我还欠了市镇上高利贷者一屁股债。"

从舍比尔神父那被胡须包围的嘴里爆发出了爽朗的笑声。神父打趣地问他："孩子，你现在很快活吧？满意了吧？"

罗杰尼约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说："是的，神父。可是现在我们却被世俗的罪恶玷污了。现在我们也不可能按照规定念圣经了。由于整天对孩子操心，家里事又多，我们忙得连做祷告也经常忘记。神父，现在我们只有指望上帝大发慈悲。我们已被罪恶的污泥玷污了……"

罗杰尼约感到后悔，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承认自己有罪："神父，你对我进行了宗教的考验，可我没有经受住考验。由于我喝醉了酒不能控制自己，我和我的妻子闹了一场。

神父，现在我自己什么也掌握不住了……。”

舍比尔神父高兴得眉开眼笑。他向罗杰尼约保证说："孩子，这是一件高兴的事。现在你已成为上帝所宠爱的人了。你知道，当你的孩子被尘土和污泥弄脏后，你心疼地去掉了他们身上的脏东西时，你是感到高兴的。同样，上帝能心疼地把自己的罪恶的孩子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也是感到高兴的。那一天黄昏时的吵闹，已揭开你心灵上的虚伪的盖子，使你成了地上的人……你要去掉你身上自居有功的傲气，对世界履行你应尽的天职。”

彭正笃　译

啊，天哪！这些孩子

觉希先生和米勒先生是邻居。他们两家可说是门第相当的芳邻。他们两人都被认为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尽管婆罗门种姓中的觉希家族比穆斯林中的赛义德家族更高贵、更洁净，但是，律师觉希先生和医生米勒先生相处并不摆架子。觉希先生是本地区有名的律师，米勒先生是本地区的著名医师，两个人都很开明。他们的教族差异只局限于家里边的炊事饮食方面。从思想上看，他们俩都能跟上时代。他们俩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同社会地位低的人家的脏孩子们来往。

城里，分别为男女学生，而且，分别为印度教徒的男女学生和穆斯林的男女学生都单独开办了学堂。但是，从注重文明、讲究卫生的观点出发，上层人物都让自己的孩子在英国人开办的学校里上学。英国人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现代文明。英国人在离开我国的时候，把这种注重文明、讲究卫生的习惯作为一种遗产，传给了一些崇拜西洋文明的人。律师

觉希先生属于婆罗门种姓的高贵家族，而医师米勒先生宣称自己是真主穆罕默德血统的人，然而，他们两人都对英国人注重文明、讲究卫生的习惯很感兴趣。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也对这种习惯感兴趣，他们就把孩子送进了英国式的学校念书。律师的两个女儿妮卢和娃萨，医师的五岁的男孩纳柏和七岁的女孩纳苏（纳斯姆），都在一个学校里读书。

由于妮卢和纳苏是同年龄、同班级的，又是邻居，所以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她们所玩的游戏，是全印度同样年龄的女孩子都爱玩的洋娃娃游戏。她们用空木箱子给洋娃娃布置新房，玩洋娃娃结婚的游戏。在这过程中她俩互相邀请，互拜亲家。她们的洋娃娃穿的都是时髦的高级服装，但服装的样式有区别。妮卢的第一个洋娃娃穿的是纱丽，第二个穿围裤，第三个穿长衫。纳苏的第一个洋娃娃穿的是桶子裤，第二个穿喇叭裤，第三个穿长衫。即使有这种教族差异的表现，她们俩之间从未产生过纠纷。妮卢经常向妈妈要穿桶子裤的洋娃娃，而纳苏则经常向妈妈要穿纱丽的洋娃娃。

午后，妮卢和娃萨常来找纳柏和纳苏一起玩，米勒医生看见了，就把他们都叫到自己身边，高高兴兴地亲手给每个人嘴里塞两块糖。他经常打听她们的洋娃娃的情况。本来他答应给她们的洋娃娃买巧克力，可是，他忘掉了，孩子们亲密无间，以至于他们可以到两家的走廊、房间等地方去，可以在那里玩耍吵闹。

每天下午，纳苏的妈妈都给纳柏和纳苏点心吃。如果看见妮卢和娃萨也在，她本来很想给她俩一些吃的，但是，又

一想，自己厨房做的东西能给婆罗门的孩子吃吗？于是手哆嗦起来了。除了“别人家”的东西以外，老天爷或真主赐予的如水果之类的东西，工厂生产的糕点、饼干、糖果等等，不论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可以吃；她可以把这样的东西给觉希先生的孩子吃。在觉希先生家里就没有这种顾虑。因为，婆罗门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洁净的人，也就是他们做的东西别人可以吃。他们认为，自己的手摸过的东西，任何人都不必忌讳。可是，他们那里却有另外的忌讳。

这种忌讳就是，妮卢和娃萨的妈妈或奶奶用铜盘或铜碗盛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吃，可是给纳柏和纳苏同样东西吃的时候，眼前放着铜盘或铜碗不能用，而非得去找瓷的或玻璃的盘子或碗不可。他们认为铜制的器皿洁净，而瓷的或玻璃的器皿不洁净。还有，印度教徒用的铜制器皿外人接触以后，对印度教徒来说就不洁净了。他们认为瓷的和玻璃的器皿本来就是不洁净的。所以长期以来，他们自己只用铜制器皿，从来不用玻璃的或瓷的器皿。他们绝对不能用自己的食具盛东西给穆斯林吃，不管这些穆斯林是多么清洁的人，也不管他们是多么高贵的大人物以及他们的孩子是多么可爱。万不得已，用铜制器皿盛东西给不可接触的贱民或穆斯林吃了，也必须把这些器皿用火进行处理，使其去污变洁。他们自己在吃东西喝茶以前，必须打发纳柏和纳苏到外边去玩。因为在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看，东西一经不可接触的贱民或穆斯林看到就变得不洁净了。

奶奶和妈妈教训妮卢和娃萨好几次了——小傻瓜，厨房

不是玩的地方……任何时候都不许带纳柏和纳苏到厨房和拜神的房间里去。你们这么不懂事，难道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许穆斯林进厨房和拜神的房间里去吗？

孩子们弄不明白，于是就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起来了。现在纳柏刚刚五岁，什么也不懂。然而，纳苏一听到什么新鲜事就睁着大眼睛，眼皮一翻一翻地思索起来。妮卢已经让自己的女洋娃娃和自己的男洋娃娃结过好几次婚了，总这样玩也腻了。这一天，她想让自己的女洋娃娃和纳苏的男洋娃娃结婚，就把纳苏叫到她家来了。两个人要拜亲家了。于是，在走廊里为洋娃娃举行婚礼，并且摆宴席。但是，为了找些必要的东西，她俩就一同往厨房跑去了。

那时，妮卢的妈妈和奶奶给觉希先生送过茶点以后，自己在用铜杯子喝茶。她们看到两个孩子正往厨房里闯，就赶快把自己的茶杯藏起来，避开纳苏的视线，又费了好大劲才把她俩截住，没让进门，并且答应两分钟之内亲自把她俩要的所有的东西送到走廊里去，她俩才做罢。

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但是，那天的事纳苏看得最明显。回走廊的时候，她用手搂着妮卢的脖子问："有一件事，你听我说，你奶奶和妈妈不让我进你们家的厨房，这是为什么？她们还不当我的面喝茶吃东西！……这又是为什么？"

妮卢皱着眉头想着，并且搂着纳苏的腰往自己身边拉，让她贴近自己，向她说明原因："我告诉你吧，因为你是穆斯林小孩。"

纳苏想了想问："啊？你不是穆斯林小孩？"

"不是，我是觉希婆罗门家的孩子。"妮卢解释说："你妈妈穿的是桶子裤，是穆斯林；我妈妈穿的是围裤，是觉希婆罗门。"

"你哪里穿围裤了？你穿的是长衫，我穿的也是长衫。"纳苏还是不同意她的话。

"纳苏，我告诉你，现在咱们都是小孩子，"妮卢想了想说，"我想，我们都长大以后，我就和我妈妈一样，穿围裤，将成为觉希婆罗门；你要和你妈妈一样穿桶子裤，将成为穆斯林。到那时我就不吃你摸过的东西了。现在我们还小，小孩子不懂事，是吗？长大以后我绝对不会吃你摸过的东西！"

"你以后不吃我手上的东西，那我以后也不吃你手上的东西呗！"纳苏补充说："咱们长大以后，将成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经常干仗。咱们将来也要互相大干一场，是不是？"

"唔，那么，现在你的洋娃娃怎么和我的洋娃娃结婚呢？我们还怎么在一起玩呢？"

"那就不玩结婚的游戏了呗，就玩洋娃娃打仗的游戏呗！"纳苏进一步说，"你用刀把我的洋娃娃砍死，我用刀把你的洋娃娃砍死。然后，把洋娃娃的房子放火烧掉！……好不好？"

妮卢同意以后，纳苏又进一步说："去，你到厨房里拿两把菜刀来，咱们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打仗的游戏。"

妮卢跑去跟奶奶要菜刀。奶奶惊奇地问道："这是刀！……拿刀干什么？不给，会砍破手的。"

"不，哪里会？……不会砍手！我们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打仗的游戏！还不快给我！"妮卢吵着坚持一定要。

奶奶吓得目瞪口呆，从眼睛里射出了惊奇的光。两只手抱着头，一边呼唤着妮卢的妈妈，一边唉声叹气地说："嗨，老天爷呀！……看看吧！！……这些孩子！！！"

刘宝珍　译

奸商和小偷

我给朋友拍了电报，通知他我要去德里。从孟买开往德里的火车晚到了一个半小时。由于我迟到了一个半小时，我的朋友要重新为我准备早饭和做其它安排。我觉得这样不好，就决定暂不去朋友家，把简单的行李放在候车室寄存，便到车站饭馆去吃早饭。回到候车室，我请车站的服务员叫了一个苦力给我扛行李，准备出站。

临走的时候，我想吸根烟，可是烟盒里的烟抽完了。于是我又从手提箱里拿出来一盒烟。在开烟盒的时候，候车室的门开了，进来一位外貌文雅的青年。他穿着浅灰色的西服裤和咖啡色的上衣，他把一张报折成窄条，拿在手里。

在旅途中，这个青年曾经在几个车站上出现过。火车经过长途运行停在某个车站的时候，因为总在车厢里坐着我感到很困倦，就下车到月台上散散步。这个青年有时读读报，有时也象我这样在月台上散步，并且常从我跟前走过。由于互相眼生，所以我和他打了照面以后，就很不自然地把目光

躲开了。在我吃早饭的时候，火车已经向旁遮普方向开走了。这个青年也下了车，我原来估计他也许是来候车室等候转车的。

青年来到候车室以后，老是朝我这边看。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走过来，吞吞吐吐地用英语对我说："如果您能稍停片刻，我想……和您说几句话。"从他的声调和神色看，他好象有些手足无措，很难为情。我突然想起来了，他也许是干那种事的——下了火车，来到出站口要交验车票，用手掏口袋，原来为保险起见把票放在钱包里了……钱包丢了！由于不好意思，什么也说不出……请您把地址写下吧。您帮助了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对您会感恩戴德，以后定会酬报的——，忽然，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些欺诈勒索之徒的形象。这种人总把自己装扮成文质彬彬、心慈面善和教养有素的样子。这种人认为文明人有这样的天职，为了维护文明阶层的荣誉，应该慷慨解囊。因此，他们就把所有这样的人都当成欺骗的对象。

为了维护教养有素的谦谦君子们的脸面，我不愿意再想下去，便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递到青年面前，并回答说："完全可以！……请抽支香烟吧！"

青年道了谢，接过了香烟，并且在紧挨着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在等我点烟的时候，他把手里的报纸摆弄了两下，向我表示歉意似地说："很对不起，请您坐下，我只有一件事需要问您。"

我有些奇怪，把烟卷叼在嘴上，划着了火柴，先给他点

燃了烟，并对他说："请说吧！"他吸了一口烟，再次要求我坐下。这时我估计，他也许是便衣警察吧！我坐下来又说："请讲吧！"

他一边看着我的眼色，一边用英语安慰我说："听了我的话，您可别害怕。"然后，他又有些踌躇似地说："我想问问您，您身边是不是带了四万多卢比的现钞？"

我身上象过了电似的，心里十分害怕，怕他说着说着就掏出手枪来。后来看到他没掏出手枪，心里又起了另外的疑团。等着吧，现钞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但是心中还是存在着想保住现钞的侥幸心理。

候车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就是看到我只身一人，才进到里边来的。按照文明人的习惯，老练的车站服务员从门口往里一看，见两个文明人坐得很近，在互相谈话，就自然而然地走开了。我为了掩盖自己惶恐不安的神色，故意象烟雾迷了眼睛似地眨了眨眼，回答他说："什么？……我不明白。……什么钞票？"

青年用更加肯定的口气解释说："如果您身边确实有四万卢比，由于害怕而拒绝承认的话，那么，有人就要平白无故地丧命！"

听了青年的话，我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使我的心情更加不安了。我问他："谁的命？什么四万卢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青年面前，我的惶恐不安的神色隐藏不住了。他把自己的椅子往我这边挪了一下，吸着烟说："请您不必惊慌。

如果您身边有这笔钱的话，那眼下是没有危险了。我只想知道，我是不是被人欺骗了。从孟买出发到达门马德车站，有人把您以三百卢比转让了。后来到了义达勒斯车站，我又用二百卢比把您买下了。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被欺骗了？”那青年吸着烟，望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见他手里没拿着枪或刀，于是我顺势把身子转过来。我想到自己身边的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就有些生气地回答说：“我身边没有什么卢比不卢比的，你可真是个怪人……卖我又买我，是什么意思？……你去抢劫、去杀人吧！还骂别人骗人干什么？象你这样的人就该扭送给警察，把你抓走！”

他用手指捏着烟，并用手势拦住我的话，提醒我说：“拿警察来吓唬我没用！……他们那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我不怕。您会自找麻烦的。我又没有把您的口袋割开！责骂、威胁有什么用？我上当喽！可是，我决不会由于自己受骗就去央求警察。警察根本没有权力对这种欺骗行为和不义之举进行惩罚。他们也无能为力。我们这种道义上的准则，警察是不予承认的。我自己会对这种不讲义气的行为加以惩罚。但是，您既然已经不害怕了，可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有钱，这也是不讲道义的。因为您不诚实。”

尽管从他那儿得到的似乎是一个直爽而勇敢的人的保证和安慰，然而，我还是不能承认自己身边有这么一笔巨款。我反问他：“你搞的是什么鬼名堂？……我一点也不懂！我身边有没有钱与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身边没有钱，有人

就一定要丧命呢？”

青年为了使我相信他的话，举起手来说：“您昨天一点钟从银行取出来四万卢比的现款。……您是从银行直接到车站来的。……您把这笔现款放进了上衣里边的口袋里，是不是？您不是自己买的火车票，是您的仆人或者助理员给买的。对不对？”关于我的情况他怎么说得这么清楚翔实？我听了以后，更加惊慌起来。但是，我仍然含糊其辞地问：“谁知道你在说什么？……谁的钱？……你为什么罗里罗嗦地缠着我没个完？”

听了我的回答，青年的疑虑和不安更增加了。他又竭力对我解释说：“从银行开始就跟着您的那个人，一直跟踪到门马德车站。那里是他的界限。那人说，在离开孟买的时候，钱确确实实在您的上衣里边的口袋里。后来，您把钱放在什么地方了？在门马德，那个人以三百卢比把您卖给了另外一个人。这第二个人在到达义达勒斯这段时间里，一直在绞尽脑汁猜想您的钱放的地方。到了义达勒斯车站，他未偷成，于是，他对我说，情愿赔一百卢比，以二百卢比把您又卖给了我。我用尽了一切手段都没有成功，还是弄不清您的钱到底放在什么地方。您的上衣口袋里，只有一张一百卢比的钞票，两三张十个卢比的钞票。您的上衣和裤子是没有暗口袋的；您又不象马尔瓦拉人那样，衬衫里边还穿带口袋的背心；您的腰里也没有扎带荷包的腰带；您没有把钱放在鞋里，可是您晚上睡觉时又不把鞋子脱下来放在下边。如果您把钱放在手提箱里或者行李里，那您不可能毫无顾虑地下车

去散步，到这里又漫不经心地把行李寄存在候车室就去吃早饭。现在，我不想问您钱放的地方，这我会想办法弄清楚。我只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受骗了。由于自己无能，我将要损失二百卢比。如果能以二百卢比换来偷四万卢比的机会，那么有了这个机会就不必再遭受二百卢比的损失了！但是，换到机会是一回事儿，而那个人进行欺骗是另一回事儿！我们这些人假若受到欺骗连一天也呆不下去。当初跟踪您的那个人，没有从您身上捞到钱，我还盯着您是不应该的。问题是，从孟买就跟踪您的那个人可能在几天前就有了骗人的念头。如果，他这一次果真进行了欺骗，那他就应当受到惩罚。现在，我是这伙人的头头。对进行欺骗的人实行惩处是我的责任。对那个人惩处与否取决于您是否讲实话。”他还是死盯着我，等待我回答。

他见我在犹疑，就央求说：“请您相信，眼下您不必担心会受到什么损失。可是，伤害无辜者是不合适的，而对确实犯了罪过的人不加以惩处，局面也难以维持。”

这种貌似公正的法官式的讲话，竟出自一个罪犯之口。我一听就火儿了：“你自己就罪恶累累！还有谁比你犯的罪更大吗？你还要惩罚别人？如果你把我的口袋割开，难道这不也是伤害无辜吗？……我怎么触犯了你，我犯了什么罪？……你说！”我愤怒地威逼他。

“您这是在讲别的事情。”他平静地回答。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子踩灭，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别的香烟，先给了我一支，他自己也叼了一支。他皱起眉头说：“您

这话说得很深刻。假如用这样的原则来衡量，许多事情都会被认为是罪行，人都别活了。罪行是以社会所承认的规矩和准则来衡量的。请您不要见怪。好了，请告诉我，这四万卢比您是怎么样用忠实的手段赚来的？这是您的劳动所得，还是用狡猾的手段搞来的？……请您说说吧！”

不知为什么，是由于认为对他的颇为严厉的问话应该回答，还是为他的很诚挚的说话方式所感动，我居然回答说：“这钱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一个商号的雇员，钱是商号的，我是靠工薪过日子的。”

“啊，原来是这样！”他弹了一下烟灰，吸着烟，继续说下去，“我能问一些关于您的商号的问题吗？那商号的老板是用什么样的诚实无邪的手段赚来这么多钱的？是付出了很多劳动才赚得这么多钱的，还是相反？……您带这么多钱到德里来大概是为了用这笔钱为商号再赚更多的钱——赚三十、四十万卢比，对吗？也许您是来订一个什么合同的吧？或者想买一大批货物囤积在仓库里吧？您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当作诚实无邪的劳动，还是当作狡猾奸诈的勾当？……您的商号老板在这些活动中会干一点点出劳力的活吗？”

“为什么不干？”我对他的怀疑给以否定，“你知道什么？……这四万卢比是干什么用的你哪里晓得？……这仅仅是为了订一个合同而送的礼，或者说行的贿罢了。以后，商号在这次活动中将投下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卢比的巨额资本。这还能不破费一些吗？这中间就不存在危险？你不是在说傻话吗！运筹这一切和操持这一切，要绞尽脑汁、满头冒

汗的……”

“这种话我说才合适，”青年用嘴唇吐出一道长长的烟雾，打断我的话说，“我冒了损失二百卢比的危险，不是吗？……您说？我亏了，是不是？假如我从您口袋里偷钱的时候，被捉住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不得不每月给警察五百到一千卢比，或者更多，是不是？不然就得蹲监狱。我们这些人也不少费脑筋，也不少花力气。您常估计市场上的行情，我们得估计客人的情形。我们靠敏锐的眼力和灵巧的手脚。您能看准行情，当人们为急着购买短缺的商品而苦恼时，您的商号就把那种商品买它一大批。人们想买那种商品的要求大大增加了以后，商号再以高价出售商品，便可以从人们的口袋里攫取大量的金钱。或者这样，您的商号想在市场上倒卖一百万卢比的花生米，就先用大量收购的办法把市场上的花生米垄断起来。当市场上花生米奇缺时，您的商号仍然把花生米囤积着不出售。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迫不得已出高价购买。这一下商号赚的钱就不得了了。这也是一种掠夺的方式，您的手段是资本。有些人靠持刀行凶，抢劫别人的钱财，而您是用资本掠夺别人的钱财。您认为，持刀行凶进行抢劫，或者挖掘壁洞进行盗窃是野蛮和粗暴的，而您认为自己的手段是明智而巧妙的，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是不是？”

“请您听我说，”他吸了一大口烟继续说下去，“两年前，一九四三年，我在加尔各答一家粮店里当店员。粮店用贱买贵卖的办法，六个月就赚了三千万卢比。粮店并不出产

大米，它从农民手里廉价买进来，再以高价卖出去，这样一摆弄，赚了三千万卢比。您说说，这是诚实无邪，还是狡猾奸诈？是不是不义之财？再看，事情是咱们这样一些人出力干的，商号利用我们这样一些人赚几百万、几千万卢比。可是，我每月却只得到二十五个卢比的工钱和一点点津贴。公司或商号通过咱们这样一些人进行勒索，结果咱们自己也在被勒索之列。社会上赚钱活动的基本诀窍是贱贱地买进来，贵贵地卖出去，工资给得少少的，而生产的东西可要多多的，并且卖的价钱要高高的。为了使这种类型的欺骗勾当保持下去，就必须让人们忠实于这种欺骗性的准则。在这种贸易活动中，您可能以大米的价钱出售小石子。在这时，您是否打算对这种欺骗行为进行惩罚呢？请您也用同样的道理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吧。每个社会都承认某些人掠夺另外一些人的某些方式。不承认这些方式，一些人掠夺另外一些人的制度，就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

青年挺着胸脯，以表示他找到了为偷盗行为进行有力辩护的方式而洋洋自得。我想对他这一点加以抨击：“对于诈骗和盗窃别人的钱财也能表现出洋洋自得的样子，是我这辈子头一次见到的新鲜事。”

他不能容忍我的挑战，说：“您不是讲偷盗吗？无偿地、乘人不备地索取别人的钱财是‘偷’，对吧？请您别见怪，财富都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创造的。有许多行当是用各种手段侵吞劳动人民的财富。当然，有些方式，虽然也是欺骗性的，却被社会所认可；而另外一些方式则不被

社会所认可；有些甚至被认为是有罪的。用那些不被社会认可的方式找生活出路的人们，靠抢劫和偷盗来生存，他们象兀鹰和乌鸦一样。”他把吸了一半的烟卷扔在地上，用脚踩灭，笑了笑说：“我谢谢您，您想把我从可憎的行当中和精神上的苦恼中解救出来。”

青年的坦白和直爽在我心里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使我不能不对他表示同情。我对他讲道理说：“你这样一位聪明而又有知识的青年，陷入了这样一种可憎的行当之中，你不感到后悔吗？”

青年用手熟练地重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并且非常惊奇地直盯着我的眼睛问道：“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后悔呢？……为什么？……我做了什么？”

“你不为自己的反社会的行为而感到羞愧吗？你敢把自己的行为当着品行端正人的面讲清楚吗？”由于希望他睁开眼睛，迷途知返，我对他表示了同情。

他收敛起已经露在嘴边的笑容，沉默了片刻，然后又说：“您认为谁是品行端正的人？啊，值得敬佩的人才是品行端正的人。不过敬佩也是可以用钱来买的。我干什么坏事了？噢，您认为割口袋行窃不好！……我偷窃了千百万人，也许只割开了某个人的口袋。行窃若干次也许谁的口袋也没有割开。割口袋行窃的意思就是把别人赚来的钱掠夺过来。请您告诉我，那些终生对千百万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或劳动所得进行抢劫是高尚仁义之举吗？我们大家碰在一起的时候，对自己的成功都感到莫大的骄傲。但是，在你们面前我们怎么

能表现出这样的情绪来呢？还要请您告诉我，难道德国、英国和俄国能把自己的战争秘密告诉别人吗？您能把自己公司的计划和秘密告诉别的公司吗？上次大战中许多大军事统帅到底干了些什么？还不是他们杀的人越多，掠夺别国的财富越多，所受到的赞扬也就越多。在商业活动的较量中也是这样。我们所干的事情也就是那些控制着我们社会经济命脉的人们正在干的事情。所不同的是，一些人的掠夺方式，是被社会承认了的，另一些却被认为是罪行。这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您没看见，今天英国和美国正在通过商业对别国进行掠夺。如果您在掠夺别人的财富方面是生手的话，那么，您对那些计谋就感到发窘和不顺手。实际上，这玩艺儿最基本的东西是用巧妙的手段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一种方式被认为是商人的手段，另一种则被认为是偷窃的手段。"

在这当儿，一列火车开进站，停在月台边上了。青年从椅子上站起来，指着火车说："对不起，为了说这些话，耽误了您的这么多时间。我必须乘这趟火车赶回去。"

青年的一番话引起了我内心的痛苦，而不能不向他表示："很遗憾，象你这么聪明人落到这步田地，你对社会能有什么用处呢？"

"您瞧，可怜起我来了！"他笑着提醒我说，"我对怜悯很反感，只好选择这条道路。象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或者比我更聪明和能干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除了为富有者阶级服务以外，别的什么也不能干，不管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伟

人'或'学者'。富有者阶级的奴役制就是重利盘剥，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偷盗。好，车要开了，谢谢您！”他飞也似地朝着停在站台前的火车跑去。

他的脸一转过去，我便再次欣慰地摸了摸那四万卢比现款。钱安然无恙。我满意地长叹一声，自言自语说了一声“我是商人，不是小偷。”这钱是商号的，同时十一点，也就是投标揭晓以前，这笔款必须送到签订合同的负责人手里。

刘宝珍 译

真 主 的 威 势

大热的五六月份，谁愿意去德里啊！可是连写了两封信也不见回信，只好亲自去一趟。到德里后，见到国务秘书，说明了来意，他叫我下午四点钟去领取许可证。

那是五月最后一周的一天下午两点半。一股股热风简直不把加纳迪商业区放在眼里，一个劲儿地向着一家家商店宽阔的圆形阳台袭来。德里的商店，从下午一点到三点是不开门的。人行道上的摊贩，也用报纸或布单把商品遮盖起来，以免沾上尘土。要想利用这个时间买点东西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这火一般的热风中，回到阿南德山上只休息个把小时，那也是得不偿失的事。为了消磨时间，除了到咖啡馆去要一杯咖啡坐等以外，毫无其他办法。我要了一杯咖啡，视线就落到有电扇的地方，想在那儿找个空坐位。

谁知在咖啡馆里，我竟无意碰到了罗尼上校。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又明明是在我的眼前。在电扇下的一张小桌旁边，他独自一人坐在摇椅上消遥自在地摇晃着。他手

指间还夹着一支表示他的个性的大雪茄烟。我想，莫非是由于外面强烈的阳光使我看花了眼？我没有叫他，脚步轻轻地向他走去。他听见脚步声，便转过头来看我，并连忙问道：“哎呀，什么时候来的？”

“这应该由我来问！”我一边拉着椅子，一边惊奇地问：“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请假回来的？你对阿富汗的印象怎么样？”

“完全是工作不下去，辞职回来的。”说完，罗尼先生问我来德里干什么。

我抑制住想了解他的急切的心情，向他谈了谈我来德里的原因。但他为什么辞职回来，我确是感到奇怪：“你辞掉月薪五千卢比的差事回来了，是水土不服？究竟是为了什么？”

“真主的威势。”罗尼上校笑了笑说。

“真主的威势？什么意思？”

七个月以前，罗尼上校经军事工程部队批准退役了。他在工程方面的真才实学是众所周知的。在克什米尔的崇山峻岭中开山凿道，用很短的时间就修筑了一条高质量的公路，这功劳应属于他。他不但在工程方面很有名气，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还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从不接受薪金以外的非法收入。在服役期间他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应积攒一点钱财，好在退役之后安排过日子。他就知道发愁，将来光靠养老金怎么维持生活？男孩子在工学院念书，女儿在医学院也还没有毕业，他的一笔养老金只够孩子的学习费用。

不知道是走运呢还是倒霉，他的退役刚得到批准，联合国就以每月五千卢比的高薪待遇聘请他担任在阿富汗修筑公路的首席顾问，期限是三年。他愉快地接受了聘请。

罗尼上校的工程营地设在贾拉拉巴德。他手下的工程师和勘测人员正在山区进行勘测。在罗尼上校到达贾拉拉巴德之前，当地早就传开了：从开伯尔到贾拉拉巴德要修筑一条柏油马路。这条公路建成后，开伯尔和贾拉拉巴德之间的地区就与首都喀布尔连接起来了。这条公路将具体通过哪些地方，成了远近人们议论的话题。关于这个问题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只要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免不了要谈论这件事。很多想承包修筑公路和建筑桥梁的承包商都纷纷前来向罗尼上校及其手下人员表示敬意。回答这些承包商的，罗尼上校只有一句话：你们等着招标吧！

除了承包商以外，开伯尔——贾拉拉巴德地区和巴丹族中有地位的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绅士都开始来和罗尼上校打交道了。这些人带着各种各样的干果、麝香、绣花手绢、精致的小地毯等礼物来见罗尼上校。来访者无非是对罗尼上校讲，他们所在的地区是修筑这条公路的最好路线，而其他的路线，他们却夸大其词地说，不是某地段的土山坡有坍方的危险，就是某地区河水泛滥时洪水有冲坏路基的可能。但是这些来访者哪知道，罗尼上校坐在营房里正在用无线电话与派去勘查的工程师和勘测人员进行联系，详细地询问勘测情况呢。

罗尼上校有个老习惯和老规矩，他非常讨厌客人给他送

礼物。他知道，这些表示敬意的礼物是要在选择公路线路问题上起点作用的。要是在印度的某个工程营地，他会毫不客气地拒绝接受这些礼物。但是这是在另外的国度里，这儿有人家的规矩和风俗习惯。他手下的工程师向他解释说，拒绝接受阿富汗人的礼物是对他们的很大侮辱，就象他们来到这儿不给坐垫请他们坐一样。最后罗尼上校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用人家先送来的礼物来回报后来客人的送礼，这样就保持住了他不接受贿赂的廉洁。各地区的人都希望公路能经过他们那里。罗尼上校向大家保证说：请放心，公路是为你们大家修的，哪条路线对人民最有利，就决定采取哪条路线。

罗尼上校从当地警察局长和其他官员那里得知，该省省长——布加的埃米尔①希望开伯尔——贾拉拉巴德公路不要经过津纳和摩贾依地区，而应从布加高地穿过去。罗尼上校也知道，在这之前，德国工程师马尔喀曼曾经讲过，要公路穿过布加高地，这个意见不切合实际。罗尼上校已派人把布加地区的山地、河流勘测了两遍。广阔的布加高地被泊尔尼河的两条支流环绕着，每一条支流宽阔达二百多英尺，两条支流的外边都是延伸很远的一大片高出河面的沙原。高地四周是一片沙漠。那儿什么东西都不出产，因此没有人居住。两百五十年以前，布加的埃米尔的祖先，因为这个地方敌人

①埃米尔系阿拉伯语Amir的音译，一译艾米尔，有“首领”、“执政者”、“封建主”、“贵族”等不同的含义。

难以攻破，就选中了它作为寨堡。但现在布加的埃米尔却想修筑一条通往贾拉拉巴德的坦途大道。由于没有一条公路靠近寨堡，埃米尔的小汽车和吉普车只好停放在贾拉拉巴德。罗尼上校认为马尔喀曼工程师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条公路经过津纳和摩贾依地区是合适的，可以保证满足当地人民的要求，但离布加寨堡大概有三十七英里远。

礼拜六中午前贾拉拉巴德的警察局长到罗尼上校这儿来了。警察局长通知说，“省长——布加的埃米尔萨德尔夏赫请你去作客，现在他在住所的客厅里等候。他特派我来接你，并向你致意。省长的小汽车现在就停在外面。”

两天以前，贾拉拉巴德就盛传，省长回来时要在那儿停留。警察局长平常总是龟缩在警察局里，很少在外面露面，可这两天却老是骑着马转来转去，时而看看环境卫生搞得怎么样，时而检查接待工作准备好了没有，简直忙得不亦乐乎。于是马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很快填平了。罗尼上校住在营地，每天一大早就拄着拐杖散步两英里。这两天早上，他看到无论是在大街上或附近的马路上到处都有武装士兵站岗。这位布加的埃米尔，他是一省之长，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同时他还是阿富汗皇家议会议员和阿富汗武装部队的大将军。省长又是一个严格遵守法制的人，他在这方面的故事社会上曾广为流传。

罗尼上校听说省长要见他，立刻穿上了军装，以地道的军人装束去见省长大人了。

“请进来，上校！”省长坐在椅子上不拘礼节地伸出手

来打招呼。他抓住上校的手，把他拉到跟前的椅子上坐下。省长完全是现代化的西方装束，但头上却戴着一顶阿富汗帽。他讲的是英语，不过他的发音却带点法语和波斯语味儿。谈话首先是以气候和地方环境为话题的。他亲切地抓住上校的手，对他说："在这儿有什么困难吗？到这个地方来，你就是我们的朋友和客人。你要是客气，不愿把自己的需要和困难告诉我们，我们是很难过的。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不尊重阿富汗人的热情好客的习惯。"

罗尼上校对省长的大方、文雅和充满友谊的接待感到很亲切。省长问道："你在这儿有三个半月了，瓦尔萨伊湖边有很多鸳鸯，你去那儿打过猎吗？"

罗尼上校完全被省长的亲切友好的言词征服了。他笑了笑回答说："我只听到人家谈论过鸳鸯的羽毛，而且听说很稀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鸳鸯。我身边也没有带猎枪，所以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省长立刻"哎呀"了一声，便转向站在跟前的随从副官，用帕坦语①说道："你拿一支口径十二毫米的猎枪和一支温捷士脱尔式步枪给上校先生，另外再拿一盒猎枪子弹。"

罗尼上校不好意思地说："算了吧，算了吧！我不大会使用这些东西，而且我对打猎也没有兴趣。"

省长向随从副官发出命令后又转向上校坚持说道："呆在这儿可别错过打猎的机会！在这儿你可猎获到鸳鸯、野鸭

①帕坦人讲的语言。

等珍禽；在山坡上还可以猎获到羚羊、梅花鹿等异兽；在喀布尔河谷还可以猎获到豹子。”

省长又用手按着罗尼上校的胳膊带着请求的口气说：“你就在这儿吃午饭吧！碰巧天气很好，吃过午饭，我们就一齐去瓦尔萨伊湖边打鸳鸯吧！那儿鸳鸯非常多，你只要朝空中随便放两枪，两只鸳鸯就立刻掉下来。”

省长的另一随从副官也随声附和说：“为了便于官方打猎，那儿的森林和湖泊都妥善地保护起来了。在那儿，其他人不得开枪打鸟。附近农民每天一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去湖边树林里拾捡被打下来的鸟，他们一捡到鸟就往袋里装，最后满载而归。”

省长坐在餐桌前问罗尼上校道：“公路什么时候可修好？”

“希望明年三月份。”

“好，我孩子结婚的时候，阁下的车子一定能开到布加来。”

罗尼上校看着省长说：“长官，公路线是经过津纳和摩贾依的森林区……。”

省长瞪着两眼，惊奇地问道：“什么？关于路线问题，你还不知道我们打过招呼？”

上校回答说：“长官，在布加两头修筑公路和在伯尔尼河上建筑两座桥梁会有危险的。津纳和摩贾依的老百姓实际上非常需要公路。公路通过没有人烟的布加地区，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省长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他盯着上校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说：“政府的事由政府来决定，老百姓管不着。”但说完话，他又马上改变腔调指着桌上的四个酒瓶说：“请随便吧，我希望和你尽情畅饮。”

省长硬劝罗尼上校喝了几杯，并且亲切地要他多吃点菜。在这种情况下，罗尼上校没有机会提出不想去打猎的事。

打猎出发的时候，省长让罗尼上校和他坐一辆吉普车。打猎的事早就为省长安排好了。为了省长的荣誉和安全，公路上每隔一定距离就有武装士兵站岗，特别是公路蜿蜒向山上伸延以后，一些象胳膊肘一样拐弯的地方站岗的更多。

以省长的吉普车为首的四辆吉普车，在山腰的崎岖不平的碎石路上拐了一道弯又一道弯。这时省长的私人商队正从公路的一个象镰刀尖头一样拐弯的地方通过。当省长的吉普车走到这段半月形公路的正中间时，省长命令把车子停下。跟在后面的车子随着也一辆一辆地停了下来。省长的视线已落到公路边上的一个石头上去了。罗尼上校马上明白了停车的原因。原来被派在那个石头上站岗的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正躲在枣树下头靠着步枪在睡觉，而且呼噜呼噜地打着鼾。这个士兵睡得非常死，以至四辆吉普车的声音也没有把他惊醒。

省长给坐在旁边的随从副官下命令了。随从副官立即跳下车，并命令坐在后面吉普车上的护兵也下车。这些护兵手持步枪跳下车后，就围着那个睡觉的士兵站着。那个士兵正

在打呼噜，随从副官用皮靴朝着他的腰部狠狠地踢了几下，他才从梦中惊醒，急忙站起来，把枪扛在肩上立正站着。

随从副官愤怒地破口大骂道：“他妈的，你是到这儿来享福的？”

犯错误的士兵以可怜的眼光看着省长诉苦说，接他班的人现在还没有来，可他从昨天早晨起就站岗，站到现在确实疲倦了。

随从副官一声令下，犯错误士兵的枪被拿走了。有两个护兵把自己的枪交给另两个护兵，然后用拳头狠狠地打那个犯错误士兵的颚骨、额头、嘴唇和耳朵。挨打的士兵尽管被打得摇摇晃晃，但仍勉强立正站着。两个打人的护兵打了一会儿后，斜着眼睛看了看随从副官。随从副官也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省长的眼色。

两个打人的护兵手都打痛了，于是又用皮靴踢。挨打的士兵被打得有些站不住了，但仍一声不响地勉强站着。

随从副官看省长脸上没有任何表示，于是想讨好他，又命令用枪托打那个士兵。那个士兵终于倒下了，并且发出痛苦的呻吟。

省长听了非常生气：“你还叫起冤屈来了！”

随从副官也破口大骂那个士兵：“你叫什么冤？”

于是，他又让人用枪托狠狠地揍了那个士兵一顿。士兵只好忍着痛，一声不响地听其打骂。

经省长暗示，打人的人才住了手。但是，那个士兵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头上也被打出血来了。他象一条疲惫不堪的

病狗一样，急促地喘着气。在省长的命令下，两个护兵把他拉起来，要他站着，而且要立正站着。

随从副官代表省长问那个犯错误的士兵："你还叫屈诉苦吗？"

犯错误的士兵摇了摇头说，他再也不敢了。

根据省长的命令，人们把枪还给了那个士兵。那个士兵虽然已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却机警地把枪接过来，扛在肩上，勉强在原地立正站着。

罗尼上校看到这样的执法和惩罚颇为惊讶而又难过。对士兵的那种拳打脚踢，使他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在省长的示意下，车子继续前进了。这一可怕事件的结束使他感到一阵轻松，于是他轻轻地出了一口气。

省长从罗尼上校脸上的表情已看出他的心情十分不痛快。为了求得客人的谅解，省长说道："你是因为遇到这种讨厌的事而不愉快吧！可是对军纪松弛的现象不能熟视无睹啊！"

罗尼上校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表示同意说："那当然，对军纪松弛的现象不应该视而不见嘛。"但罗尼上校的语调掩盖不了对这件事的不满。

省长估计到上校对这件事不满，于是问道："你是军官，如果在你那里看到军纪松弛的现象，你认为是对的吗？"

罗尼上校很不高兴，他简单地回答说："把他的枪拿走，然后把他交给军事法庭，给予适当的处分。"

省长皱了皱眉头说："执法和惩治应在当时当地进行，

其他士兵才会引以为戒。”

罗尼上校说：“很对。在我们那儿，如果在某种情况下迫不得已要给士兵以侮辱性的惩罚的话，那以后就不能把装有子弹和上好刺刀的步枪交给被侮辱的士兵。”

省长得意地看着罗尼上校说：“好！非常感谢。在军民中就得牢固地树立起真主的威势。”

到达湖边以后，为了对客人表示礼貌，省长先让罗尼上校放枪。

罗尼上校表示谢意说：“平常没有打猎的习惯，恐怕很难瞄准，鸟儿会白白飞掉的。”

省长坚持说：“放第一枪的权利应属于客人。”说完，就从随从副官手里拿过一支枪递给了罗尼上校。

湖边附近的丛林里有六七只鸟正在栖息。罗尼上校的心里由于刚才的事件还有些闷闷不乐。要是省长一无所获他才高兴呢。省长坚持要他放第一枪，他没有办法，只好接过枪来。他还没有瞄准就朝鸳鸯群的方向开枪了。树林里立刻回荡着“砰”的声音。就在这同时，两只鸳鸯应声落地。省长带着惊奇的神情连声称赞：“好！好！一下子就打中了，真是神枪手。”省长的随从副官以及其他一些官员也随声附和地赞扬了一番。

上校感谢地把枪递给了省长，笑了笑说道：“不是我的功劳，我根本就没有打中。”

省长表示惊奇：“那鸟儿是怎么掉下来的？”

“靠真主的威势！”上校小声地笑了笑。

听了上校的话，省长的眼里显出恼怒的神色。为了表示有礼貌，他极力装出一副笑脸，但这也掩盖不住他内心的不满。

为了稳住心中的不安情绪，他把注意力转向打下鸟的方向了。他两次瞄准射击，但一枪也没有打中。他再也不打枪了。省长两枪都没有打中，大家甚为惋惜，同时也很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也开枪打鸟，那就不恰当了。为打猎而来的大队人马中笼罩着一片沉静。省长向着车子走去了。

打猎回来时，罗尼上校和省长又坐在一辆吉普车上。两人一句话也没有讲。省长的脸上显得十分不快。

经过上校营地附近时，省长命令把车子停一停。省长把上校送下车，分别时，带着外交家的微笑一边和上校握手，一边说：“再见。”接着省长说：“我担心，这儿的气候恐怕你适应不了。”省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罗尼上校对这个环境已有恐惧之感，同时在心中也开始感到“真主”的压力。那天晚上他很晚才睡着。第二天他便从贾拉拉巴德赶到喀布尔，把整个事情的详情向联合国驻喀布尔机构作了汇报，然后便回印度了。

彭正笃　译

偷和偷

在谈到这一件秘密的时候，最好是不提与之有关的城市名、街区名和人名。如果不用真名而用代名词使你感到有些混乱或者别扭的话，那希望你能谅解，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比较合适。

他在哈沃拉车站购买回故里的车票之前，心里总是瞻前思后、犹豫不决。……他离开妻子和儿子已经三十一年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才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这合适吗？在外漂泊了这么多年之后才回到他最初生活过的城市，回到他原来的街区和他的老家，这说得过去吗？……父亲也许还健在吧？经过自我介绍后人们还认识我吗？……认出来后也许会大吃一惊……他们对我的态度将怎么样呢？……那一件事人们现在还没有忘记吗？

他离开家到达缅甸两年后，怕父亲和妻子焦急，便写了一封信回家，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并且顺利地找到了个好差事。不久，他也得到了他父亲的回

信。

他到缅甸后又犯了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又不能告诉他的父亲。由于他在良心上感到羞惭和不安，再也没有勇气给家里写第二封信。到达缅甸后，他在曼德勒的一个经营建筑木材的大商人那里找到了工作。这工作和在他原来的城市所担任的工作一样。

他在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就离开自己的家园，告别了印度社会，来到了千里迢迢的异邦。他并不害怕社会的舆论和邻居的批评，也不在乎是否有人会赞同他的行为。他在这样的年纪是很难摆脱那眼里闪耀着青春的火花含情脉脉的缅甸美女的魔力的。但是，他怎能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祭司父亲和他的五岁儿子的母亲呢？接受一个木勒戚①妇女是要被驱逐出宗教和种姓的。他的父亲，他的发妻，甚至他自己也会认为和一个木勒戚妇女结婚所犯的错误，要比他过去所犯的那种错误严重得多。现在他要和家庭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并且如何把关系保持下去呢？他曾把自己诞生的那座城市和他的老家置之脑后，一心致力于新家庭的建立。他的打算也没有落空。两年后，他辞去了那个大商人手下的工作，在曼德勒自己经营起小生意来了，并且购置了一所房子。但他心里仍一直在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回到他诞生的那座城市和他的老家。因此他没有把在国外挣得的钱再投进其他固定资产里，而开始积攒起现金来了。

---

①木勒戚，印度四大种姓以外的人，非雅利安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进攻缅甸时，他的在缅甸出生的两个女儿都先后成了家。他的房屋在日本第一次空袭中被炸塌了。他的被病魔缠身的缅甸妻子死在倒塌的房屋下。难道他还要留在国外准备失去一切，最后把自己的老命也送掉？于是他把能带走的东西都收拾好，准备逃回祖国了，但是他的心里却有点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世界上除了自己的家以外，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可是当初他是被迫离开家的，现在怎好又回到那儿去呢？……父亲也许不在人间了。……妻子，……儿子，……儿子现在应该是三十六岁的男子汉了。他还记得他逃走的父亲吗？……经过了三十一年，街坊们还记得他吗？于是当时的一些邻居和街坊的名字和容貌开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当时人们对我的错误莫不嗤之以鼻！……简直没有脸面见人。……现在难道人们还记得我和我所干的事吗？由于害怕街坊对他过去的错误仍记忆犹新，有时他又不敢多想回家的事，同时也缺乏回家的勇气。但他还抱有一线希望：我和街坊和家庭不是已经隔绝这么多年了吗？他们由于悲伤失望，恐怕已经忘掉我了！

他的心里又犯嘀咕了：要是人们没有忘掉，那还是要对我嗤之以鼻，还要骂我是贼。……还是要侮辱我，使我抬不起头来，而当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被迫离开家庭，告别那个城市的。

我在哪儿付出代价，哪儿就有我的地方，哪儿就是我的家……。

两次成家，家都失去了，他感到是命中注定他没有家和栖身之所的。但是经过漫长和艰苦的生活道路之后，他的身心都极需要休养，没有自己的住所靠住客店和旅馆是不能得到休养的，租房子住也不解决问题，他需要的是有人照顾和自己的住所。

在精神上受到打击和身体受到摧残的情况下，他的心里又产生了一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正是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促使他回到他原来生活过的城市。由于身体遭受到摧残，说不定哪一天，他会寿终正寝，孤孤单单地离开人间。死后，他三十多年来挣来的钱交给谁来继承？想到这里，离家时那留在家里的五岁孩子的模样在他的眼前闪现了——那模样他几时忘掉过？街坊们都夸他长得又聪明又好看——娇嫩、圆滚滚的身体，胖乎乎的漂亮可爱的脸蛋儿，一双大大的眼睛，卷曲的头发。那时，孩子的母亲和祖母常为孩子担心，生怕他中邪生病，因而经常为孩子念咒语、施巫术、敬神许愿。现在当他的心中笼罩着痛苦的云层时，他的五岁孩子的面容象圆月一样透过云层在窥视着他；当他在失望的黑暗中看不到一线光明的时候，孩子的面容又象月光一样闪现在他的眼前——怎么说我没有什么亲人呢？我有孩子……他已是三十六岁的青年了。他的母亲也会在的，大概她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孩子在作什么？……也许和他祖父一样在作祭司，或者在目前这个时代念了几年书在作旁的什么……这些回家后就会知道了。他要是能见一见自己的孩子，见一见孩子的母亲，该多好！在他青春旺盛的青年时期，孩子的母亲曾体

贴入微地照料过他，曾给过他幸福。他希望能重温旧梦，也正是这种希望，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从他离家以后，可怜的她是怎样度着那痛苦难熬的岁月的呢？一个印度妇女，她一生只能有一个男人啊！是的，他需要从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那里得到他应有的爱和温暖。但和从她们那里想得到一些什么比较起来，他更需要把自己挣得的钱交给她们以求得良心上的安慰。

他在哈沃拉车站买好回故里的火车票以后，便结束了自己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的为难状态。

在回故里的三十个小时的旅途中，他一直在猜想三十多年来那儿所发生的变化。到达那儿后，他感到城里的车站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车站外面变化可大了。首先，象缅甸的城市一样，三轮车已代替了昔日的马车。他把他要去的市场和街道告诉了三轮车夫。

"知道，"三轮车夫回答说，"不就是小偷葛巴尔寺那儿吗？"

在原来的街道上确实有座葛巴尔寺，他的父亲就作过那座寺的祭司。但是小偷葛巴尔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感到有些奇怪，而且小偷这两个字似乎已触动了他心中的隐痛——是指的哪一件偷窃事件？他不管小偷葛巴尔这个名称的由来如何，把自己要去的市场和街道名又重复了一遍。

"对，对，没有错儿。"三轮车夫一面向他保证，一面蹬着三轮车走了。当三轮车在平坦的马路上急速前进的时

候，他的心也随着车轮的滚动在急剧地跳动着……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还有没有人认识我？认出来之后……

三轮车在他熟悉的市场区葛巴尔寺所在的街前停下来了。三轮车夫到达目的地后便下了车座。他的眼睛惊奇而又惶惑地盯着右边街道上的那座寺庙和街口儿上的房子。位置和地点肯定就是那儿，但奇怪的是样子完全改观了。寺庙还是在原来的老地方，可是寺庙四周的空地上却变成了用黑白大理石铺砌的棋盘格平台，平台四周都围上了到胸部高的网状栏杆。三十一年前的一座小小的普通寺庙现在已修葺一新。寺庙顶上原来的那些塔尖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金黄色的圆顶。寺庙的平台上挤满了善男信女和小孩，象是赶庙会似的。平台的台阶上一些提篮子的糖果小贩在叫卖糖果。街口儿上还有一家哈尔瓦①糖果店，不过已不是那来自西北边省的帕迦迪·格辛旃德的只有一口小锅和两个盘子的小铺，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高大的两层楼房和门面装饰得很漂亮的规模很大的哈尔瓦糖果店。房屋上还书写了几个醒目的大字："帕迦迪楼"。

他鼓起勇气，提着轻便行李和手提箱，穿过街道，从寺庙的右侧向自家的住房走去。街区的变化不太大，不过他家的住房已变成砖瓦房了。在住房的门坎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坐在方凳上哄拍着即将入睡的婴儿。

他一看到那个中年妇女的脸，怜惜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

①哈尔瓦，用粗面粉作的一种甜食。

他立刻回忆起三十一年前的一个模样。从头到脚还是那样，面貌也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年纪不饶人，身体发胖了，肌肉也松弛了。

他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问她道："这就是……的家吗？"

中年妇女听到问话的声音为之一惊，立刻抬眼看他。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好象她要把他看穿看透似的。她惊奇地张开了嘴，盯着他的脸，深深地吸了口气说："你问谁？"她牵着衣边竭力想站起来，忘了手上还抱着一个孩子，差点把孩子掉在地上。她紧抱着孩子站起来，并且退在一边给他让开路。他进到屋里。在里屋，中年妇女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收拾着床。他在竹床上坐下来。中年妇女走到厨房，一句话不说，把孩子交给儿媳妇，马上又回来，在竹床前的地板上坐下了。随后她便把头耷拉在他膝盖旁边的床板上嚎啕大哭起来了。他也难过地淌下了眼泪。

一个青年妇女在厨房里窥视。她手上抱着刚从那位中年妇女手中接过来的孩子。看到婆婆靠近新来客人的膝盖，耷拉着脑袋直哭，客人的眼睛也淌着泪水，儿媳妇拉下面纱退走了。他哽咽着，一边抚摩着妻子，一边掏出手巾擦眼泪。他提到儿子的名字，问："……在什么地方？"

"在寺庙里，现在就要回来了。"

当儿子从寺庙里回来，儿媳妇从家里出去后，邻居们知道了。到孩子们放学回家时，整个街道都传开了。大家都感到好奇，都想看看离家三十多年才回来的邻居。女邻居们也

一个个跑来向他的妻子和儿媳妇祝贺。和他同年纪的邻居们听到消息后也来了，一见面就亲切地拥抱起来。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你这一去把什么都忘了。托大神的福，你毕竟回来了。自己的家终归是自己的家。”

和他同年生的老朋友蒙西吉更是无比的兴奋。蒙西吉一再轻拍他的肩膀高兴地说：“你走时，那是什么情况？现在可看到了有关大神的奇迹！我们曾亲眼见到奇迹的出现和变化。什么大神显灵了，寺庙苏醒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父亲潘迪特虔信宗教而出现的奇迹。兄弟，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

其他邻居也同意蒙西吉的说法：“唉，潘迪特真是个虔诚的教徒。他是去了，但那是怎么去的呢！他那天作完晚祷告后就回家睡觉，他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嘴里没有发出一声叹息！”

到黄昏时，他被邻居包围了，他抱着孙子孙女，一边和他们谈话，一边抚摩着孙子孙女的头。

“这些奇迹是怎么出现的呢？寺庙是怎么苏醒的呢？”他急切地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弄个清楚是不行的。于是他问了儿子好几次。

“这全是摩耶①！……全是那好开玩笑的黑天的把戏！大

①摩耶，系梵语māya的音译，是“幻境”、“幻觉”、“虚幻”、“不真实”的意思。

神显灵以后表演了一番他的童年嬉戏……偷奶油，迷惑信徒，偷牧女的衣服……他想施恩于谁就偷谁的。然后再使他从尘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葛巴尔一高兴起来的时候就把自己扮装成小偷的样子。”①

年轻的祭司感到很困窘，父亲急切地问了几次，都被他支吾过去了。

三十一年前，由于生活的急需，他也犯过一次偷窃罪。他偷偷地拿了寺主十个卢比的现金。寺主考虑到他是寺里的祭司，没有把他送交警察局，仅把他开除出寺就了事。由于那一次犯罪沾上了污点，他在外面隐姓埋名达三十一年之久才回来。在他被迫离乡背井期间，大神表演了一番小偷嬉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他急切地想知道这件事。儿子对他父亲的这种迫切的要求和希望极力回避，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告诉了他。

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年轻的儿子为了满足父亲的迫切愿望，小声地说道：“你走的时候，街口儿不是住有一个叫帕迦迪·格辛旃德的糖果商吗？那时，很少有人来寺里，但是糖果商格辛旃德每天照例要来寺里两次。你知道他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在街口儿开设哈尔瓦糖果店以后，把寺里的神像装饰了一番——给大神黑天戴了一对手镯，给黑天的情人拉塔戴了一副项链——每天晚上在关店门之前，

①本段是有关大神黑天的部分故事。黑天是梵语 Krsna（克里希那）的意译，系印度教崇拜的大神之一。葛巴尔是黑天幼年时的名字。

他总要来寺里作晚祷告。看到他有规律地来寺里作晚祷告，街道上几个上岁数的老人也跟着来寺里作晚祷告。格辛旃德经常从店里带牛奶来给神像洗脚，拿些糖果来供奉大神。孩子们为了得到供品，经常躲在寺里打瞌睡。我很小的时候不也常去那儿坐吗？你走的时候我才多大——也不过五六岁的样子。你走以后，爷爷根本不说我。我经常坐在那儿等供品，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爷爷趁我睡着的时候，把糖块塞进我的嘴里。

“真是大神的嬉戏！记得是在雨季里。有一天，毛毛雨下个不停。爷爷去寺里作晚祷告，我为了贪图供品也跟着去了。爷爷在寺里坐着等待格辛旃德的到来。等了很久，格辛旃德还不来，爷爷就打起瞌睡来了。毛毛雨还下个不停。我在下午下雨的时候睡过觉了，一点也不困，心里一直在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供品。

“那时，街道上还住着一个铁道部门的职员。他有个男孩儿，比我大五、六岁。他经常从家里偷钱去格辛旃德的店里买糖果吃，并且还当我面馋我。他教我说，把神像上的装饰品摘下来拿到糖果店可以换很多糖果。

“没有瞌睡，就想到那玩意儿。我心想，爷爷已经睡了。神像前要是有献钱的，我就把钱拿走，到格辛旃德那儿去买冰糖吃。可是那个时候，神像座前什么也没有。

“我见四周没有人，就悄悄地把大神的手镯取下来了。爷爷还在睡觉。我走出寺庙的时候，天仍下着毛毛雨。我一走出寺庙大门就直向街口儿奔去。糖果店里还有灯光。格辛

旃德坐在装有冰糖、白拉糖和其他糖果的盘子后面，怀里抱着一个天平正打着瞌睡。

“我说，‘买冰糖。’随着便把从神像上摘下来的手镯放到天平上了。

“格辛旃德听到有动静，睁开了眼皮。他伸手到天平上摸钱，但摸着的却是手镯。

“‘这是什么？’格辛旃德拿着手镯，瞪着两只眼睛，惊奇地问道。

“我有些害怕了，但仍伸手抓了一把冰糖，拔腿就跑，跑回家就躲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格辛旃德来寺里叫爷爷了。寺里立刻轰动起来。格辛旃德和爷爷又开始喊叫其他人。我害怕偷了大神的手镯要挨一顿揍。”

年轻的祭司儿子激动地说：“但是这是大神的嬉戏。格辛旃德和爷爷呼喊一阵之后，便兴高采烈地跳起来，把手镯亮给大家看，并且向大家讲起来了。

“看见这手镯了吗？手镯怎么到糖果店去了呢？祭司在这儿敬神念经，他看着看着，手镯就从这儿出去了。因为下雨，人们延误了晚祷告，所以大神开了一个玩笑。大神是装扮成儿童模样出现的，其容貌非凡，肤色黝黑健美，鬓发、耳环分挂面颊两边，眼睛脉脉含情。他来到我面前笑了笑，便从手腕上取下手镯扔给我说：‘给我供品！’然后，这个平常喜欢吃奶油的笑了笑，用两只手抓起冰糖就往嘴里塞，随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正在小心翼翼地念咒语，很想抱住

他的腿，谁知他竟一下子不见了！迷醉于宗教信仰的格辛旃德和其他信徒在一阵欢腾之后，便拿起铙钹等乐器，手舞足蹈地唱起歌颂黑天的赞歌来了。寺庙里挤满了人，赞歌一直唱到第二天早晨。

“到第二天早晨，全城都传开了，说葛巴尔寺里，大神显灵了。寺庙里拥挤得水泄不通，赞歌连续唱了好几天，人们聚集不散。

“我不敢向任何人说什么，这有什么可说的！就格辛旃德看见显灵了。他带着铙钹整天到寺里去唱赞歌，连店里的事也不关心了。糖果店全由他的儿子支撑着。凡是来寺里敬神的人，都从格辛旃德的糖果店里购买供品。寺庙的名字改叫成‘小偷葛巴尔寺’了。每天的供品多得无法处理。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当然眼红，于是闹起来了。后来决定把每天的供品由寺庙统一处理。现在我们只分得初十这一天的供品。那和大神亲自见过面的，是名利双收！当格辛旃德目的达到后，便把邻近的房子买过来，修建了一座两层的洋楼。他死后，给他送葬的人成千上万。”

他在外面隐居埋名三十一年，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看到家里比他所希望的要富裕和幸福得多，但是那天晚上他却怎么也睡不着觉。听到儿子讲的大神显灵使寺庙苏醒的秘密以后，他感到有些头晕脑胀。真是大神的玩笑！他因犯了偷窃罪，而受到惩罚，在外面隐居了三十一年；而他儿子的偷窃却成了神奇的故事！谁能跟大神较量？已到更深人静的半夜了，他才迷迷糊糊地有了睡意。等他一觉醒来，已是玉兔

西归红日东升的早晨。

昨晚，他和孙子孙女亲热了一番，心里犹未满足。十一岁的孙女和六岁的孙儿就在他的怀中睡着了，但他的媳妇却把睡着的孩子抱走了。早上一起床，他就呼喊着孙女、孙子的名字。

一听到爷爷的呼唤，孙女从外面进来了，并且要哭不哭地对爷爷说：“爷爷，邻居……的男孩骂我说，你的爷爷是因为偷人家的东西跑了的。”

听了孙女的话，他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并且立刻低下了头。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已经过去三十一年了，他的偷窃的污点还没有洗清！……他在家里和街道上还是呆不下去！

他偷东西被认为是真偷东西，不是什么大神的玩笑，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故事！

彭正笃　译

面饼的代价

拉姆戈巴尔是曲登吉—麻脱莫尔承销店的管帐先生。这些天，情况有些异常。一向生意兴隆的承销店，现在变得冷冷清清，显然，生意已一落千丈。几个月来，市场上的明争暗斗一直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忽然，谣传的统销，传来传去竟传真了。这正象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老师不在的时候，打打闹闹非常起劲儿。忽然，老师走进教室把板子往桌上一拍，孩子们吓得不敢吭一声，教室立刻变得静悄悄的，但是孩子们心里却憋着一股气，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市场上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承销店老板靠在软垫上搬弄着指头，不知道在算计什么。有时他示意把大管帐哈尔拉尔叫来，和他咬咬耳朵。电话铃已不再丁零丁零地响个不停；代理商们在衣襟下和老板、大管帐捏手指头讨价还价的情况现在也见不着了；店里的嘈杂声和吵闹声也听不见了；佣人也不用为拿水罐和槟榔包而着急了。有什么代理人来了，也是吞吞吐吐地说半截

儿，留半截儿。这些令人生疑的语气和半截儿话，更显出气氛的紧张。

拉姆戈巴尔伸长脖子坐在一边。他虽然在登帐，可还是竖着耳朵听那边在讲些什么。他是承销店里最小的管帐先生，有很多事他都不知道。不过他也感到有些事是值得怀疑和使人担惊受怕。他知道老板最近在摩朵里雅和戈利囤积了三万满①小麦和三万满三角豆。他还和大管帐哈尔拉尔一起去过那儿。在康浦尔，老板也有几家商店。由于政府实行统销，商店好象遭到敌人的围攻，而老板和管帐先生们处在包围圈里，拚命抵抗，准备突围。

那个不大不小的管帐先生格森拉尔，习惯一边揉着烟叶，一边谈论一些有趣的事。他是商店的"新闻记者"。大管帐哈尔拉尔有时开玩笑把他叫做"是非大王"。格森拉尔有时不是讲什么在贾满甘吉，某某印度教妇女被回教徒用马车拐走的故事，便是讲什么在狄拉克大厅搜捕国大党人和在哈迪雅用棍棒殴打国大党志愿人员的故事。格森拉尔一边讲一边揉，一直讲到他的烟叶揉碎了才罢休。

在作生意的商店里，谈论政治有什么必要呢？这是那些游手好闲和无业游民谈论的话题。但是现在当格森拉尔谈起"统销和定量配给"的新闻时，一场长时间的争论开始了。大老板也说话了："统销又会怎么样？唉，我的老兄，难道商人花了本钱，他就不该收回来？这是什么公道？……有强

---

①满，印度一重量单位，约合四十公斤。

行定价的吗？那好，我们没有……就是没有！去他的吧！”老板挥舞着手臂说，“赚钱、蚀本关他们什么事？官老爷们反正自己每月有几千、万把卢比的薪水。政府想买就买……商人能这样作吗？他就得按市价买进，按市价卖出。他赚不到钱，干吗要把货物投到市场上来？去他的吧，他妈的！要买东西，就得拿钱来！”

哈尔拉尔带着损人的口气说道：“货在商人手里，价钱由政府来评定，有过这样的事吗？……政府是要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军队就要耗费几千万满的粮食。谁愿意先勒紧自己的肚皮把东西抛出去？政府要买粮食，市场上有吗？”

格森拉尔说道：“有消息说，政府在农村到处收购粮食。”哈尔拉尔跳起来了：“就是你不到乡下去买嘛！唉，三月才是农民打场归仓的时候，政府会在十冬腊月去乡下收购粮食？”

格森拉尔又煽风点火地说：“传说政府还要没收粮食！”老板生气地说：“没收还没有成，笑话倒闹出来了。政府要没收粮食吗？首先去没收布匹吧！布匹的价格难道没有上涨？每匹布已涨了五个卢比了！杂货没有上涨？没收，政府去没收吧！”

“这怎么可能呢？”哈尔拉尔开始探讨这个问题，“政府哪能这样作？那还不闹得天翻地覆？政府没收了商人的货，税收从哪儿来？政府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要是这样作的话，那政府就要完蛋了。这一个个大工厂……它们就不要利润了？……政府能没收所有的工厂？没收吧，

那是庸人自扰……。”为了抗议政府的不合理作法，他说话非常激动。

拉姆戈巴尔伸长脖子一直在听着。他自己也很激动。政府简直是欺负倒霉的粮食商和承销商！只要老板随便抛售一仓库粮食，把现在的卖价和过去的买价一比，他打心眼里受到鼓舞。

统销已失去它的作用。市场上没有公开的交易，全是搞地下活动。物价也随之上涨。小麦已涨到十二个卢比一满，而且现在每天都要涨一两个拜沙①。由于物价的上涨，拉姆戈巴尔和其他几个管帐先生每月的开销也增加了。以前，他每月只拿二十个卢比，现在老板给他增加到二十六个卢比了。从二十增加到二十六，钱是多了，但他的情况比过去更糟糕。过去面粉三、四个卢比一满，尚且维持不了每月的生活，何况现在面粉已涨到十四、五个卢比一满了呢？什么东西都象粮食一样涨价了，而且比粮食还涨得多。尽管拉姆戈巴尔遭受到这一切困难，但当他坐在店里听到粮价上涨的消息时还是感到兴奋的。此时要是他也有一笔现金……如果他也买了一仓库粮食，恐怕已经赚了两三万个卢比了。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看到粮价上涨确是感到有趣和振奋……这正象洪水泛滥到村里，孩子们看到这玩艺儿感到新奇和好玩一样。

拉姆戈巴尔冷得紧裹着棉被躺着，有时醒过来仍感到很

---

①拜沙是印度币制单位。旧制：1卢比＝64拜沙；新制：1卢比＝100拜沙。

冷。他很想把整个棉被都裹在身上，但又害怕背后的玛奴盖不着，因此他就蜷缩成一团，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他想，起来吧！可屋里太冷。去年他很早就起床。他起床后，屏蒂雅就给他打水刷牙漱口，然后生炉灶。她给孩子烙面饼，而拉姆戈巴尔就烤一会儿火。房间里因有柴火的烟熏着，不怎么感到冷。平常，一大早屏蒂雅就把面饼做好了。他吃完热腾腾的面饼，到九点就去商店叫人打开店门。可是今早却没有烧火。拿什么烧火？他心里暗自骂道："劈柴……一个卢比四十斤——那里是劈柴，简直成了檀香木！牛粪饼也提高身价了，一个拜沙两个！难道这也支援战争了？面粉，一个卢比六斤，日子怎么过呢？

拉姆戈巴尔早上总是嚼点三角豆就去上班。孩子们也是经常吃三角豆，妈有时在头天傍晚烤些白薯留给孩子们早上吃。午饭要拖到三、四点钟才吃。于是两顿饭并成一顿吃，在家里也就凑合着过吧。可是，在外面总得讲点面子。他不是什么苦力或者用人，可以光着膀子，他是商店里的管帐先生，所以他还做了一件粗线呢的方格子外衣过冬哩。

屏蒂雅一受凉就咳嗽。他也曾打算给她做一件方格子短袖上衣，但是实在没有钱，未能办到。拉姆戈巴尔心里总感到内疚。

屏蒂雅带着孩子就睡在紧挨着的另一张竹床上。家里就一床被子，那还是屏蒂雅的嫁妆。屏蒂雅把被子撂在他床上，自己盖着一床缝在一起的线毯和旧毛毯，搂着牟妮亚过夜。拉姆戈巴尔心想，她也冷得够受的，但又有什么办法？

每当他想到这里，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这时他蜷缩在被窝里又在这样想。

他好象听到外面街上有谁在叫他。“拉姆戈巴尔大哥！喂，管帐先生！拉姆戈巴尔在家吗？”是拉乞在叫他。他还听到敲门的声音。

拉姆戈巴尔回答道：“谁呀？是拉乞吗！”他牵着缠在腿上的围裤，打开门问道：“什么事，拉乞？”

拉乞低声地说：“老板在院里叫你去。还有大管帐先生和格森拉尔也在那里。打从半夜起，他们就在那里，有非常要紧的事。大哥，你马上去吧！……知道了吗？”

“好，我去。”拉姆戈巴尔无可奈何地回答说。

他们的脚步声把屏蒂雅吵醒了。她一边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往孩子身上盖，一边说道：“唉，快把门关好，孩子会受风的。她已经着凉了。”

拉姆戈巴尔一边关门一边说：“给我水嗽口。老板派人叫我来了。”

屏蒂雅起床了。她起床时，脚把床下的一个用铜碗盖着的罐碰翻了。铜碗立刻发出清脆的响声。拉姆戈巴尔本来就冷得浑身哆嗦，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更使他惊吓不已。于是他出言不逊地说道：“眼睛瞎了不是？”

屏蒂雅难过地回敬他说：“一大清早说的什么话！现在屋里还看不见，叫我怎么办？叫孩子去打灯油，打了两天，在人群中挨了一顿揍回来了。买不到油，难道要把我的头放在灯里点？”

拉姆戈巴尔拿着水罐到院里去了。等他回来时，孩子就嚷着要吃红糖。屏蒂雅说道："一大清早哪儿来的红糖？我想给你，可谁买回来呢？"

拉姆戈巴尔明白了，这是拐弯抹角地在说他。他没有回答。他把一件旧棉坎肩套在衬衣上。另外还穿了一件布外衣。他扣好外衣扣子，刚迈步要走，屏蒂雅递给他一块包布，说道："面粉没有了，买点回来，今天才有吃的。"

拉姆戈巴尔跨进老板的院门，刚走到会客厅，大管帐先生哈尔拉尔埋怨道："唉呀，潘迪特①，你好！现在来了？要是指望你，不知道会怎么样！"

老板披着披肩靠着座垫坐着。他抬起他那带着睡意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拉姆戈巴尔——就这副面孔足够拉姆戈巴尔受的了！

老板不把拉姆戈巴尔放在眼里，只顾同大管帐和格森拉尔谈话。哈尔拉尔因上了年纪，两眼显得灰暗无神，而且还带着彻夜不眠的血丝。他一边捋着白胡子一边说道："好不容易把戈温德先生说服了，老兄！至于哈西姆，他还在推诿。我说过，觉克拉尔的粮窖的事一传开，市场将跌价三、四个安那而开放。……所有的人都要破产！"他又说："老兄，戈温德要讲什么，你也要当作自己的事才是！"

格森拉尔肩上披着布单两腿蹲着说："这小子利用给军粮部供应粮食的机会，去大肆装仓囤积。好，十万满大米被

①潘迪特，婆罗门学者。这儿是说的讽刺语。

‘征购’了。就在这时他吓得惊慌失措……商人的心胸应该开阔些！这小子把其他人也坑害了。”

“戈温德先生名气倒挺大，”哈尔拉尔开始说道，“但是心眼儿却很小。……一听到觉克拉尔的事就手忙脚乱起来了！并且还说，克尔瓦大院粮窖里的粮食我们不要了，听说是两年前的陈粮……都长虫了。”

老板以怀疑的眼光看着哈尔拉尔问道：“那全都……？”

哈尔拉尔伸出两手回答说：“不。就是再吃掉些又怎么样？两千满？……一个粮窖毁了又怎么样？一旦市场上闹起来了，那？这时市场上你能找得出一两万满粮食吗？一个卢比就要赚一两个巴伊①……。”

老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挪动了一下坐垫说道：“叫管帐先生派用人把锁换了吧！当然，把仓库也得看一看……！”

拉姆戈巴尔明白了：觉克拉尔已把二十五万满的大米供应给军粮部门。觉克拉尔借着军粮部门的支付力量把七十二个仓库和地窖的粮价也谈妥了。期票兑现的日期到了，军粮部门却把大米“征购”了。七、八万满的小麦不是小数目。市场粮食外流，粮价当然上涨。这么多粮食一下子进入市场，粮价岂有不跌之理？……拉姆戈巴尔心里真为觉克拉尔惋惜。老板真狠心，他同哈西姆和戈温德先生联合起来把觉克拉尔的粮食全都收买过来了。

拉姆戈巴尔让拉乞和贾姆纳把觉克拉尔的仓库的锁换上

---

①巴伊，印度最小的币制单位。1拜沙＝3巴伊。

自己的锁。他们到贾姆纳甘吉、普列姆纳迦尔、艾尔纳甘吉和拉伊纳巴尔院里，把一个个仓库的锁换完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拉姆戈巴尔从脚到膝以及脸上全都沾满了尘土。他累得周身是汗，连线外衣也湿透了。他腋下夹着一串钥匙从纳雅甘吉回来了。

市场上，有二三十人组成的一支队伍，他们打着一面贴着白色的镰刀锤子的红旗，举着竹条夹着的厚纸牌，牌上写着“取缔暴利！不准囤积粮食！”等口号。他们举起拳头，慷慨激昂地呼喊着：“没收奸商的粮食！……实行粮食全面配给！”

人群乱哄哄的，弄得拉姆戈巴尔找不到路走。他惶惑不安地说：“他妈的，哪来这一群坏蛋……”取缔利润？他打心眼儿里反感，利润取消了，那还成什么世道？

队伍里的一个人，站在街头上，取下挂在肩上的喇叭筒吹了一吹，然后站在洋铁桶上举起拳头讲演起来了：“弟兄们啊，我们的粮食上哪儿去了？种粮食的农民们也在渴望着粮食。粮食通通都被投机商搜刮去了。当我们的孩子们饿得快要死的时候，这些家伙却把几十万、几千万满粮食囤积在粮库和粮窖里，让饥饿来折磨我们！他们不顾国家的危亡来牟取暴利！应该没收所有的粮食，让穷人们以合理的价格买到粮食。弟兄们，各个街道把粮食委员会成立起来吧！我们要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政府通过你们的委员会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粮食。”

拉姆戈巴尔在一边看到有个空地方，就挤到前面去了。

反投机倒把的讲演还在进行。他心想，他手上就提着一大把钥匙。他真想亮给他们看看：拿去吧，这就是粮食！

拉姆戈巴尔考虑到，要是把钥匙送到店里去，那就更晚了，不如先买一个卢比的面粉送回家再来。他到一家粮店打听价格，掌柜的告诉他，一个卢比买五斤半。拉姆戈巴尔为之一惊："掌柜的，干吗这样不公道？仅一天工夫又少买半斤？"

掌柜的摊开两手，无可奈何地说道："老兄，买进什么价，卖出就什么价。市场上根本没有粮食，上哪儿买去？"

拉姆戈巴尔把钥匙换到另一只手里，鼓起勇气说道："为什么统销店里一个卢比买八斤？"

"那可能，老兄。也许他们是以这个价格在出售。"掌柜的想摆脱他的纠缠，于是回答说："我们自己没有统销价格的进货，……你瞧吧！就存下这么一点儿。反正做饭得靠它。"

拉姆戈巴尔边咬嘴唇边想，他一定要去统销店。相差两斤半这数目不小！……他妈的，这些家伙真不老实。他去到店里，当面把钥匙交给大管帐先生了。大管帐正在看帐簿，他抬眼望着他问道："所有的仓库都好好地看过了吗？……还没有回家去吧？你快去快回吧，回头哈西姆那里还有点事。你要马上回来！"

由于饥饿和心情不好，拉姆戈巴尔沉默不语。靠坐在坐垫上的老板看了看他，问道："现在上哪儿去？"然后他又

对哈尔拉尔说："告诉佣人，给他点补利饼①吃！"拉姆戈巴尔一听到补利饼就想流口水。可口水刚要流出来，他脑子里就闪现出贾根、牟妮亚和屏蒂雅从早晨起还没有吃东西的情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管帐先生建议道："让他回家吧，还是早晨出来的！"

拉姆戈巴尔向加尔达尔甘吉走去了。统销店现在还关着门。店门前挂着一块木牌，木牌上用印地——乌尔都黑体字写着："面粉一个卢比八斤。店门前拥挤着成百上千的人。有些人紧靠着粮店坐着，有些人拿着麻袋和包布在人群周围走来走去，等候粮店开门。拉姆戈巴尔腋下夹着一块很脏的包布避开人群站着。他向一位跟自己一样善良的人问道："粮店现在还不开门？"

站在跟前的另一个人回答说："现在开个屁，要到四点半那位老总来了才开门。"他指着人群骂道："他妈的，哪儿来这一群饿鬼，居然动手打起来了。瞧！一大早就来坐在这儿了。"

在人群边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他大声回答说："坐在这儿又怎么样？……昨天下午就来了，可是有些比我们晚来的人，硬把我推在一边，挤到前面把粮食买到手就走了。我们就是买不到。家里有五口人要吃饭，今天要是还有哪个王八蛋把我挤走，我非用砖头砸破他的狗头不可。最多是把我绞死，还能怎么样？"

---

①补利饼，一种用油炸的薄饼。

有好儿个人站起来回敬他了："好一个砸破头的老头儿。瞧着吧，看谁有那个胆量！咱们一大早就坐在这儿了，我们最先买！"

人群中夹着一个老太婆，她举起双手说道："喂，兄弟们，咱们来得最早。瞧，这一挤，把我挤到哪儿去了？一个个都站到我前面去了。家里孩子一大堆，打昨天起就饿着肚子了！老总，叫谁让我买一点粮食吧！保佑你的少爷长命百岁！"

人群疯狂地吵嚷起来了。有一个人喊道："你瞧，老总！现在这些人捣起乱来了！我们可有言在先！"

警察老爷从另一边举起手腕长的棍子大声叫嚷道："这样谁也买不成。去，大家都排队去！"

靠近拉姆戈巴尔站着一个人，看起来比较善良老实，他说："昨天把孩子打发出来买粮食，谁知道，孩子空手回来了。今天又浪费了半天时间到这儿来了，看样子还是什么也买不到。我看，老弟，还是花一个卢比去买五斤半的面粉吧！这是浪费时间，咱们走吧！"

另外一个人附和他说："一共只来了五袋粮食，可这儿却有五百个脑袋晃动着。"拉姆戈巴尔也往回走了。他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未经讨价还价，买了一个卢比的面粉，包在布单里带回家去了。

屏蒂雅站在门前，眼睛一边望着街道，一边哄着怀里哭着的牟妮亚："爸爸马上就回来了。他要从市场上买面粉回来，买绿豆回来，买红糖回来，买白薯回来。"她的眼里露

出焦急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她看到拉姆戈巴尔回来了，立刻从他手里接过面粉包布，把孩子撂在一边，在盘子里揉起面来了。拉姆戈巴尔一言不发，靠着墙，坐在一小块席子上，两眼直看着街道。

屏蒂雅把豆米粥罐从灶上端下来放在一边，把熄灭的柴火吹燃了。面饼还没有从锅里拿出来，牟妮亚就坐在跟前了。正当屏蒂雅用汤勺把豆米粥盛在碗里，把面饼递到牟妮亚手里的时候，帕鲁撂下陀螺从街上跑回来了。他说："我要吃，我要先吃。牟妮亚已吃过豆米粥了，现在该我先吃……。"

屏蒂雅把面饼掰成两半给他们每人一块。然后她看着拉姆戈巴尔说："你也拿盘子来吧，这块面饼也熟了。从早上起你连一口水也没有喝。"

可是在拉姆戈巴尔眼前，现在还是粮店掌柜的面容在晃动着：五斤半……我拿什么卖给你，老兄？怎么买进的，就怎么卖出。市场上没有粮食，而当时他自己手里却提着装着几万满粮食的仓库的钥匙。……接着他眼前又出现了统销店前面的拥挤的人群。

老板是准备给他补利饼吃的，但是他家里的孩子和孩子的妈妈呢？……这该死的补利饼！……能把孩子们，把这么多人撂在家里挨饿而自己一人吃补利饼吗？……

随着，纳亚甘吉街上打着红旗，高呼着"严禁投机倒把"口号的人们又浮现在他眼前。此时他不再想骂那些人了。那站在洋铁桶上讲演者的话现在还记忆犹新。于是他深深地

叹了一口气说："唉，谁听呢？每个人都只为自己。"他开始感到，正象他自己，一想到自己的孩子老婆还饿着肚子，坚决不接受补利饼回到家里一样，那些打着红旗的人也是在为穷人担忧……可是谁听呢！

屏蒂雅在小盘里盛了点稀稀的豆米粥，又把一块热面饼放在里面。拉姆戈巴尔用水罐洗了洗手，正要撕面饼吃的时候，屏蒂雅问道："面粉什么价钱买的？"

拉姆戈巴尔又想起了给五斤半的掌柜的话：老兄，哪来的粮食呀，市场上就是没有……而就在那时，他自己手里却提着一大串开几万满粮食仓库的钥匙。他心里暗自骂道：市场上到处都是王八蛋，粮食都是被一些贼给藏起来了。他明白了，就是由于这种种原因，统销店前才那么拥挤不堪。他知道了——这就是他的面饼的代价。

他的两眼噙满了泪水，不敢掉过脸来看屏蒂雅，心想，用这个代价才吃上一点面饼，要不，连这也吃不上。他为了面饼看管粮食，而自己一家却吃不上面饼……粮仓里装满了粮食是为了喂蛀虫的！

彭正笃 译

四 个 安 那

丙杜尔的王爷对体育运动特别爱好。他也仿效其他大地主、大官员，带着自己的秘书到体育馆去看网球比赛。那些达官贵人们看到精湛的表演，个个喜形于色，并且连声喝采："好！好！"王爷看到他们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也开始感到体育运动的乐趣。

比赛结束后，经身边秘书的提醒，王爷宣布对网球单打的主要获胜者颁发奖品。发过奖品后，他也象其他大人物一样，和运动员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王爷感到很满意，他认为他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第三天，秘书拿来一份英文报纸递给王爷看。报纸上刊登了王爷的照片，照片里，他正和网球单打获胜者握手。报纸上有两栏登载了记者对王爷的慷慨大方备加赞扬的特写，同时还报道了他给运动员颁发奖品的消息。从那以后，王爷对网球运动简直是入了迷。

你经常可听到，从王爷嘴里有意无意地蹦出几个有关网

球运动的英文字。网球拍子有多重的分量，制造网球的各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不管什么报纸，只要上面报道了某某地方有网球比赛的消息，他总要瞄一眼，要不就是让人家念给他听一听。在旅行中，他经常随身带着几把精制的球拍。他在莫索里住的时候，每天黄昏时，他换上一件带条纹的网球衫，他那肥胖而又松弛的身躯被网球衫裹得紧紧的，然后他坐上被五、六个人又是蹬又是推的三轮车去看网球比赛。他已被人们公认为网球运动的捍卫者了。

伊尔夏德·胡生一生中最珍贵、最心爱的东西就是他的网球拍。他的那把值钱的网球拍，是他在念大学时举行的大学网球赛的获胜奖品。就是由于这个网球拍，连那上层社会的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也能高攀。那些大腹便便的大官吏、大地主也曾面带笑容地和他握过手。在大学的历次考试中，他虽然没有表现出奇迹来，但仍受到尊敬和重视。不错，他的家庭是不怎么富裕，可有钱人却仍以尊敬的眼光看待他。高等法院的法官和他握过手；税务兼地方行政官也和他握过手；丙杜尔的王爷邀请他在加尔拉登饭店喝过茶；毕尔奴的省督先生也曾召见过他。

尽管伊尔夏德靠打网球在社会上受到了尊敬，但他的生计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弟兄中他排行老大，他作为老大是不能不肩负起家庭的重担的。伊尔夏德的父亲在世时，最重视的问题是维护家庭和家族的荣誉。他父亲当时的生活资料虽没有保存下来，但家族的荣誉总算保持下来了。伊尔夏德的父亲米扬·沙罕沙赫·胡生曾经作过法院的秘书，当

时他全靠这个差事支撑着整个家。他让他的兄弟们读书受教育，并保住了房子没有抵押出去。伊尔夏德的三个叔叔把还债和维护家庭荣誉的担子全放在大哥一人肩上，一个个都另起炉灶分开住了。米扬·沙罕沙赫·胡生对伊尔夏德抱有很大希望，但就在希望变为现实之前，老天爷召他归天了。

俗语说：狮子宁可饿死也不吃草。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也是这样的，尽管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但也不肯在人们面前降低身份。米扬·沙罕沙赫·胡生去世后，伊尔夏德和他的几个弟弟虽然遇到重重苦难，但也没有中断自己的学业。他们家里的妇女是不出门的，即或有时要出门，那也得戴上面纱，马车要紧靠着门口停放，而且马车前后都要罩上一层乳白色的布。客厅里有时来了客人，夫人是不会忘记用白银雕花盘送去槟榔和香馥馥的烟叶的。

当卖蔬菜的小贩在门口叫卖时，屋里总是回答说："兄弟，蔬菜已从菜市买回来了。"当卖鱼的人叫卖时，得到的回答是："已经买肉了。"同样，卖肉的人得到的回答是："已经买鱼了。"小贩看到无人问津，才收住嗓门不再叫卖。唯有那卖槟榔的仍叫个不停。你要他赊卖恐怕是不行的，可家里又不能没有槟榔吃。

高利贷者拉拉·麻哈德沃普拉沙德曾借给米扬·沙罕沙赫三千个卢比。米扬在世时，每半年或一年，怎么也要把利钱付给人家。他希望，孩子将来找到工作后能给他还清债务，并且还希望他把祖辈留下来的房子翻修一新。米扬去世后，利钱和本钱滚在一起，象驴打滚儿似的，欠债越滚越

多。狡猾的拉拉先生，在米扬的借据上换上了伊尔夏德的名字。为了能降低利率，伊尔夏德把房子典押给拉拉先生了。拉拉先生为了对已故去的米扬·沙罕沙赫表示纪念，决定从他的儿子那里每年只收六百个卢比的房租来代替每年七百个卢比的利息钱。

失去祖辈留下的房子，伊尔夏德和他的母亲感到很难过。可是，要和高利贷者上法院打官司，又觉得这是丢脸的事，实在受不了。他想，向房客收来的房租和作为利钱付给拉拉先生的房租是有区别的，因此，他勉强以此掩饰一下以维护他那高贵家庭的荣誉。很显然，房子的主权还是属于伊尔夏德的。但是拉拉先生毕竟是个高明的人，他许下诺言说，五、六年内，如果伊尔夏德念完硕士学位毕业后还找不到工作，他将不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话。

伊尔夏德虽然念完硕士学位毕了业，并且在网球界也获得了名声，但是想找个理想的工作，还没有得到解决。他认为要谋生，除了找工作外别无其他出路。那些因房子问题而调查伊尔夏德身份的人也常说："先生，如今这个世道，找个工作可不容易。再说，找到了工作又怎么样？一个月还不是那么几个卢比。你还是经商去吧！"

由于伊尔夏德受过大学教育，而且又是网球运动员，很自然地就和一些大人物挂上了钩，并且受到了尊重。因此，有些人向他建议说："你要作生意？是真的？你们家一向是发号施令的，什么大官吏、王公、省督你都能胜任。至于那小小的税务兼地方行政官助理，对你来说，更不在话下。"

尽管伊尔夏德对这些都抱乐观态度，但他知道，任何好的政府差事都要经受竞争的考验。在竞争的过程中，候选人都要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筛选。靠推荐是有可能的，但谁推荐呢？门儿也没有。至于谁要是推荐他或者是拍他马屁，要他去干那秘书处的每个月只拿五、六十个卢比的差事，他认为是自己的耻辱。

想来想去，伊尔夏德认为，他工作的地方不在政府部门，可能在王公的土邦那里。在那儿，不仅可以考验一个人，而且他也有了用武之地。他的脑子里一再出现毕尔奴尔的省督先生和丙杜尔的王爷两个人。他的一些亲近的朋友也劝他说："既然你认识他们，干吗不利用这个关系？他们那里吃闲饭的管理员、秘书有的是。而且在其他很多土邦里，也有他们的亲戚。只要他们一句话，每个月拿三、四百卢比算不了什么。大人物用一个人也要考虑他的身份的。"

伊尔夏德知道，丙杜尔的王爷是在莫索里。报纸的体育新闻栏里曾登过他的名字。于是他鼓起勇气，用英文打字机打了一封信寄给了他。内容大致是说，他可能由于某种工作的关系要去莫索里一趟，如果去了，他一定要拜访王爷。很快，王爷的回信来了，信中说，他希望伊尔夏德先生一定光临他家做客。

朋友们劝他说，一生中这样的机会难得，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那就不好了。于是伊尔夏德借了点钱，做了两条新裤子和两件新衬衫。他把带条纹的网球衫和裤子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整整，网球拍也油漆一新。他向朋友借了一个

手提箱。从勒克瑙到莫索里，三等车票大概是八个卢比。旅行坐三等车还可以，但到了莫索里可一定要维护自己的身份。他把六十个卢比揣在口袋里，从家里出发了。

伊尔夏德在莫索里的沙里由站下车后，把手提箱和行李交给苦力搬运，自己去打听去王爷家的路。一提到丙杜尔的王爷，三轮车工人们就把伊尔夏德围起来了。伊尔夏德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尊严，就坐上了三轮车。苦力提着他的手提箱，扛着他的行李，紧紧地跟在三轮车后面。

王爷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伊尔夏德。他在走廊上招呼伊尔夏德坐下后，便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当地的豪绅们。王爷对伊尔夏德备加赞扬地说："伊尔夏德先生是打网球的能手，在勒克瑙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招架得住！

给伊尔夏德登三轮的工人站在一边，等着伊尔夏德瞧他一眼。伊尔夏德心里已想到从口袋里掏钱的事，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要，那是不合适的。伊尔夏德趁王公老爷不注意的时候，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五个卢比交给王爷家里的管家，并且说："把钱给这些苦力吧！"搬运行李的苦力看到要把钱交给三轮车工人了，于是也走上前来行了个礼。这时三轮车工人还在低着头说："向王公大人要几个赏钱！"管家不愿再听他们讲下去，厌烦地说道："得了，你们拿去分吧！"伊尔夏德还希望能剩一点钱回到自己口袋里，但是他的话咽进肚里了。

王爷给伊尔夏德安排了一个房间。他每天同王爷同桌吃饭，一起喝茶，最精致的香烟盒什么时候都开着摆在他面

前。尽管他对吸烟还不习惯，但是他也模仿人家用手指夹起香烟来了。他还经常和王爷一起坐三轮车出去游玩。他在网球场上已锋芒毕露，王爷经常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并且在口头上总是把他称作“纳瓦布① 先生”。

伊尔夏德经常和王爷一起参加当地权贵们的茶会和舞会，每天都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金钱流进茶会、舞会和酒会的河里。从这些财富当中为伊尔夏德抽出三、四百个卢比来，那算得什么呢？愈是富有的，愈是受到尊敬，而且愈是要为他花费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要勇敢地承认自己没有钱，家里很穷，对伊尔夏德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也曾考虑过，希望有个机会，在没有人的地方就这个问题和王爷谈一谈，但总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有时虽也有几分钟没有人的时候，但一想，一旦自己贫穷的真实情况被暴露出来了，那自己的荣誉和体面也就完蛋了。因此，一想到这里他就顾虑重重，好象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眼儿似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伊尔夏德劝慰自己，他不是想低三下四地向人乞求，他是准备工作和劳动的。但是他经常看到的是，工作和劳动得不到人们的尊敬，只有不需要工作和不需要劳动才会受到尊敬。钱受到尊敬，那是必然的，但产生钱的劳动却得不到尊敬。一周以来，伊尔夏德看到自己无法利用这样一个机会，于是想向王爷告辞返回勒克瑙。

---

①纳瓦布，原是英印统治时代英国统治者赐给伊斯兰教封建主的一种称号。这儿是对一般伊斯兰教徒的尊称。

王爷说："再呆两三天吧！"

按照王爷意图办事的秘书先生也解释说："纳瓦布先生，火车有多拥挤，也许你没有考虑到吧！没有三天的时间，那是预定不到座位的！"

对于能否预定到座位的问题，伊尔夏德却满不在乎地说："唉，这算得了什么？"

秘书先生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干，不管伊尔夏德在乎不在乎，他一边向电话机走去，一边请示王爷说："王爷，给纳瓦布先生预定哪一天的座位？今天是五号。"

王爷看了看伊尔夏德说："干吗这样着急？再多呆两天吧。六号七号别走，好，就定八号的吧。"

秘书先生给莫索里车站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整个一个礼拜的座位都预定出去了。伊尔夏德听到秘书这一句话，心中感到了快慰。但是秘书先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打了一次电话，并且放大嗓门儿说："喂，我们是丙杜尔王爷家，王爷说，他要给纳瓦布先生预定一个座位，要八号开往勒克瑙的特别快车的。"

这次对方的回答不同了。秘书先生笑容满面地说："他们向王爷致意，并且说，票已另外留起来了，叫派人去取。"他还说，票价是四十二个卢比八个安那。

伊尔夏德脸上的表情正要变，但他竭力稳住了。利用王爷这一块牌子为他预定好了座位，而且票也买好了，但如果他不能马上掏出四十二个卢比来，这意味着，他没有资格享受那王爷的客人所享受的坐高级车厢旅行的荣誉。

伊尔夏德临走的那一天，王爷举行了一次午宴为他饯行，并特别邀请了一些网球运动员作陪。对王爷来说，这是认识新网球运动员的好机会。午宴后三点钟，秘书先生为了送他坐小汽车到火车站，也乘三轮车来到了沙里由汽车站。在这之前，他早已用电话为他预定了出租汽车的座位。

其实只花一个卢比就可以从沙里由汽车站坐载重卡车一声不响地走的，现在却要乘坐有着舒适的软座垫的小汽车走。那舒适的软座垫将使他感到如坐针毡，因为他的口袋里只剩下四个卢比，给车钱是够还是不够？要是秘书先生不和他一起来沙里由车站，也许不会使他在最后时刻丢脸。但如果没有秘书陪送，那岂不是意味着对他的整个款待变成了讽刺？离开王爷府上的时候，佣人们站成一排向他弯腰鞠躬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他不懂，那是说不过去的。但是由于自己无能为力，他也顾不得了，只好硬着头皮离开了。

车子快开的时候，汽车公司的代理人要收车费。如果直接向这样高贵身份的乘客要车费，那是不合适的。于是他很有礼貌地通过秘书先生把收据交给了纳瓦布先生。秘书先生连看都不看一眼就递给了纳瓦布先生。而纳瓦布先生也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把它揣进裤兜里了。

车子开出以后，他对那张收据不可能再不在乎了。他掏出来一看——三个卢比八个安那。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在命运的面前他低下头，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手贴着胸膛，身子往后一倒，斜躺在靠背上了。汽车在飞驰地前进。他坐在车子的软垫上，脑子里很不平静。他经过一场严峻的考验

后，快要平安无事了。在王爷府上的十天，是他一生中不平凡的一段插曲。虽然在这十天中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总还有满意的地方。不管怎么样，他总算把这十天度过来了。

汽车开到德沃拉东火车站后，司机打开后车门，向乘客鞠了个躬。伊尔夏德如同梦中惊醒，迷迷糊糊地起身走出了车门。他从口袋里掏出四个卢比的钞票递给了司机。在伊尔夏德前面下车的一个英国乘客给了司机五个卢比的钞票，不等司机说谢谢，就进车站门了。司机向伊尔夏德鞠的那个躬比八个安那要值钱得多，他要把四个卢比的钞票往裤兜里揣，伊尔夏德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等伊尔夏德吩咐，苦力就把他的轻便行李扛到车站里面去了。火车现在还没有到站。一等车厢乘客的行李放到休息室里了。

那位英国乘客到盥洗室去了。伊尔夏德坐在电风扇下的躺椅上，两手抱着头，现出惶惑不安的神情。他很着急，苦力把行李送到车厢后，至少要给他四个安那，而现在他口袋里一个安那也没有。没有这四个安那，这位贵族老爷在整个表演中建立起来的高楼大厦就要倒塌。伊尔夏德还想抱一线希望，把所有的口袋都搜了一遍。没有，就是没有，怎么会搜得出来呢？

他半闭着眼睛，坐在那儿绞尽脑汁地在想主意。忽然，他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念头。小吃部的服务员跑来问他要不要喝茶，他摇了摇头。火车进站了。就在火车刚一进站的时候，

他钻进盥洗室里去了。

半个小时……四、五十分钟……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苦力的两只眼睛一直盯着盥洗室。火车鸣汽笛了。列车员吹着哨子扬起绿旗，火车开动了。但是这位老爷还没有出来。当他从盥洗室出来时，火车已开走了。

伊尔夏德带着焦急不安的表情问道：“怎么，火车开走了？”苦力和候车室的服务员鞠躬回答说：“是的，老爷！”

伊尔夏德走到检票员跟前埋怨地说：“你看，我到盥洗室去的工夫，火车开走了。”

检票员回答说：“现在你坐从德里开往木拉达巴德的快车，然后再转拉合尔——哈沃拉邮车。不过预定座位是不行了。”伊尔夏德告诉检票员说，在木拉达巴德等车很不方便，他受不了，他想明天坐开往勒克瑙的直达车，他今天的头等车票想退掉。

如果伊尔夏德用今天的票改乘明天的火车，检票员一点也不反对。退票也可以，但是由于他是在莫索里买的票，不能在德沃拉东车站退票，而必须先把票寄到勒克瑙客运管理员办公室，并且要用书面说明原由。

绞尽脑汁才想出这一招儿，谁知效果适得其反。这时伊尔夏德真是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无可奈何地又一次坐在躺椅上。可是苦力仍在候车室外面站着等。而伊尔夏德在那有权要四个安那的苦力面前竟显得那么无能。尽管伊尔夏德忍受了一切，但结果，他那高贵身份的辉煌大拱门上的顶门砖仍要掉下来——四个安那不过是暴露出的一个突破口

而已。

彭正笃　译

忘恩负义的人

杰达拉姆在孟买季度莫尔——克木旃德的商号里工作了整整十八年，到垂暮之年，带着自己的一点积蓄回到了玛尔瓦尔，并随即在乡下种起地来了。他有个小儿子叫贾雅拉姆，刚念完十年级，他就为他发起愁来了：在什么地方能给他找个好差事？念过书的人怎能把着犁头，跟在牛屁股后面哒哒地吆喝着转呢？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乡下到处张贴着广告："青年们，为争取人生的荣誉参军去吧！…膳食、服装一律免费，每月还有四、五十个卢比的薪饷。"广告非常吸引人，上面还印着青年男儿的画像，他们身着军装，有的坐在坦克上，有的驾驶着摩托车。贾雅拉姆也开始谈论起参军的事来了。杰达拉姆一想到自己的儿子要上前线打仗，就不寒而栗。最后他把儿子带到孟买去了。他在旧主人面前打躬作揖，苦苦哀求，结果孩子被留下来了。工作是看门兼管记帐，也就是门房的差事，月薪是四十个卢比。

贾雅拉姆虽然对工作还一窍不通，但由于父亲的关系，却成了老板的可靠的心腹人。老板说："一个人笨一点，关系不大，但要忠诚老实。"老板还安慰他说："……孩子真的老老实实地工作，难道我们就不为他着想吗？"

贾雅拉姆在商号大仓库的场院大门的一边找了个安身的小房间。大门的另一边住着一个廓尔喀门警。

季度莫尔——克木旃德现在已不在了，而且中间又过了一代人。他的继承者罗登拉尔精明能干。在他的经营下，商号的信誉大为提高。商号每月有四、五千卢比的收入是靠凭信誉经营期票得来的佣金。商号的主要业务是经营铁。在战时，铁象黄金一样珍贵。

政府为了控制铁的价格，开始实行钢铁管制。这样一来，商人无不唉声叹气。他们说："这成什么世道呀！出好价钱买不到货，没有政府的纸条，不能出售家里的东西……"

不熟悉商业上那些鬼名堂的政府官员，尽管制订了一些法规来控制商品的价格和利润，但商人们却想方设法利用它，好从中渔利。规规矩矩地作生意行吗？政府仅以增税的名义，就从每个卢比的利润里夺走十一、二个安那。这样一来，随着管制的严密和税额的增加，生意就象薯类作物似的，露在地面上的叶子很少，但生在地下的根却四处蔓延，而且结出了累累果实。

对布匹也实行管制了。于是布匹从市场上消失了，特别是那些适合达官贵人们穿的布匹。管制的结果，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适合农村人穿的布匹跑到城里来了，而适合城市人

穿的却跑到农村去了。谁愿意拿着三个月才能买几码粗白布的配购证在布店门前排长队呢？那些富贵人家和达官贵人们对婚嫁节日等习俗还是要保持的。在这种情况下，十二个安那一码的布，能花三四个卢比买到，人们也是感恩不尽的。就是那些靠双手挣钱的人在购买必需品的时候，也并没有表现出愁眉苦脸的样子。要想得到东西，又有什么办法呢？细纱薄布和粗棉布，分别以每匹七十和八十个卢比出售，人们也是求之不得的。

有一个商人，由于期票的限期快到了，非常焦急。于是把二百五十匹巴补纶花布以每匹四十个卢比的价格卖给了罗登拉尔。一个卢比就可赚六个安那的利润，罗登拉尔怎能放弃？铁只能有限地买进卖出。资本放着不用，简直成了他的心病。于是他在公开经营铁生意的背后也开始干起细纱布的黑市买卖来了。他派人到农村去订购货物。有的是以批发价订购的，而对有些特别需用钱的人，也可以零售的价格向他们订购两三匹。购进的货经常存放在放铁的库房里。待收到买主的预付款或订金后，贾雅拉姆才从库房里把货取出来。买主在规定的时间内前来提货和结帐。有时要是数量太多，就用运铁的卡车把布匹运走。

有两个买主分别送来了八匹和十匹布的定金，说好了，要在晚上七八点钟来提货。一个按时前来付清货款，把货提走了。可是另一个没有来。贾雅拉姆把卖货的六百个卢比交给了老板，并且告诉老板说，另一个买主没有来提货，八匹巴补纶花布现放在他的小房间里。不管是贾雅拉姆把钱放在坎

肩荷包里带去交给老板，还是老板要他把钱拿去交给其他商人，他总是小心翼翼，不敢疏忽大意。他知道，孟买是个危险地方，一不小心，荷包就会被割破。他也想过，他自己的身价也不过四十个卢比，但他承担的责任却很大。有时他送交给老板的钞票是以万计算的。经营布生意赚来的钱，是不能带到经营铁生意的商号去的，而是要送到老板家里去。在过去九个月中他已送交给老板将近二十五万卢比。每想到这里，他就感到非常自豪。资本是老板的，可是事情实际上是贾雅拉姆在干。货来自何处？是怎么来的？而那些买主又是什么人？这些他是一清二楚的。

老板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都是老主顾。他既然交了定金，迟早是要来提货的。他是一两个钟头内来，还是明天早晨来，你就别管了。把货老是搬来运去，会出事的。

季度莫尔—克木旃德的商号，在业务的经营上是干净利落的。他的商号经营的铁生意，不管是买进新货，还是卖出存货，其贸易量，经常有几千吨之多。但是正如商号老板座垫上铺的象白鹤翅膀一样白的垫单一样，帐本是不能有污点或脏东西的，来往的帐目也必须清楚明白。在管制期间，经常担心检查员来查帐查货。为了双方便利起见，老板对此作了安排。但是有些事是很难避免的。就在那天晚上，已经到了凌晨三点钟，检查员来了个突然袭击，到仓库检查来了。在这以前，检查员也是常来检查的。贾雅拉姆也认识他们，他们的检查，马马虎虎，不过是走过场而已。这一次却来了个新检查员。贾雅拉姆估计可能是个特警检查员。象没有经验的新

手似的，他也有些慌张了。但是又想，库房里的帐目是清楚的。

库房的存货和登记簿都无懈可击，检查员老爷感到毫无收获。但当他快要走的时候，他想看一看大门两边门警和看门人住的小房间。他看到贾雅拉姆住的小房间里放着八匹巴补纶花布，于是问道："这是谁的货？"

贾雅拉姆默不作声。再问他，他回答说："老板会告诉你的。"

检查员老爷派了一个警官和廓尔喀门警一起去叫老板来。一个钟头后他们回来说，老板去浦拉了。老板家里的佣人木拉也跟他们一起来了。他要贾雅拉姆放心，老板娘说，她并不清楚这些事，老板明早就回来，回来后把情况告诉他，到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警察在两个证人面前把东西没收了，并且把贾雅拉姆带走了。

贾雅拉姆在女王街警察分局的拘留所里一直呆了三个小时，吓得直打哆嗦。他认为，说老板去浦拉了，那根本是撒谎。他想，难道老板想把事情推在他身上，而自己溜掉？他干吗不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以摆脱目前的处境呢？作证时，贾雅拉姆想揭露老板仓库里的秘密。但是，他又想，他吃的是老板的饭，不仅是他自己，他父亲也是如此，过去一直是依靠主人才过着舒服的日子。不能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将近下午一点，大管帐先生穿着黑上衣随同律师老爷来到了警察分局。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法院的一个法警。法院

命令，贾雅拉姆交五千卢比保证金后释放他，并且具结，保证不再犯，如再犯，就要罚五千卢比。

商号对贾雅拉姆说，要他放心，如果必要的话，老板准备为他花费一两万卢比。老板要维护自己的道义，他也应维护自己的良心。

同时商号还给贾雅拉姆的父亲杰达拉姆去了一封信，把他也请来了。商号对他解释说，事情的发生，那是天意。官司要打到高等法院，愿神灵保佑贾雅拉姆平安无事。要是再坐一年半载的监牢，那怎么得了啊！这又不是什么盗窃行为，这是政府在捉弄人！生意人，却不能作生意。贾雅拉姆每月的薪水照发，而且从原来的四十个卢比增加到五十个卢比。杰达拉姆愿意什么时候来领钱，就什么时候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预支六个月的钱。在城里和乡下没有必要谈论这件事，人家问，就说孩子在孟买作事。

法院给贾雅拉姆判了一年徒刑。经巡回法庭重审和高等法院批准仍维持原判。杰达拉姆预支了三百个卢比的薪金，领了来回的车费，擦着眼泪回乡下去了。管帐先生在三百个卢比的收据上贴了印花票，最后要杰达拉姆在收据上写清楚，钱是在慈善事业项目下付给一个出家人去巴德里塔木朝圣用的。

贾雅拉姆是流着眼泪，羞愧地耷拉着脑袋走进监狱的。但是他心里还抱着希望：他为维护罗登拉尔的利益而度过一年地狱生活以后，会走上通往未来天堂的光明大道的。

在监狱里，贾雅拉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并且和他们

都交谈过。由于自尊心在作怪，他仅向少数几个人讲了他是清白无罪的实情。有人说他是个傻瓜，有的却说他为老板效尽犬马之劳，老板也会给他好处的。由于在监狱里表现得很好，贾雅拉姆被减刑两个月。

十个月之后，贾雅拉姆从巴雅古拉监狱里放出来了。他一出来就直向季度莫尔—克木旃德的商号奔去。管帐先生从眼镜上边看了他一眼，认出来是他，于是摘下眼镜，思索了一下说道："你稍微喘口气，我去告诉老板。"

管帐先生从罗登拉尔老板那里回来对贾雅拉姆说："你父亲预支了六个月的薪金，现在还有四个月的薪金共二百个卢比。老板多给你一百个卢比，一共三百个卢比。你写一张收据，说是为学文化而得的一笔赠款……懂不懂？"

贾雅拉姆对这样做并不反对，因为他知道，在交易中，这种作法是家常便饭。他写完收据，给管帐先生看了，并从出纳那里拿到了钱，然后在管帐先生面前坐下来。

管帐先生从眼镜边上瞅了他一眼，问道："你现在干吗还坐在这里？"

贾雅拉姆为之一惊，于是问道："那我的工作现在怎么决定的？"

管帐先生摘下眼镜，向他解释说："工作嘛，你愿意上哪儿去找，就上哪儿去找吧！你是蹲过监狱的人。本商号是有很高的信誉和很大的名气的。说不定警察还要监视你，你呆在这里不合适……懂吗？"

贾雅拉姆感到很惊异。由于他到法院和监狱里溜了一

趟，他也有了胆量，说起话来也有点不饶人了。他对管帐先生说："咱们找老板说理去！"

"和老板说什么呢？"管帐先生回答说，"老板对我讲的，我都告诉你了！"

贾雅拉姆一听，不由火冒三丈。他拔腿就向老板房间冲去。他推开门，一走进去就嚷起来："你怎么这样欺负人，老板先生？"

老板心平气和地说："这怎么是欺负人呢？不是说多给你一百个卢比吗？"

贾雅拉姆更加生气了。说道："你想以一百个卢比换取一个人的生命和尊严？我无辜地为你蹲了监狱。就是你败坏了我的名誉。"

这一句话触怒了老板："你凭什么发脾气？蹲监狱的薪金给你了，奖金也给了。当兵的，平时拿军饷，到打仗的时候，就得为主子效命沙场。"

这一下简直把贾雅拉姆气疯了。他大声嚷道："一百个卢比的奖金和四十个卢比的薪金就是你表示的恩惠？我冒着很大的危险为你挣了三十五万卢比，难道你就忘了？"

老板也更加火了。他破口大骂道："你靠我过日子，竟以怨报德！忘恩负义的家伙，滚！给我滚！"

听到老板房间里的叫嚷声，管帐先生和听差们都跑来了。他们有的抓住贾雅拉姆的肩膀，有的拉着他的胳膊，生怕他对老板进行侮辱。尽管来了这么多人，但贾雅拉姆一点也不怕。他更加愤慨地说："好，你竟倒打一耙！忘恩负义

的是我还是你？是我养活了你，还是你养活了我？卑鄙无耻，忘恩负义的家伙！拿去！吃掉它！”他把三百个卢比的钞票向老板扔了过去。

管帐先生和听差们掐着贾雅拉姆的脖子，把他推出去了。贾雅拉姆愤怒地看着他们，并且说道：“你们现在忠心耿耿地为他卖命，明天，他也会以同样的办法来对待你们的！”

彭正笃　译

见　证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达拉一再劝告格杨旃德说："喂，你不要象昨天那样再去参加游行了，舅舅还在生你的气。管他闹什么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警察老爷可不是好惹的。你与他们为敌，只能倒霉！还是为自已的工作着想吧！"

格杨旃德发自内心地说道："舅舅不生气才怪哩！当官的毕竟是当官的，手很长，说不定已伸出来在拿人家的东西……"达拉的舅舅在营业税局担任的职务是个肥差事。不过格杨旃德也不能完全把她的话当作耳边风，因为是他坚持与这个念过书的女子结婚的。刚才，如果她不说他几句，他是不会讲这些话的。

城里，"制止贪污运动"开始了。甘加拉姆带领银行的工作人员一道参加了游行。他向格杨旃德道："今天还去吗？"

"看看再说。我们是同大家一起的。"格杨旃德生硬地回答说。银行里的职员正在谈论警察的暴行。到了黄昏，他

又参加了游行。他情绪激昂地一边呼喊口号，一边前进，还勇敢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十二名警察怕出事，也跟着游行队伍一起走。游行的人高呼口号："制止贪污！""制止受贿！""制止警察暴行！"警察听到最后这句口号时还笑了呢。

晚上七点格杨旃德才回到家里，达拉一句话也没说。格杨旃德背着他的妈妈和哥哥，偷偷地吻了她两下，但是达拉却撅起嘴跑到厨房婆婆跟前去了。婆婆告诉达拉说："孩子，这些事我自己干，你去看看蒙纳，别让他掉到床下去了。"格杨旃德正逗着蒙纳玩。达拉走来，身子背着他，抱起孩子跑到平屋顶上喂奶去了。

格杨旃德紧跟在后面，也走到平屋顶上去。他看到四周无人，就亲热的挨着她。达拉推开他的手生气地说道："参加你的游行去吧！还管我们干啥？"

"喂，你瞧，今晚月色多好！"格杨旃德说。

"你是和月亮有关系呢，还是和我们？你还是搞你的政治去吧！"达拉把脸转向了一边。

"想想吧，你这不是要我陷进某种纠纷里，还得掏腰包向人家行贿吗？"

"陷进纠纷里就要树敌，干吗要陷进去？考虑考虑自己的工作吧！"达拉朝着他说。

格杨旃德仰望着天空说："今天咱们出去散散步吧？你看怎么样？"

"你哪儿有时间？"达拉说，"黄昏时舅舅派人来要我把你带到电影院去，这样你可以摆脱游行了，可你就是对游

行感兴趣。你什么时候听过人家的话？”

“那就看第二场吧！让你从吃喝的琐事中解放出来。你把蒙纳交给妈好了。”格杨旃德说。

达拉取出了一件纱丽，给格杨旃德也拿了一件新的细纱衬衫和一条新裤子。经过市场时，格杨旃德还给达拉买了一个小花环。达拉很喜欢戴花环，但在家时就怕妈和大伯子说闲话。从市场出来，在马路上的树荫下，他停下来把小花环戴在达拉的发髻上。格杨旃德还买了很多槟榔。

两人的座位刚好靠近特别座，因此观众不太多。两人一边吃着槟榔，一边说说笑笑地看电影，真是兴味盎然，乐趣无穷。

第二场电影于十二时结束。这时月色分外明亮，马路上一片寂静。格杨旃德说：“咱们急什么，走路回家吧，走一走也挺有意思。”达拉也觉得走路很好，其乐趣并不亚于看电影。格杨旃德一边走一边讲些有趣的故事，达拉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用小手巾蒙着嘴噗嗤噗嗤直笑。他俩沿着达雅尼坦公园边慢慢地走着。

“喂，走路的！”从马路边树荫下传来了叫喊声：“站住！”

两人站住了。回头一看，树荫下有个警察手持长棍正迎面走来。

“上哪儿去？”警察问道。

“回家去。”格杨旃德毫无惧色地回答说。

“嗯。”警察说，“得先去一趟警察局。”

“为什么？”格杨旃德故作镇静地反问道：“我们看完电影要回家去，干吗要去警察局？我们怎么啦？”

“去警察局就什么都知道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呢？”格杨旃德表现得很坚强：“你说说我们有什么罪过？我们不去！开什么玩笑？”达拉害怕得躲到丈夫的身后去了。

“你们乖乖地自己走呢，还是要我吹哨子叫一些士兵把你们带走？”警察责备说，“你们敬酒不吃，只好吃罚酒了——戴上手铐走吧！”

“你说出理由来，我们就告诉你。你不应该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见了好人还找他们的麻烦。”这一次格杨旃德用的反抗语调比较温和了。

“到警察局去讲一讲你们的好人行为吧！”警察回答说。

寂静的马路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格杨旃德感到孤立无援，无计可施。他们的手脚虽然是自由的，但却感到被法律和权力的绳子束缚着。在路上，他俩为了不让人们看出是被带到警察局去的，故意离开警察远一点，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路上遇到几个来往的行人时，他们感到有些难为情。达拉一边用手巾擦着眼泪一边向前走。格杨旃德安慰她说：“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

警察把格杨旃德和达拉两人押送到警察局后，便让他们站在一边，然后同坐在办公桌前的警官说话。不一会他们要格杨旃德和达拉站近一点。

警官问："这个女孩子你是从哪儿带来的？"

"她是我的妻子，警官先生！"格杨旂德强调说："我们看完电影往家里走的时候，这位警察硬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你看，多不讲理。……"

"老爷，他是坏蛋。"警察高声打断他的话说，"什么妻子？两人在马路边树荫下的阴暗处干坏事。有家室的人哪会干这样的事？"

"撒谎……"格杨旂德感到这是对他们的莫大侮辱，气得正要反驳，警官先生却打断他的话大声说："除真主外，谁还有力量？！"他愤恨地吐了一口唾沫说："竟干出这种肮脏无耻的行为！看来你好象念过几句书。你知道吗，这是国大党的天下，一切流氓行为都要被消灭掉。"

听到这种无耻的污蔑，达拉抽咽起来了。格杨旂德脑子里想的是耻辱，肚子里充满着气愤。要是在其他场合，他非把这种侮辱他的人狠狠地揍一顿不可。可是现在，他是和一个警察局的官老爷打交道，而且就在他的衙门里。他焦急地反驳说："这是胡说八道！警官先生，你就这样相信一个士兵的话？应该有证据！怎么能让他这样随便污蔑人！"

警官先生怒视着格杨旂德说："你给我们上起法律课来了！想用证据来吓唬人？干这种事的时候，谁还让自己的老子站在面前看着以便将来作证呢？"

警官先生的谬论使格杨旂德感到有理难辩。但他还是说："警官先生，这完全是诬告。请你派人到我们家去打听打听。"

"你们家在什么地方？"

"在斑德里巴，靠近水渠那儿。"格杨旃德回答说。警官先生在一张纸条上记下他的住址、名字、年龄、面貌特征，以及他父亲的名字。格杨旃德鼓起勇气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给我们家送个信去，还可以索取保释金。"

"保释金的问题明天再说。家里住址已经讲了，很远。这个时候谁还去找人呢？"警官先生从桌子旁站起来答道。随后他又命令警察："把他们关起来，分别关在两间房子里。"说完，他向房后走了。

一听到要把达拉和自己分别关起来，格杨旃德身上象受到电波冲击似的。这时达拉已在嚎啕大哭。格杨旃德看到警察迎面走来，便用温和的语气抗议说："你们应该考虑一下一个高贵妇女的身份。我们就在走廊上坐着好了。"

"弄到这种地步，有什么好处呢？"警察向格杨旃德示意说："拿点出来，就可以回家去！"

"你要索取贿赂么？"格杨旃德看到警察要乘机进行敲诈，非常生气，当时他的口袋里只有八个安那。

"放明白点！"警察大声喝道，"你再提贿赂这两个字我就直接把你送进监狱去！你知道不，这是什么地方……口袋里没有铜板儿，还冒充有钱的高贵人物！"

达拉正在抽咽哭泣，但她听到"有钱"两个字，明白警察是在迫使格杨旃德出钱，于是她抓住格杨旃德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把自己手上的一只金戒指取下来交给格杨旃德说："拿去给他吧，我求求你！"

格杨旃德一下子不知所措，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战战兢兢地把戒指递给警察说："好吧，请原谅，此时此刻怎么也得照顾一下面子。你知道，我们是没有过失的。老天爷知道，她的确是我的妻子。你愿意的话，到街上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警察看了看戒指，无动于衷地说："你把我们看成是贪小便宜的人么？仅有这么一点儿，你知道问题多难办？"

格杨旃德正要讲话，达拉很快又把第二只戒指取下来交给格杨旃德，格杨旃德又递给了那个警察。

"好吧，看看再说。"警察朝着警官先生离去的方向走去。十分钟后，警察和警官先生一起回来了。警察向警官先生求情说："老爷，这两个人希望你发发善心。他们说，他们是好人，以后再不会有这样的行为了。"

"好人？"警官先生厌恶地说："这是好人的行为？谁为你们交保释金？"

"父亲，兄弟。"格杨旃德抑制住愤怒说道："我在银行工作，主任和会计都了解我。"

"嗯！"警官先生回答说，"主任和会计老爷听到你这位大少爷的风流艳事，一定很高兴。"

"警官先生，这真是命运在捉弄人。老天爷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不轨行为。"这一回，格杨旃德却哭起来了。

"瞎说！"警察先生火气更大了："一个下流无耻，一个是撒谎。根据民法第495～496条，将你们送交法院后，你们就知道了。你去把你的父亲和主任叫来作证。……他妈的，

连这个都不懂……班长，把这两个家伙从警察局赶出去！”

格杨旃德和达拉立刻拔腿往家里跑。他们既没有心情领略在宁静的马路上散步的乐趣，也没有兴致欣赏悬在天上的皎洁明月。他们走到大街附近后，格杨旃德才开腔说：“我要控告这些坏蛋！第一是对我们进行诬陷，诽谤我们的名誉；第二是抢夺了我们整整一多拉①的黄金。”

“现在你还想自讨苦吃？……还怀恨在心？”达拉哭哭啼啼地表示不同意。

“你疯了！”格杨旃德生气地解释说，“这些人不知道每天损害了多少人的名誉，敲诈了多少人的钱财！谁也不出来大声疾呼，人们的生命财产怎么能得到保障？明天早晨我就去反贪污委员会向所有的人征集签名，然后向当局递交控告书。这样的迫害能忍受得了吗？”

“我求你，事情已过去，就算了。……难道你还要在众人面前让我丢脸？……我已经受够了，够了！不知道是前世作了什么孽！”达拉又哭了。

“你知道不知道，”格杨旃德有些生气，“谁都不出来讲话，反对迫害，那迫害怎么会被制止呢？”

“你要我在法庭上丢脸，那只好随你的便了！”达拉也气冲冲地回答，“家里已为我保存了一多拉鸦片，要是你哪天一定要这样办，我就在哪一天服了它，好闭眼长眠。”

第二天，甘加拉姆又告诉格杨旃德，要他再去参加反贪

①多拉：印度金银重量单位，一多拉约等于十一克。

污游行。格杨旃德虽然没忘记达拉的话，但还是参加了游行，而且还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游行队伍在立法会议大厦前停留的时候，口号一个接一个地呼个不停。首席部长从大厦大门走到台阶上时，口号声更是响彻云霄。首席部长举手示意后，大家才安静下来。首席部长说：“你们应该记住，只要人民任何时候都不提供贪污的机会，不老实的官吏就会无所作为。人民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贿赂别人。凡出现官吏索取贿赂的情况，可以提出证人和证据向我们告发。法律和警察是为人民服务和保护人民的。但是那些贿赂别人的人，他们是真正的犯罪者，他们也是人民的敌人。我要亲自问问你们，请告诉我，谁向你们索取过贿赂？……”

格杨旃德正想高喊：“瞎说！瞎说！”但是声音并没有喊出来，因为他怎能提出证据和证人来呢？

彭正笃　译

伟大的义举

巴尔萨迪拉尔·达尔尼摩尔大老板的商店一直是经营黄麻生意的，但大战爆发后，日本、德国中断了黄麻的进口，同时由于商船害怕潜水艇的袭击，连运销美国也成了问题。

政府拼命地发行钞票，卢比不断贬值，物价急剧上涨。

巴尔萨迪拉尔大老板看到大米价格在上涨，便抢购了四仓库大米囤积起来了。干点什么总比闲着没事干强。他以八个卢比一满的价格买进的大米，已上涨到十一个卢比一满还刹不住。大老板全是托老天爷的福，老天爷连石头缝里的小虫子也养活，哪有不照顾大老板之理？大老板每天要作两个钟头的祷告然后才出门。“其他什么事都可以搁一搁，但这件事不能有丝毫松懈。”他刚买进的三万五千满大米，就可获利润十六万五千卢比，而且价格还在上涨。在价格上涨的时候出售大米，大老板认为这是干蠢事，他还要买进。

由于粮价上涨，全国吃不上穿无着的穷人不断涌向加尔

各答。穷人们这样悲惨的饥饿现象，过去听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亲眼见过了！那饿得似鬼非鬼的穷人竟与枯瘦的饿狗为伍，见着扔下的残羹剩饭或不要的杯盘碗罐，就一齐冲上前去争夺。到处都可看到瘦骨嶙峋的穷人，他们睁着乞怜的眼睛，伸出干枯的双手在为一小把粮食而哀求着："老爷，给一把剩饭吃吧！"大老板经过自己商店门前时，看到这种求救活命的惨景和恐怖的气氛，嘴里不断叨念着："天啦！我的天啦！"

那些骨瘦如柴的人们所乞求的粮食，却呆在大老板的仓库里等着涨价。大米在大老板的仓库里呆不了几天，其价格就可提高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囤积在仓库里的大米，已在卢比上体现出它的威力。正是这股威力才使大老板把大批米粮都吸引到身边来了。

看到这些忍饥受饿的穷人，大老板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他在商店门前放了一麻袋炒熟的三角豆，由看门人给每个乞求者施舍一把。这一袋三角豆有时要引起一场可怕的战斗。为了维持分发施舍物的秩序，必须大声叫骂和拳打脚踢，有时甚至还得使用棍棒和鞋子。

大老板的商店门前摆着施舍物，而商店里面却在做投机生意。一个个经纪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店里，进行大米交易。大老板对忍饥受饿的穷人所表现出的那种慷慨大方不见了，完全变成了一副心硬意坚的商界巨头的面孔，谈起生意来，寸步不让，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

大老板的商店里，上午在以每满三十五个卢比的价格出

售大米。下午大老板来到店里一看，管帐先生已卖出了五百满。大老板气得捶头打脑地说："管帐先生，你要把这个商店搞垮是不是？快刹车！……没有，老兄，我们没有！"大老板伸开双手对经纪人说，"我们自己还在以每满三十五个半卢比的价格买进呢！"

下午大老板一直在买进。黄昏时，市上大米是三十八个半卢比一满。可是大老板还在买进。晚上大米价格涨到三十九个卢比才稳住。大老板用奸诈的眼光看了看管帐先生，说："管帐先生，你看怎么样？"

马路上、市场上到处都是日益增多的饥饿的人群。他们的叫喊声越来越凄惨可怕。但大老板焦急的却是政府要对粮价进行管制。管帐先生建议：趁时机，能抛售多少，就尽量抛售。

大老板生气地说："政府规定粮价管屁用！谁仓库里有粮食，谁就有资格评定粮价。政府以低价出售粮食，粮食从哪儿来？难道是发行钞票，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政府要购买粮食，那也得向商人购买吧？"

由于实行管制，粮食私价买卖表面上停止了，但实际上大老板却以每满六十五个卢比的高价出售粮食。管帐先生担心地说道："六十五个卢比一满的价格出售多少？新粮食不是快要上市了吗？"

大老板对管帐先生进行开导了："心眼儿这么小，还作什么生意，管帐先生？……以这个价格出售半仓库到四分之三仓库，就可赚回一倍！至于以后，那就要靠老天爷了。"

从各个方面不断传来穷人大批饿死的消息。大老板听了，不禁心惊肉跳。接着又传来了更可怕的消息：火葬场上死尸堆积如山。焚尸木柴涨价到一个卢比只能买八个赛尔①，而且还买不到。穷人们只好把死尸丢了就走。

“这些人真可怜，他们因吃不上几粒粮食，白白地饿死了！死后的尸体又是这样一副惨景！死者的葬礼怎么进行呢？”大老板难过得快要掉眼泪了。

于是大老板决定从每个卢比里扣除一个巴伊作功德钱。生意归生意，慈善事业是慈善事业，完全是两码事！扣除的功德钱有时要用作资金的话，那也得算利息，然后把利息和本金一齐归到功德钱里。要知道，这是献给神灵的！看到穷人的这幅惨景，大老板每天又从地下粮库里拿出两麻袋三角豆施舍给穷人。再说，有四万卢比快要变为功德钱了，利息增加了，当然功德钱也随着增加。

“管帐先生，”大老板含着同情的眼泪吩咐道：“不管木柴什么价钱，买他两万卢比的木柴送到河滩的焚尸场去！不能让任何一个穷人的尸体遭殃。”

第二天一大早，只见报纸上登载了一条醒目的消息：“伟大的义举！巴尔萨迪拉尔·达尔尼摩尔大老板的伟大义举……！”

“凡是看到那些不能超脱苦难的死者的悲惨景况心情感到难过的人，无不对大老板的伟大义举表示由衷的感谢！”

①印度重量单位，一赛尔约相当于一公斤。

大老板以温和的语气谦恭地向人们说："我算得了什么……全是老天爷的功德，是他的恩赐……凡人算个啥？"

彭正笃 译

路　遇

天空乌云密集，辨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山雨将至，寒风呼呼地吹着。在巴丹果迪车站的候车室里坐着一些要到山上去的旅客。他们一个个紧裹着衣服，在等待着卡车开车的时间。卡车司机跑来跑去，到处招徕乘客。旅客们急于成行，但是更着急的是司机。

长长的车站月台冷冷清清，偶尔看到一两个搬运工人在走动。舍提先生穿了一套厚实的西服，西服外面还套了一件御寒的外衣，一个人在月台边的石板上踱来踱去。山区的寒风虽然冷，但也休想透过他的暖和的衣服。寒冷的山风使旅客们冷得难以忍受，但却使舍提感到有说不出的兴奋。他竭力在寒风中保持住心里的恬静。

卡车司机在候车室里招徕乘客。小汽车司机通过候车室外面的窗格子寻找自己的顾主。有一个司机很有礼貌地向舍提鞠了个躬说道："老爷，我的车子非常舒适。"

舍提没有回答司机的话。这时他正在领略那寒风的清冷

劲儿，没有必要因回答司机的话而扰乱自己的恬静。对他来说，不存在车子里找不到座位的问题。他没有必要去找座位。一辆辆小汽车经常跟在他屁股后面抢生意。那位司机远远地站在一边等待舍提的吩咐，但舍提却不理睬他。

舍提抬眼一看，妇女候车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穿着白纱丽和黑色长外衣的少妇从候车室里走出来了。她手里还牵着一个约两岁左右的男孩儿，向着冷冷清清的月台的另一头走去。

舍提平静的脑海里忽然荡漾起一层层涟漪：那个手牵着小男孩儿向东边走去的少妇，她的生活似乎很美满；而他自己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和目的，就像天空中飘浮着的一片浮云似的。那位少妇的生活好像一团充满水分的浓云，即将洒下雨水滋润那绿油油的庄稼。那男孩儿的两条小小的腿，那歪歪扭扭的脚步，他被妈妈手指牵着的样子以及他妈妈的那种萧洒而稳重的风度——就像一只载满商品的小舟在静静的水面上平稳地前进着。

舍提靠着电线杆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母子俩——少妇和孩子。少妇朝着车站站房走了一段距离后立刻又回来了。回来时，她松开右手换用左手牵着孩子向着舍提这边走来。孩子吊着少妇的手，就像瓜儿离不开藤似的，紧紧地依随着，寸步不离。每走近几步，少妇的面容和孩子的相貌就看得越清楚。少妇的白皙的肤色、苗条的身材、丰满健美的体格、水汪汪的大眼睛，孩子小小的鼻子、圆溜溜的眼睛、胖乎乎的脸蛋儿、红润的脸色，这一切舍提看得一清二楚。这时

那清冷的寒风给他带来的恬静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小汽车司机向夫人行了个礼，简单地问了问。随着一个卡车司机也向她行了个礼，随便问了问。

舍提是一个识货的商人，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位夫人是在找一辆既便宜又舒适的车子。卡车在七点钟以前是不能出车的，但对小汽车却没有限制。卡车的乘客在等待，因为公路现在还没有恢复通车；小汽车的乘客在等待，因为他们并不着急。舍提灵机一动，离开电线杆子直着腰站着，目光向着小汽车司机扫去。司机立刻心领神会，跑上前来，向他再一次行了个礼。舍提问："车子可以吗？"

"老爷，崭新的……奥斯丁轿车。"

"好吧。"

"老爷，没有别人吗？"

"没有，立刻就走……你要是想多挣点钱，可以再找个乘客。"

司机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舍提的行李从候车室里搬出来了：三个手提箱、一个大行李包和一个小旅行袋。随着司机又去向夫人行了个礼，并且立刻和这个无足轻重的乘客廉价地成交了。

舍提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夫人的轻便行李也搬出来了：仅一个手提箱和一个行李包。她牵着孩子跟在舍提后面朝小汽车走去。舍提不坐在后面，而是和司机一起坐在前面。夫人和孩子坐在后面。

小汽车顶着呼呼的寒风在公路上奔驰着。舍提感到有说

不出的愉快。虽然他出的是整部车子的钱，而坐的是前面狭窄的座位，但他也很乐意。看到前面一棵棵迎面奔驰的树木和公路两旁迅速后移的建筑物，夫人的小孩抓住前面座位的靠背，高兴得跳起来了。孩子有些调皮，有时伸手动动舍提的帽子，有时用头顶顶舍提的胳膊。

由于孩子很调皮，他的妈妈感到很不好意思。她说了好几次，要他不要闹，安静下来，并且以溺爱的语气吓唬他，可是这样的吓唬却引得舍提和孩子的妈笑起来了。孩子想到前面座位上去坐，于是舍提回过头来，把孩子抱到自己怀里坐着。一接触到孩子的肉滚滚、胖乎乎的柔嫩的身体，舍提感到有说不出的兴奋。一种新的感受涌进了他的心头。到现在，他经过极大的努力和奋斗在生活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一下子好像变成了一种失败，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两眼直直地看着孩子。从孩子身上，他似乎感到他的生活中缺少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

车子在迎着奔驰的景物前进，舍提一生的经历像一个个电影镜头似地随着车轮的滚动出现在他的眼前。由于父亲去世，他被迫放弃了攻读哲学硕士的学业；他谋生无门，到处流浪；在承包商那儿，一月只拿二十个卢比的工资，但却整天拼命干活；随后他从其他承包商那里兜揽生意，逐渐自己也成了大承包商，一起接着一起的承包生意使他应接不暇。他曾为资金到处奔走求援，如今那些资金已变成千百万的巨大数字在他手上周转。他承包的一项铁路桥梁工程，一下子就赚了二十五万卢比。

舍提一生只认识一样东西，那就是钱。为了钱，他整天劳累，竟忘掉什么是白天和黑夜。如今他已成了百万富翁。他凭着自己赚得的钱，当上了几家大公司的股东。他的口袋里经常揣着一本四指宽的帝国银行的支票簿。难道他不能通过在支票簿上写几个数目字，签个字有所作为？但是他从中除了得到钱以外还能得到什么呢？……难道就不能用金钱得到其他什么？……他的那些他不认识而且认为也没有认识的必要的亲戚，在向人们作自我介绍时总要抬出他的名字来给自己贴金。他享受的荣誉可不少，一些政治和社会团体都急于要他充当保护人和担任主席，但是这一切又能使他得到什么呢？

女人的谈情说爱曾围着他进行了充分的表演。从那一对对含羞和醉人的眼睛里，他似乎观察出那些女人仅仅是为了钞票而向他送秋波，并且竭力使他陷入情网。他看清了这一切，为什么还要上钩，自讨苦吃？谁也没有迷住他的心窍。于是他像轰走红糖块上面的苍蝇似地把她们轰跑了。他的眼里就是钱啊！

今天他并不缺钱，可是他还在捞钱。发财就是他生活的目的。现在，钱就像雨季中千万条小溪的流水汇入大江一样流进他的口袋里。千百个地方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他的安排和组织下进行劳动，为他创造财富，所赚得的那些钱从各个渠道流进他的口袋。他的工作就是开辟进钱的新渠道。

他并不为自己的开销发愁。他没有什么爱好。光杆儿一个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呢？他个人的开销有时是每月一千卢

比，最多不超过一千二百卢比。他从来不注意享乐问题。今天这瑟瑟的寒风忽然在他的宁静的脑海里荡漾起新的涟漪，他感到似乎缺少什么东西似的。

那孩子穿着鞋踩在他的漂亮的外套上，时而用手摸一摸那冷如冰块的挡风玻璃，时而又把自己的脸贴在挡风玻璃上，高兴得叫起来。孩子的脚踩在舍提身上，舍提感到有说不出的愉快。他的眼睛湿润了，脸上也显出忧伤的样子。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玩玩这个，弄弄那个。可是在他耳朵后面，他感到还存在着一个人，一个充满爱情的女人。她的嫣然一笑犹如一道彩虹令人叹为观止。在她身上包含着拨动心弦的情音、爱护孩子的心意、祝福他人的良愿、闪烁发光的欲望等这些综合性的美好东西。她就像一块磁铁把他往上吸引。他真想吻一吻她，而怀中抱着的逗人喜爱的孩子又把他往下拉。他沉溺在一种新的感受中，好像忘掉和遗失了什么似的。他像通了电流似地颤动起来了。

汽车在山上行进。天气越来越冷。漫天乌云密布，山上风雨交加。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上雨水不断往下流。刮雨器不断地转动着刮除雨水。孩子看到这东西很想去抓，舍提拉住他的两支圆滚滚的胳膊阻止了他。舍提没有松开孩子的胳膊，孩子转过身来看着他。舍提领带上镶有宝石的别针吸引了孩子，孩子想动手取别针。这时舍提松开手自己把别针取下来别在孩子的衣服上。他戴着的果酱色大眼镜触到孩子的脸。舍提从镜子里看到，坐在后面座位上的孩子的妈，用手指按着嘴唇，示意孩子保持安静。舍提转过头来看着孩子的

妈，给孩子讲情说："没有关系。"他讲话时，嘴唇上挂着一丝慈爱的微笑。舍提和蔼可亲的言谈笑貌打动了孩子妈妈的心。

司机放慢了车子的速度，请求原谅说："老爷，山上雨下得不小，雾气也很大。"

舍提回答说："啊，没有关系。"

山顶上的雨水流到公路上。汽车划破路面的流水沿着公路盘旋而上，水像喷泉一样直往空中飞溅。车子开着灯，不顾山峭坡陡、云雾弥漫和滂沱大雨，一股劲儿地向山顶驶去。

连续走了两个小时，他们来到了"中途"旅站。车子拐进院里在门前停下了。旅站院外有很多旅客，他们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在洋铁皮或稻草盖的屋檐下坐着。山区驮运东西的公牛和骡子也被淋得周身是水，它们胆怯地看着人们。人们在等待云雾的消散和政府的通知，牲畜在等待主人的决定。由于下了一宿的雨，山上公路有好几处塌方，道路堵塞了，旅客们还没有得到继续往前走的通知。

司机打开了车门，舍提先下车，孩子拉着舍提的手也跟着下了车。随着，夫人也下了车。旅站的门警和服务员看了看车子，向他们鞠了个躬。穿着制服的服务员很有礼貌地问他们用不用早点。舍提回答说："好！"

夫人随身给孩子带了一瓶牛奶。她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每月只有六十个卢比薪水的小学教员没有在旅站吃早点的习惯。夫人坐在走廊的一把安乐椅上故意不看舍提，只

叫自己的孩子巴卢来喝牛奶。舍提也故意不看夫人说："巴卢要喝热牛奶。"

服务员通知夫人，早点摆好了。他好像认为舍提老爷、夫人和孩子就是一家人。服务员这样认为，夫人颇感惊奇，不过并没有表现出不自然的样子。她看了看舍提，客气地用英语说："我不需要。"

舍提彬彬有礼地坚持说："天气这么冷，喝一杯热茶好。"

他们坐在里面吃早点。那个单房间只有服务员可以进出。从外面看来，这墙壁内的小房间是夫妇俩带着一个孩子的小天地，这个小天地的代言人或见证人只有那个服务员。夫人认为在他面前表示不必要的难为情，证明自己心虚害怕和不光明正大，反而不合适。于是她大大方方地往茶杯里倒茶了。舍提拿了一片菜肉蛋卷送进巴卢的嘴里，巴卢鼓着嘴吃起来了。

服务员来到夫人背后问："要点饼干、果酱、水果吗？"

舍提回答说："拿来吧！"

于是凡是那些不容易推销出去的东西，都盛在盘子里摆到桌子上来了。有些罐头食品也开一半口摆出来了。舍提总是面带笑容，态度十分和蔼可亲。孩子呢？嘴闲不住，什么东西他都要尝一尝。妈看到孩子高兴的样子，自己也乐滋滋的。她劝阻舍提说："够了够了，不要那么多，现在他不饿。"

舍提借助孩子打开了拘谨的局面，很有礼貌地问道：“你家住达尔荷吉？”

“是的。我叫玛登夫人。玛登先生在军计处任会计工作，我在小学教书。我到阿木里迪萨尔看姐姐去了。”

舍提自己介绍什么呢？他只好顺着人家的话说：“很好，很好。”关于自己，他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他只感到他的生活没有个依靠，也没有个定规。

“您是到达尔荷吉来避暑的吧？”玛登夫人问道。

“不是。有点事要在达尔荷吉呆几天。达尔荷吉这地方不错，风景很好，是个名胜。……”

“你没把自己的孩子带来？”玛登夫人出自内心地问道。

“没……有，没有……。我还没有结婚。我的名字叫阿尔·艾尔·舍提。是作承包生意的。阿木里萨尔的新教堂就是我承包建造的。”他看着墙用调羹在茶杯里搅和着说：“我就是这样生活。”

舍提的几句话使玛登夫人心里产生了同情和怜惜。她心想：“多好，多富有的人啊！”

巴卢伸手要把舍提的一只用皮带系着的金表往桌上拖。

玛登夫人竖起手指说：“别动！”随着又对着舍提笑了笑说：“这孩子真淘气……。”

舍提一再用手指摩自己的头发。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心情有些不宁静，他虽然得到了一切，但仍然感到自己的生活没

有个依靠，就像一个跛子，走起路来偏偏倒倒，很不稳定。面前坐着的玛登夫人，她把两支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注视自己孩子的那种恣态，她那副洁净光润的笑脸，她的一对含情脉脉的眼睛，她那露在纱丽边外面的乌黑的发丝，她的红红的嘴唇，以及她那大衣的三角领内脖子下面的部分……这一切他感到正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充实的生活的象征。

玛登夫人注意到舍提的眼睛了。她感到舍提的眼睛在打量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好像有些颤抖，不过这并不使她感到紧张不安，相反，她觉得这是一种应享的权利。她把两手平直地放在桌子上，闪着明亮的双眸对舍提说：

“好大的雨！我们怎么到得了？”

舍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烟盒，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衔在嘴里，然后点着了。舍提不拘礼节地喷着烟雾说道：“雨不停，我们也到不了，但那有什么关系？”

玛登夫人交叉着两手的指头，焦急但却面带笑容地说：“是的，先生。不过明天我一定要到校。你也是出来办事的，对你也是不利的。”

“对，我出来要办的事，恐怕办不成了。”舍提看到服务员在走廊上站着，便呼喊他：“来看看帐！”

服务员立刻把帐单送上来了。玛登夫人没看帐单连忙说道：“问问司机，什么时候走？”

舍提付过帐说道：“我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总希望学校放假，或者找点什么借口不去上学。可是我看你却是很喜欢学校。”

玛登夫人回答说："看来你大概是个顽皮的孩子……今天你也是想逃避工作，希望雨一直下下去，并以下雨为借口，在这儿悠然自得地抽烟，是不是？"她说完笑了笑。

"是，当然是。"

"难道你不爱你的事业？"

"从来就没有想过！好像我是在把生活的车子往泥坑里拉。"

司机走来通知说，公路现在还没有修复。舍提往警察局打过电话才知道，在六小时以内公路没有修复的希望。

舍提看到玛登夫人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惊慌，于是说："你们学校的同事会理解的，修公路这一类的事并不由你来掌握。"

玛登夫人的行李在一间房间里打开了。她也进房间去了。孩子时而去房间里玩，间而到舍提跟前玩。玛登夫人一走开，舍提立刻感到缺少了什么，好像他吃饭的时候，有人怕他吃多了会生病，把他面前的盘子拿走了，而他还没有吃饱似的！他时而躺在安乐椅上仰看天上的浮云；时而又在走廊上踱来踱去；然后又坐下，过了一会儿又起来走走。那一天，他那善于盘算的脑袋瓜里充满了想像。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幅他生活的图画。在这幅图画里，他并没有跟在金钱后面跑，而是在追逐另一种东西。他感到他是在向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险峰攀登。在向上爬的时候，他想抓住一个女人，但当他伸出手想抓住她的脚的时候，人影消失了。那人影就是飘悠在一层薄薄云雾中的玛登夫人。

他在走廊上踱来踱去，一会儿又坐在安乐椅上。就在这时，熹微的阳光撒到湿淋淋的野草和树枝上了。太阳的突然出现使舍提感到十分耀眼。他想，他是多么无能，他连起身走进玛登夫人房间的勇气也没有。她也许睡了，也许还没有入梦乡。要是他们两人能在一起坐着……。

舍提听到女人的脚步声，回头一看，玛登夫人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走来了。她说："太阳出来了，六个钟头也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几点钟了？"

金表现在还在巴卢手里，表蒙子给打碎了，指针也断了，知道时间的唯一办法只有问司机。

六个钟头肯定过去了，可是公路现在还没有修复，小汽车还不准通过。

服务员又前来鞠了个躬问道："要准备午餐吗？"

"问夫人吧。"舍提回答后便牵着孩子的手出去晒太阳了。

服务员心里是怎么认为的？玛登夫人一想到这个就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却是甜丝丝的。早晨那种难为情的样子和现在这种不好意思的表情会把局面搞得更糟。于是玛登夫人说："有什么随便弄点吧……不要耽误时间。"

舍提很想坐在玛登夫人身边，如果玛登夫人不反感的话。他们又坐在一起吃午餐了。谈些什么？舍提说，山区经常发生公路塌方的事。上一次，他上午来这儿，三个钟头办完事，黄昏时就返回去了。"……你住在达尔荷吉什么地方？"舍提转变了话题问她。

玛登夫人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并且问他："你要待多久？"舍提是来办事的，可以待一两天或两三天。在达尔荷吉的鞠勒尔登德山上要建造一座营房，这一次他就是为了承包这项工程去达尔荷吉。以前他到达尔荷吉是住"山顶"旅馆，这一次还要住那儿。

谈话间，玛登夫人也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她的丈夫每月有一百卢比的薪水，她自己每月也拿六十个卢比。是没有办法才作事的。她本来有一座别墅，但丈夫生了一场病，以四千五百卢比把它抵押出去了。房子的租金每季可收二百至二百五十个卢比，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相反，还得另外分期付给高利贷者五十——六十个卢比。

舍提心想，四千五百卢比算得了什么！可是他能帮得上忙吗？吃饭的时候，两人高兴地看着巴卢玩表。舍提想继续喂他东西吃，而玛登夫人劝他不要喂多了。孩子把舍提的表弄坏以后，她感到很抱歉，可是舍提却不愿听这样的话。午餐吃完后，玛登夫人站起来又想到里面的房间去。舍提鼓起勇气说："怎么，还想睡觉？"

"不。但是做什么呢？看来到傍晚我们也无法到达，是吧？"

"毫无希望。你干吗这样惊慌？你明天不去学校，一天才扣两个卢比，要是我的事情办不成，你知道损失有多大？……六万或六万五千卢比！"舍提笑了笑又继续说："你干吗不把自己的房子从高利贷者那里赎回来？赎回来后不就没有必要做事了吗？"

“可是这怎么办得到？现在我们才勉强偿还了一千卢比。”

“这算得什么，你就赎回来吧，钱会有的。我不要利钱，也不在乎钱的事。”

玛登夫人的眼睛亮起来了，脸上也泛起了红晕。为了稳住自己的情绪，她把孩子搂到自己怀里了，并且从孩子手上把表夺过来递给舍提说：“你把它收起来吧，要不，会把它玩丢的。”

玛登夫人看到巴卢撅着个嘴，便伸出指头说：“别作声，别作声，舅舅要打人了！”玛登夫人这样讲无非是表示舍提在她心上已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她讲起她父亲家里的事来了，并且告诉舍提，她的名字叫乌尔米拉。

两人坐在一起谈着谈着，不觉已到了黄昏。随着黑夜又降临了。天上明月高悬，皎洁的月光透过近傍的松枝撒在他们的身上。巴卢在里面睡了。乌尔米拉心想，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他们两人呆在一起，月色又是这样的好！于是那无数畏怯和不安的火星在她脑子里迸发开来。

外面很冷，又吹着寒风。里面有房间，但是服务员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两人的行李是一家的，于是把两张床铺安置在一间房间里。她也没有打招呼不这样安置。可是一想到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的事，玛登夫人闭上了眼睛。她想：见鬼，这怎么行？

夜已深了。舍提说：“你会受凉的，你进去睡吧！”

“那你呢？”

“我不困。”

玛登夫人知道，舍提要在外面过夜，而且就是由于她的原因……唉，多好的人啊！

玛登夫人告诉他，她有个亲戚的女孩子，念书念得很好，还问他：“你想结婚吗？”

舍提回答说：“既然四十八年就这样过去了，那剩下的年头也会打发过去的。至于结婚，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一种赌博，也可能赌赢，但也可能适得其反！”

舍提再一次叫乌尔米拉进去睡觉，乌尔米拉回答说，她觉得晚上月色很好，也不感到特别冷。于是谁也没有进去，两人就一直在那儿坐着。时而舍提讲些什么，乌尔米拉听着；时而乌尔米拉讲些什么，舍提听着。

月亮躲到山后去了。现在无法知道时间，不过估计已过半夜了。两人冷得直哆嗦。乌尔米拉有些不忍心，由于她的原因，舍提就这样受冻，他会生病的！她站起来说：“进去吧，在家里，大家不也是在一个房间里睡觉吗？”于是两人往房间里走了。这时舍提把手搭在乌尔米拉的肩上了。两人进房间后在各自的床上裹着毯子躺下了。

公路在第二天早晨通车了，但两人喝过早茶后才决定走。舍提问：“晚上睡得好吗？”随着就笑了笑。

乌尔米拉微笑着说：“你一定睡得好吧？”

两人心照不宣，谁也没有睡好。尽管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但两人的精神仍很饱满。

舍提说：“不想离开这个房子吗？”

乌尔米拉以怜爱的眼光看了看他，随即垂下了眼皮，一句话也不说。她已经是有夫之妇了，但是一个人像这样的慷慨大方，这样的自制，这样的真诚，她还没有看见过。她打心眼里想呼叫：你真高尚，你真伟大！但她却张不开嘴。女人永远是失败者。当人们向她进攻的时候，她不张嘴讲话；当她受到保护的时候，她仍然沉默不语。

在走之前，舍提说："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在房子里给你拍一张照。"

反对？乌尔米拉能反对吗？她只能以感激的心情看着舍提。乌尔米拉歪着脖子，背靠柱子站着，舍提连续给她拍了几张照。

两个月只有六十天，但是这六十天里变化可不小。玛登先生已辞去了军计处月薪一百卢比的会计职务，到"舍提公司"当起会计来了，月薪是三百卢比。乌尔米拉也辞去了每月拿六十个卢比的教师职务。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别墅前面的布篷下，一边享受着金色的阳光，一边给巴卢编织毛衣。巴卢每天由保姆带着去马路上散步。

舍提经常来达尔荷吉那是必然的，因为他承包了在这儿建造营房的工程。乌尔米拉心里有些疑惑不解，舍提为什么不想和她亲戚的女儿结婚？

实际上乌尔米拉心里什么都明白，可她仍不想承认。上一次舍提说得很清楚："吃饱了肚子嚼南瓜，远不如闻一闻桔子的香味。"她织着织着毛衣忽然体会出这句话的意思来了——她自己就是桔子。于是舍提的一个个行动出现在她的面

前了。舍提总喜欢用手指摩自己的头发；他经常一句话不说在她面前坐着；舍提给她买的衣服，她得当他的面穿上；舍提讲什么话她都听从，对她来说不听从是不可能的。如果舍提提出要求，要她穿上没有袖子和袒胸露背的时髦衣服，她也准会照办。无疑乌尔米拉是满足于按照舍提的意愿吃穿和生活了。但是她自己还算不算一个独立的人？她自己的个性又上哪儿去了？

上星期三晚上，舍提在别墅里一直呆到半夜。当时他说过什么话？……他没有对她动手，没有碰她，只是远远地坐在一边。可是他心里还有什么话要说。于是后来他说："我爱你，但我的爱并没有什么用意。我感到你好像是我的需要，我总想看到你……我希望你是属于我的！"

这对乌尔米拉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她哭了。当时他说了一声"请原谅"，便一声不响地走了。

今天在强烈的灯光下，当她编织毛衣时，那天晚上的整个情景又出现在她的眼前了。可是那天晚上她做对了吗？

一个人将一生劳动所得送给了她而不要求报恩，而且自己什么也不图，不管他说了什么……能使他大失所望？……

舍提说过，他要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巴卢，但是不应该再有任何人来分享巴卢的财产！……意思很清楚，他完全占有了她，不管他对她动没有动过手！巴卢是属于他的，玛登也是属于他的，而乌尔米拉首先是属于他的。

舍提有多自制，多慷慨大方，心胸有多宽广？他怎么把

自己的什么都给出去了？……乌尔米拉可什么也没有给舍提呀……看来是给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舍提象作梦一样把什么东西都占有了，而且是那么轻松地占有了！好象这一切东西有一把钥匙管着，而舍提把这把钥匙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那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圈套，乌尔米拉摆脱不开，巴卢摆脱不了，玛登也摆脱不开，好像他们全都被出卖了！

……要是舍提明天再来，并且面带愁容地再重复那一句话呢？他要是坐在一边说，“我需要你……”难道她现在还能说一个“不”字？她曾经说过一次“不”，就像犯了罪似地感到后悔莫及。

乌尔米拉心想，这算什么呢？她还想拒绝一次，但她有拒绝的权利吗？人家都有这种权利，她没有了，她的灵魂已不配有这种权利了。……这和妓女的生活有什么两样？……乌尔米拉簌簌落下泪来。

她又想起了两个月以前的事。那时她只有两间小房子。每天从学校回来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可是她还要带孩子，还要为愚蠢的仆人伤脑筋，生活上很多需要的东西得不到满足。但那时她可以说个“是”或“不”字，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想怎么的就怎么的。……烟草公司的那位笑容可掬的先生多么温文尔雅，可她不也永远拒绝了他吗？

她又想起，今天舍提可能还要来。她抬起噙着泪水的眼直望着大门……那两只眼里已没有激情的闪光，而是充满着怯懦的晦气……。

彭正笃　译

人 的 孩 子

杜丽每天上午去女修道院（英国学校）上学，下午经常是在家里和保姆宾蒂一起玩。中午太太要等老爷回来一起吃中饭。老爷总是忙忙碌碌的，他一点多钟回家，一回家就去盥洗室洗脸、洗手，在他洗脸、洗手的工夫，饭菜就摆好了。不过半小时，饭就吃完，然后他点燃一支雪茄，坐着小汽车又回到工厂去了。中饭时，杜丽不来餐室吃饭，而是单独一个人吃。

下午五点半，老爷从工厂回来后，无忧无虑，颇为安闲。这时他必然要想起杜丽，和她玩上几分钟，然后一边坐着喝茶，一边和太太谈话。太太如果在中午或下午有事外出的话，那也得在五点前赶回来，以便派车到工厂去接老爷回来。老爷回来后，太太把杜丽叫来，准备让她接受爸爸的检查。杜丽洗完手、洗完脸后，太太让她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坐在自己跟前，给她梳头。杜丽每天中午回家后就脱下校服，穿上便服。这时她得脱下便服，再换上漂亮的新衣服，发辫上

也要扎上漂亮的丝带，连孩子脚上穿的皮凉鞋太太的眼睛也不放过，也得要擦得亮亮的。

巴加老爷是工厂里的总工程师，在英国留过学。他现在每月的薪金是一千二百个卢比。他对生活是满意的，但对自己的职责也并没有放松。他只有一个女孩儿——杜丽。杜丽只有五岁。自从有了这个女孩以后，就再没有过孩子。就为一个孩子履行自己的职责，老爷和太太是相当满意的。老爷认为，对孩子履行自己的职责要有很高的理想。不管杜丽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他认为，她就是一切，有了她，他就感到很满意。大学她一定要念的。大学毕业后，让她去英国继续深造，那是必要的，而且是肯定无疑的。对孩子履行教育职责所抱的理想，孩子多了能实现得了吗？老爷说，就像虫子一样生小孩有什么好处？太太——老爷夫人也承认，确实没有好处。

"杜丽！……杜丽！……杜丽！……太太叫了三遍。第四遍她叫保姆了。谁也没有答应，她生气地到阳台上来了。现在她自己也该换衣服了。她忽然看见，在别墅的后面——那儿是洗衣工人和花匠的住宅区——保姆牵着杜丽的手正往家里走来。太太看见后大吃一惊。她明白了，杜丽肯定是上花匠家里去了。两三天以前，花匠的老婆刚生过孩子，杜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一定要把孩子抱来。太太非常害怕杜丽跑到花匠家里去。听说，洗衣工人的孩子上周长了疥疮。

孩子上那儿去，和那些野孩子一起在桑树下捡桑椹吃。太太生怕杜丽和那些孩子一起玩会变坏。保姆意识到要承担

这些过失的责任，有些害怕。在妈妈面前，孩子是非常任性的，保姆表现出迫不得已的样子，走上前去，在离杜丽一步远的地方，象揪一只在吃树叶的山羊的耳朵一样，抓住她的胳臂就往回走。

没等太太说话，保姆大声辩解道："我想给她的皮凉鞋擦擦油，就到屋里去了。杜丽说，她要到浴室去。就这一会儿功夫，我出来一看，她跑到花匠家里去了。她一点也不听我的话，我说她，她反而打起我来了……。"尽管保姆有预见，仍免不了要挨一顿骂。

"你真是个傻孩子！"太太用英语责备她说。杜丽虽一个英文字也不懂，但却意识到了，是自己干了错事，妈妈在为她难过。

于是马上用肥皂给杜丽洗手、洗脸，然后把衣服也换了。已经是下午四点二十分了，保姆很快给杜丽穿上袜子和凉鞋。太太亲自给孩子梳头，给孩子小辫上扎丝带。太太亲切地抚摩孩子头发的时候，忽然发现她脖子上有个什么东西——虱子！象晴天打了霹雳似的，使她为之震惊。肯定，这虱子是花匠和洗衣工人的孩子过给她的。于是她又狠狠地把保姆骂了一通，并且警告她说，要是再发现杜丽和那些又脏又臭的野孩子一起玩，就把她辞退掉。

看到孩子这个样子，妈妈的心又软了。她这回不讲英语，而是用自己的语言，以感人的语气亲切地对杜丽说："杜丽是最可爱、最漂亮、最逗人喜欢的孩子。妈妈要给她最漂亮的衣服穿。杜丽，你和英国孩子一起坐公共汽车上学好么？

不跟这些脏孩子玩行不行？”

杜丽任性地用脚跺着地板说：“妈妈，把花匠的孩子抱来吧，我喜欢他。”

“嗤……嗤……！”妈妈劝她说，“那孩子多脏！和这些脏孩子玩，自己也会变低贱的。跟他们一起玩，会过虱子给你的。你瞧，他们多脏、多黑！我们的杜丽有这样黑吗？保姆，你带杜丽上经理老爷家里去玩吧，让她经常和罗曼、党蒂一起玩，到下午黄昏时把她带到公司花园去。”

杜丽搂住妈妈的脖子，向妈妈保证说，她以后绝不跟那些下贱人的又脏又黑的孩子玩了。那一天，老爷和太太一边喝茶，一边谈论说，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喜欢跟小小的婴儿玩。要把一个孩子养育好，可真不容易。不知道这些人干吗要这么多孩子。……瞧那个花匠吧，已经有了三个倒霉的孩子，现在又添了一个！

巴加老爷家里有一只奇怪品种的母狗。母狗的颜色是杏黄色的，颈子和尾巴上的长毛象丝绸一样的柔软。胸脯宽宽的，前脚肘向外拐，肚子瘪得几乎和背紧贴在一起。嘴好象被人打了似的，向后缩了很多。眼睛长得圆圆的，看起来好象是安上去的。新来的人没有一个不被这只狗所吸引。二百五十个卢比就是这个宠物的代价。

母狗下了一窝小狗。对杜丽来说，这是一个大的喜庆日。她一步也不想离开小狗。那些象老鼠般闭着眼睛的小狗，人们来要的可不少。但是给谁呢？拒绝谁呢？假如这样品种的狗就这样分送给人家，那狗的价值何在？花二百五十个卢比买

它并不是为了让它下小狗喂奶。

老爷的规矩，母狗一下崽，就叫清扫夫把小狗按在热水里淹死。这回他又想依法炮制。可是由于杜丽的原因，他有点发愁。最后，只好等孩子上学了，他才吩咐用人叫清扫夫把这窝小狗处理掉。

杜丽从学校回来要找小狗，保姆说："把小狗送到经理家里，给罗曼看去了，黄昏时带回来。"妈妈说："孩子，小狗在睡觉，醒来后，你就和它们玩。"杜丽到处寻找小狗，最后，她从清扫夫那里得知，小狗被按在热水里淹死了。

杜丽伤心得不得了。为了安慰她，保姆用车子把她送到公司花园里玩去了。杜丽一再问："阿姨，干吗要把小狗按在热水里淹死？"

保姆告诉她说：代里（母狗）怎么能给这么多小狗喂奶呢？小狗一个个饿得直叫，所以把它们弄死了。"

杜丽为小狗的死悲痛了两天。后来，渐渐地把它们忘掉了。

花匠的新生的婴儿，不管是半夜、中午还是早晚，一直都在哇啦哇啦地哭。太太特别感到厌烦，她生气地说："不知道这小崽子的嗓子眼儿怎么那么大。"

花匠孩子的哇啦哇啦的哭声愈来愈使太太感到厌烦。杜丽问妈妈："妈妈，花匠的孩子为什么哭？"

保姆宾蒂就坐在旁边，她跟太太说："孩子怎么不哭呢？他妈没有奶水。"太太和保姆没有注意到杜丽在听她们的讲

话，于是杜丽马上接过来说："妈妈，叫清扫夫把花匠的孩子按在热水里淹死，不就不哭了吗？"

宾蒂苦笑了一下，随即就用围裤边捂住了嘴唇。妈妈听了为之一惊。杜丽以单纯的眼光看着妈妈，希望得到妈妈的支持。"你真是个傻孩子，杜丽。……对人的孩子，怎么能这么说？"妈妈严肃地对杜丽说。保姆看到这种情况，把杜丽带到外面散步去了。

第三天黄昏时，杜丽在经理家里和罗曼、觉蒂玩过以后，回来时在别墅门口看到花匠抱着新生的婴儿，身上裹着白布，正往外走。花匠的妻子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伤心地哭个不停。

保姆看见后，拉着杜丽的手躲到一边去了。杜丽问道："这是干吗，阿姨？花匠手上抱的是什么？"

"花匠的小孩死了。"保姆轻声回答说。说完她拉着杜丽的胳臂往别墅里面走去。

杜丽的单纯的眼睛直盯着保姆的脸问道："阿姨，花匠的孩子也是按在热水里淹死的么？"

"嗤！不准这样讲话！"保姆吓唬她说，"人的孩子是不会这样死的！"

杜丽的疑惑并没有解决。她转过身子，看着走得远远的花匠，又问保姆道："那末人的孩子该怎么死呢？"

为了把孩子的注意力转移过来，保姆牵着她的手，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回答说："那个死去的孩子是饿死的。走吧，妈妈在叫你了。"

杜丽还不罢休，又问：“阿姨，那我们也会饿死吗？”

“不准这样说，杜丽！”保姆生气地说，“你再讲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妈妈。”

但是来到屋里后，看到女孩子脸上的那种稚气，她的作过母亲的心软下来了。保姆一边用手抚摩着杜丽的卷曲的头发，一边说：“你现在还蒙在鼓里，我的小姐！象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饿死的！……饿死的是那些穷人的孩子！”

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哽咽了。她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两年前……！从那以后，她才在老爷家里当保姆的。

彭正笃 译

苦

那一味相信人家是了解自己的人，一旦被报之以侮辱和非难，其心情是万分忧伤和痛苦的，甚至会立刻产生死的念头。要描绘一个人在这时的心情，语言是不够用的。

迪里布已经让赫玛享受到了充分的自由。他是那样尊重她，那样真诚地爱她，很多人都说他做得过分了。尽管如此，但他仍不能使赫玛得到满足。有一天，仅仅由于迪里布和一个女朋友看了一场晚场电影才回家，赫玛竟气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回娘家去了。当时迪里布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这是九月的最后一周。尽管雨季已过，但雨仍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天。迪里布拉上客厅的窗帘和门帘，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儿。在忧伤和苦闷中，时间本身就叫人难熬，要一分钟一分钟地度过，这确实不容易。迪里布心情十分烦躁，竭力想睡一觉。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弟弟下楼梯的脚步声。他无精打采地半睁开眼睛看着房门。

弟弟掀开门帘问："哥哥，你要是不上哪儿去，我用一下摩托车行吗？"

为了很快摆脱弟弟的打扰，迪里布以手示意，准许他用摩托车，随即就合上了眼睛。

墙上挂钟的凿凿声在房间里回荡着。它告诉主人，现在已经六点了。迪里布想：难道我就这样憋在这牢房般的房间里？他起来拉开窗帘往外看，雨已经停了。现在他又害怕有什么人来串门，和他谈一些令人厌烦的事情。

于是他起来了。他推着弟弟的自行车，绕开道上的稀泥，回避着人们的视线，出孔雀门，穿过旧城园林，来到了明度公园。广场草地上全是水，阵阵西风又吹个不停，谁还在这时刻到这儿来受冻？

这地方幽静无人。他把自行车靠立在一条长凳旁便坐下了。他摘下头上的帽子放到长凳上。经冷风一吹，他的脑子清醒多了。

他忽然想到，受了风寒会生病的。要是病倒了，那就糟了，他将会象蒙难者一样独自忍受着痛苦。但他决不祈求任何人来替他分忧解愁。那对他不信任的人有什么资格来分担他的痛苦？会有那么一天，死神将悄悄地降临他头上。死神将带走他的痛苦和疾病，并用手抚摩他的头，安慰他，使他长眠安息。那一天，将有人痛哭流泪，而其中也会有赫玛，赫玛失去了他。给自己带来损害后，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这将是一种报应。因为是她使得迪里布默默地忍受着痛苦的。想到这里，他满意地吸了一口长气。

在附近不远的铁路干线上，不知道有多少列火车开过去了，而迪里布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现在，当边境邮车像狂风闪电般飞驰而过时，迪里布才抬头向那个方向看了看。他看到从火车的一二节车厢里射出的强烈的灯光，立刻意识到——边境邮车经过这儿，时间是九点半钟了。

他想到那使他忍受不平的人自己可能会得到报应时，他的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他站起来想往回走。由于身体还有些疲倦，他没有骑车，仍推车步行。穿过一片园林，经过一座清真寺和塔哈沙尼门，最后到达帕笛门。一路上不见有任何行人。马路边的路灯真诚无私地把灯光投射到马路上。无数的飞蛾，不顾马路上空荡无人，在路灯的四周绕圈儿飞舞。这是太阳系的惊人的实例。每一只飞蛾，犹如一座小星球在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转，有的转小圈儿，有的转大圈儿，有的向右，有的向左，有的向前，有的向后，不停地围着路灯转圈儿，彼此谁也碰不着。湿淋淋的树叶在电灯光下闪闪发光。

他从一盏路灯下往前走，他的身影随着身躯也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当他离开后面路灯越走越远时，他的身影就逐渐移到后面去了。间或，树枝的影子从他身上一掠而过。电灯光照在路上，每一片淋湿的树叶都反射出闪闪亮光。

向前没有走多远，前面马路边的柠檬树影中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再往前走，才发现是一个小孩穿着白衣白裤，面前摆着一个盘子在卖什么东西。

童年时，他和街道上的孩子们经常从小贩那里买东西吃。

现在他已把这事忘掉了。但是今天天气这样冷，在寂静的马路上见不到一个行人，这个小贩怎么还坐在那儿卖东西呢？

小贩的瘦小的身体和小小的年纪也吸引了他。他看到，这个在晚上卖东西的小贩连一盏煤油灯也不点。走近一看，小孩在寒风中冷得缩成一团。迪里布走近后，小孩向他投以希望的眼光，随着又垂下眼皮了。

迪里布更仔细地看了看，小孩脸上并没有一般小贩那样机灵的表情，而是现出一副怯懦的样子。他卖东西的盘子不是小贩用的那种盘子，而是一般的家用轻便盘子。他连称东西的秤也没有。盘子里摆的是用八片纸分成八堆数目相等的豆粉炸丸子。

迪里布想，在这寒冷的夜晚就只有我们两人在外面。他走到小孩跟前站住了。人与人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人性这个东西有时却能越过一切差异的壁垒。小孩看到迪里布来到了跟前便说：

“一个拜沙一堆。”

沉默了一刹那，迪里布问：“这几堆一共多少拜沙？”

小孩用手指点了点堆数回答道：“八个拜沙。”

迪里布仅仅为了找话说又问道：“不能少一点吗？”

小孩的脸上本已露出高兴的笑容，心想东西可以卖出去了。迪里布这一问，小孩马上收敛起了笑容，回答说：“妈会生气的。”

迪里布听到小孩的回答，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说：“还要把钱交给你妈？”小孩点了点头。

迪里布说："那好，全卖给我吧。"

看到小孩慌里慌张的样子，迪里布立刻掏出手巾递给他，要他把炸丸子包起来。

为了能卖得八个拜沙，小孩在大冷的天还出来，那他家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想到这里，迪里布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卢比的硬币扔到小孩的盘子里。卢比的清脆的响声划破了夜晚的寂静。小孩看到卢比说道："我没有零钱找。"

迪里布问："你家在哪儿？"

"就在附近街上。"小孩回答道。

迪里布出于好奇，想看一看他的家。于是他说："走吧，我也要经过那儿，顺便从你家里拿钱。"

小孩惊慌地说："家里也没有钱呀！"

迪里布一听，心里又不是滋味。但是他却回答说："会有的，你走吧！"

小孩两手贴胸抱着盘子在前面走，迪里布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

迪里布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小孩回答说："父亲死了。"

迪里布沉默了。往前继续走了几步他又问："那你的妈呢？"

小孩回答说："妈在一个老爷家里洗碗刷锅，现在老爷把她辞退了。"

迪里布问："老爷干吗要辞退她？"

小孩回答说："妈每月拿两个半卢比的工钱，可是贾格度的妈告诉老爷说，她每月只要两个卢比的工钱，什么都干。这样，太太就把妈辞退了，雇用了贾格度的妈。"

迪里布又沉默了。小孩光着脚，踩着稀泥噗喳噗喳地往前走。

迪里布推着车，总要绕开稀泥，感到很不好走。为了让小孩走慢一点，迪里布又问："你不冷吗？"

小孩为了使身上暖和一点，更加快了速度，并且回答说："不冷。"

迪里布又问："贾格度的妈原来是干什么的？"

小孩回答说："贾格度的妈在学校里每天接女孩子上学。后来学校弄到了一辆汽车接女孩子，就把她辞退了。"

街口上市政委员会的电灯正亮着，灯光从楼上窗户里射出，路上稀泥反射出的光亮使街道勉强能看见走路。

在狭窄的街道上的一家门前，一道象大窗户式的房门开着。门内暗淡的红色灯光照射着前面的旧砖墙。小孩从这道门进去了。

迪里布一看，在一间勉强有一人高的房间里——在城市里一般是堆放柴禾、煤炭的地方——一盏冒着烟的煤油灯发射出暗淡的红光。有一张小床——好象是办丧事时给主持葬仪的婆罗门用的——靠立在黑色的墙壁下。床腿上挂着一两件脏衣服。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身上围着一条脏纱丽坐在床上。

她看到孩子回来了马上就问："东西卖出去了吗，孩

子？”

孩子回答说：“卖出去了，妈。”孩子把钱交给妈手中又说：“剩下的钱要找给老爷。”

妈把钱接在手中惊奇地问：“哪个老爷，孩子？”

孩子兴奋地说：“推自行车的老爷把东西全买了。他身上没有零钱，现在还在外面街上等着。”

妈惊慌地说：“哪儿来的零钱找呀，孩子？”她弄了弄头上的纱丽边，故意把话说给迪里布听：“把钱还给老爷，问清他的住址，明天去取。”

小孩拿着钱出来准备还给迪里布。为了让小孩的妈也能听见，迪里布拉开嗓门大声说：“钱就留下来吧，不要紧，我明天来拿。”

妇女把头上的纱丽边拉了拉说：“不，老爷，你把钱拿走，孩子明天去取。”

迪里布不好意思地说：“算了吧，这钱就算是我给孩子买糖果吃的好了。”

妇女连声说：“不，不。”但迪里布却退到黑暗处了。

妇女的憔悴消瘦的脸上露出感恩和高兴的笑容。她把钱用布单包好后，用手示意孩子把放在砖头上装着水的铜罐拿来倒水洗手。洗完手，妈从铜盘下取出一块用脏毛巾包着的面饼递给孩子吃。

孩子因刚才挣了点钱正在高兴。他接过面饼，做个怪样子说：“哼，粗面饼！”

妈抚摩着孩子说：“粗面饼放过盐了，孩子。”

孩子把面饼扔在地上，使起性子来了："早上也是吃的粗面饼，天天吃粗面饼！"

孩子把手蒙着眼睛，撅起个嘴正要哭的时候，妈把他搂到怀里说："我的好孩子，以后早上一定给你煮豆米粥吃。瞧，那个老爷不是给钱了吗，多好啊！"

"早上我多做些炸丸子给你拿去卖，以后就可以天天吃豆米粥了。"

孩子高兴了。他问："妈，你吃面饼了吗？"

妈一边捲起空毛巾一边回答说："嗯，孩子，妈现在不饿，你吃吧！"

妈饿着肚子，孩子年幼不懂事，却还在使性子。妈话是那么讲，可孩子是清楚家里的情况的。他勉强地把面饼递给妈说："这一块面饼你吃吧！"

妈亲切地抚摩着孩子的头说："不，孩子，早上我吃得很晚，现在不饿，你吃吧！"

迪里布站在那儿再也看不下去了，他难过地咬着嘴唇走开了。

迪里布回到屋里就坐下了。用人进来告诉他，有两个绅士派头的人来过，两人坐了一会儿就走了。用人告诉他，饭已准备好了。迪里布没有看他一眼就说："我不饿。"这时，小孩母亲的"不饿"的话音又在他耳边回响着。

用人恭顺地问他："要不要拿点牛奶来？"

迪里布生气了。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怎么，不饿还可以喝牛奶？……牛奶就那么没有用？"

用人不理解，愕然地站在那儿。

迪里布不耐烦地说："你去吧！"

那煤油灯下母子两人的情景，又闪现在他的眼前，久久不能消失。

这时他的弟弟进来说："嫂子寄来了一封信。"说完就把信递给了迪里布。

迪里布拆开信一看，信纸上第一行就写着：

"这一辈子，我是为了找苦吃才出生的……"

迪里布没有继续看下去，把信撕毁扔掉了。他皱着眉头，感慨万端地说：

"但愿如此！你知道什么是苦？……你要是没有这饶有情趣的苦，你的生活才是真正难以忍受的！"

彭正笃　译

命运的转轮

在命运之神的工厂里，有着决定无数生灵命运的转轮。这些转轮，将其齿牙互相交错衔接，向着各自不同的方向转动。

在加尔各答的一个靠近帕瓦尼浦的街道里，有一座住着很多孟加拉人家的大楼房。伦登辛赫就在这座楼房的二楼租了一个小房间和走廊住着。在加尔各答，人们对旁遮普人并不怎么尊重，而且对他们总是抱怀疑态度。但是伦登辛赫却是例外。

原因是这样的：街道里有一家卖槟榔和比里烟①的小店。掌柜的为了顾客吸烟方便，在屋檐下吊了一根燃着的椰子绳。可是由于一时不小心——或者说这也是命运的转轮在这样转动吧——不知怎的一下子着火了。火越烧越旺，火苗吞噬了附近的两座房子后，又迅速向四周蔓延开去。

这一场火，在那些上层的孟加拉人家里引起了一片惊

①比里烟是一种用树叶卷的小烟卷。

慌。在附近的房子里住着一些旁遮普木匠和出租汽车、公共汽车的司机。听到这一片凄惨的叫喊声，那些旁遮普人奋不顾身地去把火扑灭了。一场更大的火灾算是避免了。在谈到这一场火灾时，那些孟加拉先生们莫不以感恩戴德和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们，并且口服心服地说："旁遮普人真是好样的！"

伦登辛赫由于找不到地方住，曾住在和自己同村的一个叫毕尔基辛赫的司机的房间里。在和火灾搏斗中，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因此人们在谈到这场火灾时，特别提到了他："伦登辛赫真是一头名副其实的神狮。"①

这次事件之后，那住着很多孟加拉人家的大楼房的北面，一个叫昔里由迪·维宾·高士先生的住户，把自己最北边的一个小房间和走廊，以每月十二个卢比的房租租给了伦登辛赫，作为对他的帮助的报答。这两个地方加起来还不到高士先生整个住房的四分之一，而收的房租却相当于他的全部房租的一半。尽管如此，伦登辛赫仍感到是一个帮助。

伦登辛赫高中毕业后，为了生计来到了加尔各答。他在加尔各答城里和郊区贩卖鲁蒂雅勒的土产品。由于他一直是在帕瓦尼浦尔的旁遮普人中生活，尽管他来到了孟加拉，但仍然和孟加拉人有距离。他想了解孟加拉人的心愿未能实现。火灾使他的命运有了转动的机会，他开始看到孟加拉人生活中闪光的一面。

住在加尔各答的那些没有文化的旁遮普人也懂孟加拉

①伦登辛赫，意即天堂里的狮子。

语，也讲孟加拉语。伦登辛赫学会了孟加拉语之后，开始梦想要充当泰戈尔、萨拉特、索林德尔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了。他的热爱孟加拉的感情已油然而生。浸透了酥油的哈尔瓦①虽好吃，但那粘满糖稀的甜米团却更有风味。比起乳浆罐来，他对茶杯更感兴趣。旁遮普平原的阵阵热风和花草上沾着的厚厚的霜粉他开始感到有些可怕，而那经常被一层薄云遮着的蔚蓝色的天空和迎面吹来的南国的爽人的清风，使他感到有说不出的心旷神怡。那矫健有力、身材匀称、身穿萨尔瓦裤和古尔达衬衫、头顶瓦罐、皮肤晒得象麦黄色的旁遮普农村妇女，他开始感到有些土气，而那龟缩在家里的肤色黝黑、美丽活泼的孟加拉闺秀的用虫胶染红的脚，已经使他如痴如醉了。

阿姆拉究竟青春几何，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查市政委员会的档案，她的年龄已超过十七岁。但是已经成家的有眼力的孟加拉人，由于在女孩子的婚姻问题上一向抱怀疑态度，警惕地算了算阿姆拉的年龄，认为她现在不超过十五岁。阿姆拉是在加尔各答的文化空气很浓厚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她的智力和身体的发育，远远超过了二十岁的旁遮普农村妇女。她的生母早已去世。后母对阿姆拉没有明显的反感，但她对待不是自己亲生女儿的阿姆拉缺乏母亲般的关怀。后母不把阿姆拉放在心上，这意味着阿姆拉已从经常争吵中解放出来了。后母住在楼下，阿姆拉住在楼上。

①哈尔瓦是用粗面粉做的一种甜食。

在二楼，从阿姆拉的房间可以看到院子对面伦登辛赫的房间门。下午，每当阿姆拉开动缝纫机哼哼唱唱或者干其他活儿的时候，她总是抬头往对面看，而这时，伦登辛赫也准在那里。早晚，他背着货箱出去叫卖，下午在家里休息。阿姆拉的后母住在楼下，她父亲高士巴布住在机关。伦登辛赫心中虽无邪念，但两眼却一个劲儿地想穿过庭院往阿姆拉那边看。也许他这样看一次以后，就决心不再看了，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视线已在她的行动上发生了影响，他意识到他想看的念头是无法打消了。伦登辛赫似乎已有了很重的心思，他叹息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伦登辛赫看得阿姆拉低下头不好意思，可是她又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好象一只落入圈套的鹌鹑鸟，它挣扎着想飞出去，但又飞不出去。每天下午，如果伦登辛赫不在家，或者他那边的门还是关着的，阿姆拉便会感到似乎少了什么东西，而且好象憋了一肚子气，但又无可奈何。这时候，阿姆拉不是故意从手上掉下什么东西发出声音，便是把自己这边的门故意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这样一来，伦登辛赫那边的门也就应声而启了。

伦登辛赫开始向阿姆拉那边房间看的时候，由于有些害怕，同时想到应该文明一点，总是把门关起来看。这样，他可以从门缝里看到她，而她却看不见他。可是他感到，自己不露面，是不会有效果的。而阿姆拉采取的却是另一套作法：她不看，只是把自己摆在那儿让人家看，同时还装着不知道人家是在看她。

起初，由于伦登辛赫不是孟加拉人，所以孟加拉人认为没有必要按照上层人士的规矩对他有所尊重。后来在发生不幸的火灾的时候，他看到阿姆拉和她的母亲弄得满身是泥水，狼狈不堪，就提着一桶一桶的水在她家里到处跑来跑去灭火。他搬进他们的楼房住下后，在去年庆祝恒河女神下凡的节日里，他给阿姆拉的妈、阿姆拉、毕鲁和吉鲁各送了一件古吉拉特的印花纱丽。其间，他回家乡去了几天，回来的时候，他还带了些家乡出产的酥油送给了她家。为了表示接受他的一片心意，高士巴布也常常叫毕鲁和吉鲁送一些鱼汤给他喝。

阿姆拉的后母，虽然本能地只顾自己，但看到伦登辛赫对自己孩子表现出的慷慨大方，也认为他是个好人。她已不再把他当作外人，而是当作自家人看待了。命运的转轮使阿姆拉更靠近伦登辛赫了。

印历四月的一个下午，阿姆拉的后妈在楼下一个阴凉地方睡觉。阿姆拉想吹吹风，于是坐在二楼走廊上缝补衣服。伦登辛赫还没有回来，阿姆拉感到很不安。伦登辛赫那边的走廊是用铁栏杆和其他房间的走廊隔开的。一会儿，伦登辛赫回来了，她用埋怨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就把头低下了。

伦登辛赫擦了擦额上的汗，笑嘻嘻地用孟加拉语问："怎么啦？"

由于发音的关系，伦登辛赫的孟加拉语讲得很不是味。他这样糟塌孟加拉语，而阿姆拉听起来反而觉得甜滋滋的，一点也不生气。但她还是作出生气的样子，撅着嘴，眼睛看着地

下说："最好你回去结婚。结了婚就把旁遮普媳妇带来，经常和她谈几句知心话儿该多好。这样孤孤单单地呆着多没有意思！"

伦登辛赫立刻严肃起来了："阿姆拉，这就是你对我的爱？我可不能这样作啊！对我来说，你就是一切！"

阿姆拉低着头，一边操作缝纫机，一边讥笑地说："旁遮普姑娘可长得漂亮呀，皮肤白白的，身体结结实实的！"伦登辛赫听了，只是深深地叹息而已。

这种故作姿态的生气更增加了爱情的甜蜜。苦恼时，即使和他相距咫尺，也使她感到难以忍受的遥远。几天以来她就是这样度过的。好象一只笼中的鸟被一只笼外的鸟爱上以后，急得拚命地向外挣扎。但是鸟笼的门不打开，这爱情的欲望怎能得到满足呢？

一天下午，阿姆拉靠着走廊栏杆近旁的墙，带着悲伤的声音问伦登辛赫："要是你听到我死的消息，你怎么办？"

伦登辛赫脸上的笑容顿时收敛起来了。他带着疑问的眼光注视着阿姆拉。阿姆拉一边用手指分着围裤①的边线，一边用夹杂着印地语的孟加拉语回答道："最近我爹对我的婚事非常操心。我与其落入村里一个陌生老头儿手里受一辈子苦，不如在这之前，在身上浇上煤油，自焚而死。一刹那的难受，要比一辈子的痛苦好得多啊！"

---

①妇女穿的围裤与男子的不同，实际上它是一段长布，从下身缠绕到上身，其边端可遮盖头部。

伦登辛赫焦急地问："你说什么呀！阿姆拉？"

"说什么……"阿姆拉的眼泪夺眶而出，随着说："我爹怎么也要维护种姓……。而我的后母感到养活人家生的女儿是一个负担。"

伦登辛赫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为了抑制难过的心情，他两只手紧紧抓住铁栏杆。

阿姆拉擦着眼泪说："我也只给你带来了痛苦。要是我说了些什么不恰当的话，你就原谅我吧！"

"阿姆拉！"伦登辛赫把铁栏杆抓得更紧了，"你说些什么呀！只要我活着，这决不可能。在这儿我无能为力，你是孟加拉人，我是旁遮普人。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我脑袋还长在脖子上……懂了吗？在我们旁遮普，任何这样的想法是不行的……懂吗？"

在克达尔浦尔码头停靠着一只开往仰光的轮船。为了在甲板上找个地方，旅客们在上梯子的时候争先恐后地乱叫乱嚷。走在伦登辛赫前面、正上梯子的是一个苦力，他头上顶着一个大箱子，大箱子上面还放着一个小铁箱。伦登辛赫一条腿刚登上梯子，不知道怎么的，苦力被人一撞，小铁箱掉下来，刚好打在伦登辛赫的头上。

人们吓得到处乱跑。满头血淋淋的伦登辛赫躺在一边。在他后面站着一个穿着旁遮普服装、戴着面纱的年轻妇女。那个妇女吓得惊慌失措，放声大哭起来。

为了知道受伤人的住址，警察用印地语询问那个穿着旁遮普服装的妇女。她止住了哭声，并随即用孟加拉语回答

说，他是旁遮普人，现在要去缅甸。旁遮普妇女不懂印度斯坦语，而讲孟加拉语，警察有点怀疑了。警察把受伤的伦登辛赫和阿姆拉一齐带到警察局拘留所里。轮船开走了，阿姆拉立刻嚎啕大哭起来。她不是因为偷了什么人的东西而潜逃的，她采取这种行动不过是想避免身浇煤油自焚死去而已。

迦基帕拉的上层孟加拉人士把高士巴布带到警察分局来了。警察局长巴苏·莫哈夏耶责备高士巴布把自己的未婚女儿关在家里不严加管教。警察局长考虑到女孩子因违警罪去一趟法庭，终身大事就会成问题，于是把案件压了下来，未经备案就把阿姆拉放了。

但是把拐走未成年少女的那个旁遮普人留在加尔各答，那是不安全的。他有犯罪嫌疑，于是暂时把他关在红色市场的拘留所里。后来又怀疑他是从旁遮普逃出来的罪犯，于是又把他押到旁遮普进行拘留审查。

迦基帕拉的上层人士再一次承认两个永恒的真理：一个是，旁遮普人是天生的坏蛋；另一个是，把未婚少女关在家里，等于是提心吊胆地躺在火山上睡觉。

阿姆拉很快结婚了。婚后她到郊区去了。结婚的时候，人们让她坐在她丈夫旁边，使他们新婚夫妇彼此有相看的机会。但她没有睁开眼睛。现在，当她看见丈夫，接触丈夫之后，旧的念头又产生了。她感到，在身上浇上煤油，划根火柴自焚而死，是自己最幸福的事。但是她却又安慰自己，凡是命中注定的，那就得忍受啊！她只有求迦利女神让她以死摆脱痛苦的生活了。

但是阿姆拉的命运的转轮并没有停止转动。旁吉果利巴布的第一个老婆死后，留下了三个孩子。为了找个后母抚养这三个孩子，即使陪嫁少，他也准备娶高士巴布的女儿。而高士巴布连这点也做不到。给现金，命运决定了他给不起。结果他只好把家里的财产——金首饰作为陪嫁满足了女婿。旁吉果利巴布把首饰拿去卖，谁知又是阿姆拉的命运在作怪，那只金首饰却是镀金的。

在市场上把镀金充作真金来卖，在政府看来是一种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关于把假首饰作为陪嫁这个问题，法律上却没有规定，即使证实这是欺骗，那也不能说就可以离婚。

为了控告岳父的欺骗行为，旁吉果利巴布到加尔各答去了。他到加尔各答以后发现，他不仅是在金钱方面上了老丈人的当，而且还是和一个私奔过的女孩子结了婚，以致把自己的种姓全糟塌了。要对这个骗子老丈人进行报复，只有一个办法——旁吉果利巴布抓住阿姆拉的脖子，把她从家里赶出去了。

阿姆拉来到婆家的时候，她的那颗失望和难过的心就快要碎了。现在她被从家里赶了出来，她觉得假如她的生命能离开躯体，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她被丈夫赶出来以后，好久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在马路边的一棵树下，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去哪儿？她也不知道。当她自己愿意离开家的时候，警察把她抓了回来，而现在她被赶出丈夫的家了，警察却不能帮她找个立足之地。马路上来往的行人，莫不以惊奇、同

情的眼光看着这个缠着破围裤坐在马路边的年轻妇女。可是谁也不想过问，生怕自己会陷在里面脱不了身。

黑夜降临了。阿姆拉的头脑已经麻木，眼睛也呆滞无神。出现在她眼前的整个世界，象爆发了可怕的地震似的，在摇晃动荡，在分崩离析。但是世界对她并不关心，只顾自己运转。马路上的行人，各种各样的车辆，仍然来来往往。面前，不到半里远的地方，那震撼大地的火车，好象额头上长着魔鬼的眼睛似的，发出明亮的光，划破深深的黑暗，以飞快的速度奔驰着。当阿姆拉的头脑稍微清醒一点后，火车的汽笛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为了走向自己的归宿，阿姆拉站了起来。在昏沉中，她用围裤边蒙着头和脸，躺在铁轨上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她感到大地在震动，她听到了机车的尖叫声。她似乎已感到火车的轮子从她身上轧过去……她解脱了！

人们用脚把她踢起来了。那照射着强烈灯光的火车头险些把她轧得粉身碎骨。问她话，她一句也不说。人们架着她，把她带到车站里去了。最后她被锁在一间有铁栏杆的小房间里关起来了。

在身体稍好一点后，阿姆拉说，她是为了寻死才躺在铁轨上的。于是法院对她起诉了。根据印度的法律，凡是别有用心地利用铁轨和火车头，或者是企图利用铁轨和火车头进行自杀的，就是犯罪。因此，她被判了一年半徒刑。这一判决倒庇护了她，使她从狼狈的处境中解放出来了。

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阿姆拉感到世界还是那么凄凉。但

是在监狱里，坏女人拉西玛给她灌输了很多东西。

拉西玛以前就越狱过两次。亡命之徒耿津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欺骗了她，在可卡因案件中使她进了监狱。阿姆拉发愁，茫茫世界何处能安身？拉西玛讥笑她说："唉，女人只要有青春，等于手中有了个造币厂。难道世界上还有谁关心你么？……我们在"黄金园"①里也过了几天好日子，孩子！"

十五年后。

阿姆拉女士拥有两座洋房。警察指名道姓地骂她说："这家伙现在操纵了一群手持棍棒的流氓坏蛋，女孩子一入她的罗网就没有救。"

用黑铅粉染黑了牙齿，右腮里含着槟榔包，用钳子铰着槟榔叶，眯起眼睛的那个阿姆拉，不知道操纵了多少人的命运转轮，使它不停地向左右转动着。

彭正笃　译

①加尔各答一妓女区。

门　帘

觉塔里·比尔巴克昔的祖父觉塔里老爷曾作过税务局的监税官。他每月的收入很不错，自己盖了一座小砖瓦房。他让孩子们都受到了充分的教育。两个孩子高中毕业后就分别在铁道部门和邮政局作职员。觉塔里老爷还活着的时候，两个孩子都结了婚，而且也都有了孩子。由于职位没有提升，两人的薪水老是停留在三十和四十个卢比的级别上。

觉塔里老爷一想起他过去所处的那个时代，就说："那是什么时候？人们初中毕业就可作税务兼地方行政助理官。而如今呢，念到高中毕业，英文也念了，可孩子们每月的薪水却超不过三、四十卢比。"最后，他没有看到孩子们升官发财就闭上了眼睛。

托真主的福，觉塔里老爷这一家兴旺起来了。觉塔里·法贾尔古尔板在铁道部门工作，真主给了他四个男孩儿和三个女孩儿。觉塔里·依拉赫巴克昔在邮政局工作，真主也给了他四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

觉塔里一家把这座房子叫做公馆。这个名称倒不小，但房屋却不宽敞。在觉塔里老爷作监税官的时候，里屋是闺房，外屋是客厅，老爷经常坐在客厅的小凳上咕噜咕噜地抽水烟。由于地方窄小，老爷去世后，这间客厅也成了闺房的一部分，并且在门上挂了个门帘。客厅虽然没有了，但家庭的荣誉还得考虑。因此，门帘不能是麻布片，而应该是一种有相当质量的东西。

很显然，两弟兄的孩子们虽然都住在一座房子里，但在里面却是分开住。那么挂门帘的事该谁管呢？最后问题是这样解决的：监税官老爷生前用过的几条花线毯一条条都拿来作门帘公用。

第三代人开始结婚了。最后，觉塔里家里这一代子孙不得不搬出老家另找地方。觉塔里·依拉赫巴克昔的大少爷高中毕业后在邮政局找到了个差事，每月薪水是二十个卢比。二少爷初中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当药剂师。随着时代的变迁，就学和就业都感到困难了。第三个孩子本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念书时还享受奖学金待遇，但谁知刚刚当上初中教员就去世了。

第四个孩子觉塔里·比尔巴克昔小学毕业后就没有继续念书了。如今念书，除了父母花钱外，还有什么办法？在学费、课本、练习簿、图纸等上面所花的钱是相当可观的。

觉塔里·比尔巴克昔也结婚了。靠真主赐福，他老婆很快就怀了孕。在生计问题上，因出于对家庭荣誉的考虑，他在一家炼油厂当了个办事员。书虽念得不多，但高贵家庭的

尊严是不能不顾的。做工，卖手艺，不是他干的事；坐办公室挥笔弄墨才是他的本分。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每月薪水不过十二个卢比，因此他只能在西达瓦的简陋的土房住宅区租房子住。房子租金每月两个卢比。这一带都是穷苦低贱人的住宅。市政委员会在住宅区的胡同正中间设置有自来水站，由于自来水管漏水，胡同口经常流着污黑的水。污水边上长满了青草。旁边的水沟里更是蚊子苍蝇成堆。前面是洗衣工人罗摩贾尼的烧水炉灶，炉灶里冒着浓烟，同时锅里还蒸发出一股用碱水煮衣服的气味。右边是一些鞋匠的住家，左边住的是一些在作坊做工的苦力。

这整个住宅区就只有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是肚里有几滴墨水的读书人，也只有他家挂着门帘。大家见了他，都叫他觉塔里先生或文牍先生，并且一边叫一边向他敬礼。他家的妇女从来没有在街上露过面，而真主赐于他的后代，开始也尽是些女孩子。女孩子在四、五岁的年龄有事是可以到外面去的。但四、五岁以后，由于考虑到家风问题，是不能去外面的。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早晚自己常提着水罐，面带笑容地到市政委员会的自来水站去接水。

觉塔里·比尔巴克昔的薪水，十五年中从每月十二个卢比增加到十八个卢比。真主的赐福，并不是体现在金钱上，而是体现在增添子女上。五年内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前面三个是女孩儿，后面两个是男孩儿。

在生第二个女孩儿的时候，觉塔里·比尔巴克昔的母亲就来帮忙了。他父亲早已去世。其他几个弟兄并不关心母

亲，她就在小儿子这儿住下来了。

只要一成家，麻烦也就跟着来了。有时是孩子的一些伤脑筋的事，有时是女人坐月子。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不需要钱呢？只好向人家借钱。

工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每月七号发薪水。工厂老板对预支薪金很反感，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大发慈悲的。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有时急需钱时，只好用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作抵押向人家借钱。抵押东西借钱，借一个卢比只给十二个安那。一个卢比是十六个安那，另外的四个安那作为利息预先扣除。东西抵押出去后就不可能再回到家里了。

在街道上，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是个体面人物。说他是体面人物，其根据就是他家挂了个门帘。不管里面怎么样，门帘是完整的。有时因为孩子们扯来扯去，或者由于狂风的袭击，门帘上出现了破洞，女主人就躲在门帘内用针线把它缝补好。

那是时间在捉弄人！房屋的门扉由于长期风吹日晒，慢慢地腐朽了。有好几次，因用力过猛，门上合叶的螺丝断了，安合叶的螺丝眼也松了。房东苏尔足·斑德一点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有时去找他，但得到的回答是："唉，谁还把一笔现金放起来！每月才两个卢比的租金，而且欠了六个月没有付。你知道，木料什么价钱？要不，你去别处找房子吧！"最后，门扉倒了。每到晚上，觉塔里·比尔巴克昔仍照样把门扉抵在门框上。他通宵都提心吊胆：万一小偷来了怎么办？

在街道上，觉塔里·比尔巴克昔虽是个文雅之士和体面人物，但他家里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小偷光临，小偷进屋也许连一件象样的衣服或能值几个钱的器皿也捞不着。但小偷毕竟是小偷！尽管你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偷，可你还是害怕他偷。是贼就得提防点。

但他更担心的是荣誉而不是贼。门扉没有了，当然只有靠门帘维护家庭荣誉了。门帘挂的时间久了，扯来扯去，破得不象样子。一天晚上，因狂风大作，门帘破得不能再挂了。第二天早晨，只好把家里一条唯一的祖传线毯挂在门上当门帘。左邻右舍的人看见这门帘，便向觉塔里·比尔巴克昔进了一言："唉，觉塔里，在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这样糟踏这条厚线毯？你不会到市场上去买几尺麻布作门帘？"觉塔里·比尔巴克昔在去工厂的途中曾打听过几次麻布的价格。两米麻布，少了八个安那是买不到手的。于是他笑了笑说："就这样算了吧。在我们家的砖瓦房里也把厚线毯当门帘挂的。"

在布价高昂的今天，家中五个妇女身上穿的衣服，就象树木换皮一样，巾巾吊吊，破烂不堪。可是觉塔里·比尔巴克昔的收入除了能在白天吃一顿白面外，那有能力买布作衣服呢？他每天还要上班，当他的裤子破得不能再补的时候，作一件粗白布的衬衫和裤子，也是必要的，但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了。

当穷人家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抵押的时候，唯一可求助的就是那位旁遮普富翁。他只要看一看住的地方，就可以决

定借钱与否。十个月以前，怀中抱的孩子巴尔加德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感到急需要钱，但又想不出其他办法，于是只好向那位旁遮普富翁巴巴尔阿里汗借了四个卢比。

巴巴尔阿里汗干放高利贷这一行在西达瓦的那条土街上很吃香。什么鞋匠、工厂工人，有时洗衣工人罗摩贾尼都向他借钱。有几次觉塔里·比尔巴克昔看到巴巴尔阿里汗按期收不到应分期付还他的钱就到借款人家打门讨债，于是他就出来在高利贷者和借款者之间进行斡旋。他认为巴巴尔阿里汗这个人很坏，但又没有办法不依靠他。他以一个卢比四个安那利息的条件向巴巴尔阿里汗借了四个卢比。巴巴尔阿里汗考虑到他是高贵名门的穆斯林兄弟，于是答应他分期还款，每月还一个卢比，在八个月内还清。

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想，如果不能分期还清巴巴尔阿里汗的债，自己家里门上就会发生倒霉的事。他一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于是他下决心，即使七个月内勒紧肚皮，也得想办法分期把债还清。可是到了印历五月，雨季到了却不下雨，黍子零售价涨到一个卢比只能买三赛尔，在这种情况下，分期付清欠款是不可能的了。巴巴尔阿里汗在七号黄昏时来讨债了。觉塔里·比尔巴克昔再三恳求他，希望顺延一个月，并向真主发誓，保证下个月交付一个卢比四个安那。巴巴尔阿里汗才走了。

到了印历六月，情况更令人焦虑。孩子的妈，身体越来越不行，吃不能吃，喝不能喝。为了增加营养，给她作两张

小麦面饼吃是必要的。可小麦很不容易买到，而且一个卢比只能买两个半赛尔。病人的心情总是不好的，有时吵着要吃一节葱或者想吃点芫荽。有时需要买一个拜沙的茴香，一个拜沙的阿吉瓦养①或黑盐，可是一个拜沙又买不到什么东西。市场上不用说一个拜沙的铜钱早已看不见，就是一个安那的硬币也不值钱了。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每月虽也有两个卢比的物价津贴，但由于老借支，到发薪水的那一天，一算账就只剩下四个卢比。

孩子们上星期大概都挨了饿。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有时从街上买两个拜沙的角拉依②带回家吃，有时就熬点黍子汤分给每人喝一碗。但是他却没有勇气从难得的四个卢比的薪水中拿出一个卢比又四个安那去还给巴巴尔阿里汗。

从工厂回来的时候，他到市场上东遛遛，西逛逛。过了两个小时，他认为巴巴尔阿里汗也许来过走了，于是提着一包粮食回到了家里。在到达家门之前，由于害怕巴巴尔阿里汗，心里总是七上八下；而另一方面，四个饥饿的孩子和他们母亲的愁容，因缺奶饿得干瘦的母亲怀抱中的婴儿的哭脸，以及他的衰老的母亲的泪颜却在他的眼前晃动着。他的心咚咚直跳，但却自我安慰地说："真主已看清一切，会平安无事的。"

由于七号黄昏时没有收到帐，到八号早晨天刚亮，觉塔里·比尔巴克昔还没有去工厂的时候，巴巴尔阿里汗就拿着

①一种蔬菜，其种子有香味，可作作料。

②角拉依是一种蔬菜。

棍子坐在他门前了。

觉塔里·比尔巴克昔经过一夜苦思苦想，已准备好对付巴巴尔阿里汗的话。他说，工厂老板拉拉吉外出四天了，不经他签字，薪水是不能发的。等他回来后，一领到薪水就把一个卢比零四个安那送来。

尽管觉塔里·比尔巴克昔讲的理由很充分，但巴巴尔阿里汗还是大发雷霆："难道我们家乡是贼窝，这些钱全是偷来的？我们家也有孩子。要是四天内不给钱，那我就……"

到第五天，钱从什么地方来？薪水领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工厂老板已明确拒绝预支。第六天，真是运气不好，又碰上是礼拜天。尽管星期天工厂不上班，但觉塔里·比尔巴克昔害怕巴巴尔阿里汗光临，一大早就离开家，到一些熟人家里消磨时间去了。他和他们天南海北扯了一会儿后，就书归正传说："喂，是兄弟的话，就借我二十个安那吧，就借一天，非常急需。"

"老兄，这个世道，哪儿来的钱？……""一个拜沙抵不上以前一个果利①。钱还没有到手就出去了，全部……！"这是得到的回答。

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想，已经是中午了，巴巴尔阿里汗恐怕已经走了，他不会坐等到这个时候。他一边这样想，一边往家里走。一回到家他就听说，巴巴尔阿里汗来过了。巴巴尔阿里汗站在门口，一边用棍子捅门帘，一边骂，足足骂了一

①果利，本是一种小贝壳，在古代印度曾当作货币用过，现在泛指小钱。

个小时。觉塔里·比尔巴克昔的老婆躲在门帘后面，一再向真主发誓，并向巴巴尔阿里汗保证说，觉塔里·比尔巴克昔出去了，去拿钱去了。巴巴尔阿里汗骂道："没有出去，贱东西，藏在里面了！我过四个钟头再来，要拿到钱才走。不给钱，我就剥了他的皮拿到市场去卖！"……

四个钟头还不到，就听见巴巴尔阿里汗的叫声了："觉塔里！"这声音象一股电流通过觉塔里全身，他好象全身已麻木，手脚也动弹不了了，嗓子也发干，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巴巴尔阿里汗先骂了一通，然后用棍子捅了捅门帘，又叫了两声。觉塔里·比尔巴克昔虽然有些麻木，但还没有失去知觉。于是他站起来走出了房门。巴巴尔阿里汗一看见他就火冒三丈："想不给钱躲起来！"于是连珠炮式的谩骂开始了，骂的话逐步升级，最后把觉塔里的祖宗三代也搬出来辱骂了一通。这一可怕的打击不仅没有使觉塔里·比尔巴克昔高贵名门之家的血液沸腾起来，却反而使他变得更加麻木不仁。他甚至还卑躬屈膝地阿谀奉承巴巴尔阿里汗，向他诉苦，要求再宽限几天。

巴巴尔阿里汗更来劲了。他那骂人的大嗓门把邻舍的鞋匠、工人都招引到觉塔里·比尔巴克昔门前来了。巴巴尔阿里汗一边用棍子敲着地一边说："还不了钱，为什么要借钱？你的薪水上哪儿去了？狗杂种，你想把我们的钱吞掉？……我要剥掉你的皮！……没有钱，家里为什么还挂个门帘充阔人？……把你老婆的衣服拿出来！把坛坛罐罐拿出来！有什

么就拿什么出来！我不能空手回去……。”

觉塔里·比尔巴克昔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向真主祈祷，希望为巴巴尔阿里汗赐福。同时他还赌咒发誓说，家里一个拜沙也没有，什么坛坛罐罐衣服全没有。巴巴尔阿里汗如果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剥掉他的皮去卖。

巴巴尔阿里汗一听更是怒不可遏："你的祈祷顶屁用！谁要你身上的皮？它连鞋都不能做。我看这条厚线毯倒比你身上的皮值钱。……”巴巴尔阿里汗顺手把挂在门上作门帘用的厚线毯扯下来了。门帘一扯下，好象扯断了觉塔里·比尔巴克昔的生命线，他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了。

觉塔里·比尔巴克昔哪有脸面看这幅景象！但是站在门前的人们却看到他家里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因对门帘外所发生的事感到害怕，一个个都聚集在里院的正中间站着直发抖。当门帘忽然被扯掉时，她们紧缩成一团，好象她们的衣服都被剥掉了似的。那一副门帘实际上是整个家中妇女和女孩子们身上的衣服。她们身上穿的破烂不堪的衣服连身体的三分之一部分也没有遮住。

人们愤恨而又难为情地把视线转向一边了。连铁石心肠的巴巴尔阿里汗也看不下去了，他情绪沮丧地吐了一口唾沫，把门帘扔进里院，带着失望和悔恨的口气说道："除了真主外，没有其他力量能……。”于是他毫无收获地回去了。

人们看到里院的妇女惊叫着跑开想躲起来的情景，一个个带着同情的心情自动地离去了。但是觉塔里·比尔巴克昔

还昏迷不醒。当他清醒过来时，发现门帘已被扔进里院。他再也没有力量把它拾起来挂在门上，而且现在也没有那个必要了。

靠门帘维护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

彭正笃　译

一节甘蔗

办公室规定下午下班的时间是五点，但办公室主任在六点半以前是不离开办公室的。他没有走，其他的人如果在他之前先走，那是不礼貌的，更何况贾格莫亨又是个刚来不久的新手。贾格莫亨一定要等主任离开座位之后，他才起身跟在后面，保持一定距离慢慢地走，走了一段，然后上前去向他打个招呼，拐过一条街回到家里。

那一天，贾格莫亨从办公室回家后哪儿也没有去。他打开箱子取出了一件刚洗过的衬衫和一条围裤。他的妻子惊奇地瞪着眼问他："这是干吗？你不是大前天才换过衣服的吗？这是怎么回事？"

"嗯，去一个地方。"贾格莫亨回答道。

"去哪儿？"

"一个地方。"

他妻子到厨房去了。她害怕问多了他又要发脾气。那一天他刚刚发过一顿脾气。

贾格莫亨心想：我去什么地方，不知道她有什么想法？其实告诉她又有什么怕的？就说是去消遣消遣，散散心。整天坐办公室，谁不感到疲倦？是人嘛，又不是石头一块。既不是看电影，也不是去看什么把戏。拉特拉尔给儿子举行剃头礼，大家给他施加压力，他答应请大家去听歌妓演唱，你说，这多使人高兴？这家伙，也够吝啬的，他就不想花钱。……她又不去那儿，她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

他很快吃了饭。他告诉妻子说："我得去一趟办公室主任那儿，现在就去。时间晚了，你们睡觉好了。我在外面把门锁好。"

他穿上新衣，口袋里揣了几个必需的零用钱，出门走了。他一走到市场，就想到要买烟。一个拜沙可以买一支帕森索牌的香烟，可是在戏园子里抽比里烟，太寒酸了，要是在家里，那当然是另一回事。在戏园子里应该抽香烟，而且应该抽好香烟。面子问题也是要考虑的。

他决定买一支剪刀牌的香烟。他毕竟是一个机关职员，而且今天大家都要去那儿。买一支剪刀牌香烟要一个半拜沙，所以得花三个拜沙买两支。一下子花出三个拜沙，确实支出太大，有点浪费。当然家里有客人来，那又另当别论。他想，就买一支香烟和一个槟榔包吧，这样才花两个拜沙。家里每天还要开销的，这也只能偶尔一次。

他一边走，一边衔着香烟嚼着槟榔，不知不觉一会儿就到了戏园子。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巴伊季和伴奏的乐师已坐在一边等待开场。现在就只等主任驾临了。人们看了看巴伊

季，就对拉特拉尔开起玩笑来了。有人问他：“老兄，你说，是不是花了四个安那住了一夜？”另一个人说：“不，老兄，他和她只是旧交情。”

这意思是说，巴伊季的妙龄已过，姿色也远不如当年。拉特拉尔却厚颜无耻地说：“这与外表有什么关系？我们看重的是德。你知道，蒋格巴伊的面孔像锅屁股一样黑！”

主任一到，演唱开始了。伴奏的乐师调整好乐器伴奏起来了。巴伊季随着伴奏声，踏着有节奏的脚铃，跳起舞来了。但是这舞姿却没有掀起人们的心潮，清脆的脚铃声也没有拨动人们的心弦。巴伊季又拉开她的破嗓子颤抖地唱起来了：

“饮罢美酿心头醉，
告别酒店踉跄归。
……”

坐在贾格莫亨旁边的一个人讽刺地说：“哎呀，这不在施展看家本领吗？”

另外一个人说：“好家伙，真是个舞剑能手。”

又有一个人说：“哎，就给她一把剑和一个盾，让她表演蓝马舞吧！”

由于主任在场，大家还得讲点礼貌，讲话有所克制，声音并不大。主任看了十几分钟，因患感冒有点不舒服，早退了。主任一走，简直成了年青人的天下，他们毫无顾虑地把什么俏皮话都搬出来了。

看到观众这种不满情绪，巴伊季的脸上仍勉强装出一副笑脸。她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更起劲儿地扭动着腰身和

摇摆着屁股。她手捂着胸膛想尽量在歌声中倾吐出她的“哀情”：

“我也曾拥抱过心爱的人，

谁知春去秋来岁月无情！”

但是她的破嗓子并没有把她的“哀情”倾吐出来。她的眼睛呆滞无神，没有一点光亮。扭摆的姿态也是娇柔造作，很不好看。那些寻花问柳的人在失望之余开始起哄了。为了压住他们的哄闹和为巴伊季的表演加油，伴奏的乐师们拚命地演奏。于是巴伊季更起劲儿地踏着脚铃，边扭摆边唱起来了。但观众们似乎感到，她的两只脚，力不从心，跳动的时候直摇晃打颤。

有人又在挖苦讽刺了：“喂，拉特拉尔，你用买牛皮的价牵来了一头母牛。”

他们是拉特拉尔邀请来看演唱的，他们这样对待拉特拉尔，拉特拉尔很恼火。他想，演唱进行得好好的，他们瞎起哄，不想听，要干什么？他们这样干，一个是要他快掏腰包给钱；其次是想气气他。今天本来是为他孩子举行剃头礼的日子，怎么闹成这样呢？

拉特拉尔也生巴伊季的气。他妈的，不会演唱，干吗要上这儿来？我们是要掏腰包给钱的，不是闹着玩的。他有些气急，好象观众和巴伊季双方勾结起来要搞他的钱似的。

巴伊季已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为了提起精神，她嘴里衔了一包槟榔和一撮烟丝，然后卖弄风情地张着胳膊，唱起了新流行的歌曲：

“你欺骗了我，
偷偷和他人拥抱。
难怪见了我，
羞愧得脸红发烧。”

巴伊季虽然作出拥抱和卖俏的动作，但由于身体干瘦得已无任何吸引力，因此不但没有引起观众的兴趣，反而使他们产生了反感和厌腻的情绪。这样，戏园子里喝倒彩的喊叫声震耳欲聋，以至听不到巴伊季在唱些什么。

贾格莫亨想起了一年前看过的一次舞蹈。那一次舞蹈表演是在季度莫尔家里举行的。那一天季度莫尔家里是贵人如云。贾格莫亨是从帷幕缝里看到了那次舞蹈表演的。表演者美如仙女，就象是天堂园林里春天开放的第一枝花朵。那充满傲气、伸得直直的脖子，那一对令人陶醉的含情脉脉的眼睛，以及那比笛声还悠扬婉转的嗓音，真使人为之倾倒。听说，她一个晚上就可挣五百卢比。在跳舞的时候，人们就象洒水一样把钱币向她撒去。还听说，那天晚上纳尔给日竟挣了一千个卢比。

贾格莫亨想：拉特拉尔真是一个吝啬鬼，他妈的，除了讲定的五个卢比外，恐怕多一个铜板他也没有花。现在在场的都不是有钱人。巴伊季以卖俏的姿态在观众面前游跳了一圈，但谁也没有慷慨解囊，扔给她一个铜板，而且有的人竟恶言骂人：“她妈的，哪儿来的穷鬼。”

贾格莫亨也在寻思：既然不会唱不会跳，为什么要到戏园子来呢？真使人扫兴。不会唱不会跳，谁肯给钱呢？这

时，他忽然想起了主任的厉害可怕。在发送公文的登记中，他曾两次算错了邮票，而主任竟把这件事向上司报告了，并且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以后再有错误就解雇你！拿薪水是要好好工作的。"

贾格莫亨想到这里有些替巴伊季发愁，但随着他又想，巴伊季唱歌跳舞，会得到报酬的——五个卢比！

于是他开始考虑这五个卢比的分配问题：拉琴的、敲铜碗的、打鼓的、按风琴的和管灯火的各一个卢比，一共五个卢比。每人的一个卢比谁也不能拉下，再说，谁每天请巴伊季演唱呢？那么这可怜的巴伊季……

他看到，谁也没有听巴伊季的歌声。人们一个个都在闲聊吹牛。只有拉特拉尔偶尔生气地叫一声："喂，唱好一点！"

他看到，巴伊季已疲惫不堪，却还在继续演唱。她的眼里既没有闪烁着希望之光，也没有荡漾着欢乐之波，而是流露出失望和沮丧的神色。她伸开两只手仿佛是在向大家诉说：我让你们欢乐，你们为什么不欢乐？如果你们是满面笑容，心情愉快，我也将分享一部分快乐。你们没有看见，我是准备为你们献出一切，希望你们得到快乐？为了使你们心情愉快，我已使尽了浑身解数，可你们一个个为什么还是一副失望的面孔？

不知是谁，又在大声起哄了："拉特拉尔，一个拜沙也不要给这家伙！要死的样子，还演唱个什么？"另外一些人也在随声附和地喊叫："对，这家伙什么也不应该得！"

贾格莫亨想：为了使人们得到快乐，可怜的她已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可结果竟成了这个样子……往后又将怎么样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还不能使人得到快乐，她再能作什么呢？……

贾格莫亨的眼睛湿润了。在电灯光下，他的湿润的眼睛晶莹发亮。在他的面前仿佛不是戏园子，而是另一幅景象——巴伊季衣衫褴褛，手上拿着一个洋铁碗，站在街上的一个角落里在乞求别人施舍一捧面粉。苍蝇在她四周嗡嗡地飞来飞去。人们看见她，很快把头转向一边，走过去了。可是在另一个地方，却是那面容羞花，身缠香云纱的纳尔给日，在悠扬的歌声中翩翩起舞。她的犀利的目光征服了数以百计的观众的心。那个纳尔给日是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的梦中人，是那些富人们的意中姬。一想起纳尔给日，他们就半闭着眼睛，哼着她唱过的歌曲，并且回味无穷地赞叹不已。

街上的小贩在高声地叫卖："买玫瑰色的甘蔗！"

贾格莫亨想：纳尔给日就象一节玫瑰色的甘蔗，人们一看见它，心里就感到一阵清凉和无比兴奋。巴伊季也象一节甘蔗，不过它是已经被咀嚼、被吸尽浆汁的甘蔗。现在它还有什么味道？还有什么价值？

观众们一个个都站起来了，演唱只好收场。拉特拉尔非常生气，他唾沫横飞地说："他妈的，什么大歌唱家，简直是骗人！一个拜沙也捞不着。贾格莫亨口袋里有两个拜沙，手指上戴有一只戒指。伴奏的乐师们围着拉特拉尔，为索取报酬正在争吵。而巴伊季却站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气喘吁

吁地用衣襟擦着汗水。

贾格莫亨看到这个情景，感到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把手指上的金戒指取下来放在巴伊季的手中，然后一声不吭地回家了。

第二天他妻子看到他手指上的金戒指没有了，就问他：“哎呀，你的金戒指哪儿去了？”

贾格莫亨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掉在什么地方了。”

他妻子有点怀疑：“真的？”

贾格莫亨站不住脚了，于是说：“给人了。”

“是晚上在戏园子里？”

“是，但不是那种事情……穷得可怜啊！”

妻子哭了。

妻子一连哭了好几天。她哭诉说：“他这样做，我们怎么办呢？”

贾格莫亨很想给妻子解释解释，想把玫瑰色的甘蔗和已被吸尽浆汁的甘蔗给她解释清楚，但怎么也说不通……。

彭正笃　译

女盗葛格拉

葛格拉是监狱女牢房的巡长。她之所以得到这个被信任和被尊重的职位，是因为女牢房里只有她是犯了抢劫罪而被判刑的女犯人。女犯人数目总共有八十个，其中政治犯或者在国大党的坚持真理运动中被判刑的女犯人有十一个。大多数女犯人是因为毒死了丈夫、丈夫的小老婆或小老婆的子女，犯了谋杀罪才坐牢的。有两三个是农村的穷苦妇女，犯的是小偷小摸的罪。有一个大概是偷了女主人的珠宝，犯了盗窃罪正在服刑。

在社会上，一般地说起来，谋杀犯或抢劫犯比其他任何罪犯都更可怕。但是在监狱里却有另一种道德标准。从监狱的安排上来看，我们通常所忽视的那些罪犯，他们才是可怕的。英国人带着自己一小撮亲属，远渡重洋侵入我国，对我国四亿人民成功地统治达一百五十年之久。他们运用的一套政治秘诀，就是与我国人合作来进行统治。在监狱里英国人也炮制运用了这套办法。也就是说，为了控制监狱里的一两千犯

人，从犯人中挑选了一部分人来作一些工作。这一部分犯人和监狱里的其他工作人员不一样，是没有报酬的。他们被安排在各个必要的工作岗位上参加管理工作，在服刑期间有一定的自由，可以不参加艰苦的劳动，并且还可以享受到其他一些便利。这些犯人，一般都被安排在犯人巡逻者、犯人看守、犯人文书、犯人巡长等没有报酬的职位上。

根据监狱的规定，一些特殊的罪犯才能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些职务。有很多罪犯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例如政治犯或者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分子罪犯都不会受到信任。葛格拉如果把自己的名字说成是"葛基拉"①，恐怕就不会受到信任了。他们认为把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罪犯安排在监狱办公室值班最不合适。摹仿签字和行窃的罪犯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只有那些犯斗殴罪、谋杀罪或抢劫罪而被判刑的人，在监狱的管理工作中才被认为是可以合作的人。用监狱里的道德标准或实用主义尺度来衡量，葛格拉被看中选作了巡长。

尽管女罪犯也象男罪犯一样使人感到可怕，但妇女当盗匪的事，却使人听了为之愕然。大伙儿心想，葛格拉也许是偷了某个妇女或小孩的衣服或者首饰被抓住了，至于抢劫，那怎么可能呢？问她，她支支吾吾地说："夫人，你说些什么呀！你知道，妇女家能抢劫人家的东西吗？"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男犯人可不是这样。你问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总是回答说，什么罪也没有犯，因为人家怀恨在

①葛基拉，意即布谷鸟，是一般女歌唱家或女知识分子的名字。

心，捏造证词，对他们进行陷害。葛格拉开始还没有这样自圆其说地撒谎，因此，人们更加急于想知道她的事。

那一天晚上是葛格拉值班巡逻。白天闷热了一整天，到晚上下起牛毛细雨来了。她披着毯子，手提着灯，巡逻到我的牢房前面来了。她的职责是在女牢房四周巡逻，保持警惕，不要让任何一个女犯人逃跑。她看到我房里还燃着灯，估计我还没有睡，于是向我打招呼说："夫人，你好！"

我正在防风灯——是狱所当局发给我的——下看一本书。听到她叫我，于是回答说："来，女巡长，干吗非要淋雨不可？下雨天，谁还会翻墙逃走？"

"夫人，我给钟上一次弦后再来坐一会儿。"葛格拉回答说。政府虽然让男女罪犯们担任巡长，但是还不能完全相信他（她）们。这些巡长或巡逻者的腰上用带子系着一个钟。上弦的钥匙用锁链套着挂在墙壁上和房屋里。巡长或巡逻者老是要用这些钥匙给钟上弦。到第二天早晨，打开钟里面的一张纸条一看，上面不是写着"巡逻任务完成得很好"，就是写着"巡逻者在巡逻的时间老打瞌睡"①。

没有几分钟葛格拉就上完弦回来了。她在我牢房的铁栏杆门外，垫着裙子在地上坐着。我把监狱里发给我的毯子从铁栏杆缝隙里递给她，并且说："干吗要坐在地上？把毯子拿去！"

---

① 这是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监狱里特制的一种钟，其目的是防止犯人巡逻者等人值班时偷懒。

看到我的一番好心，葛格拉高兴地回答说："夫人，我在这儿要这样呆一辈子的，你干吗要糟蹋自己的毯子。冷一点还好受一些，热起来可要命啊！"

"葛格拉，你好象是山区的人。"从她的口音里我判断说："巴勒里的夏天你有些受不了，是吗？"

"是的，夫人，我是莱尼达尔地区的人。"葛格拉承认说："你去过莱尼达尔？象你们这样的大人物，到夏天是要去那儿的。"

"对，对，去过。我的闺女就在那里上学，每年都要去那里。可今年怎么说呢？今年却在和英国人的斗争中坐牢。"

"可不是吗，夫人。"葛格拉表示同情说："要不，监狱可不是为你们这些大人物设立的。你们缺少什么呢，还要坐牢？你们是大人物，大人物只有和大人物之间才有纠纷。"

听了她的话，我感到难为情，于是我改变了话题问她道："你的家离莱尼达尔有多远？"

"什么多远，我就是莱尼达尔人，夫人。"葛格拉骄傲地回答说。

"就是莱尼达尔人？"为了知道她的家在莱尼达尔什么地方，我惊奇地问道。

"是的，夫人，我家就在莱尼达尔。"她向我解释道："加拉康你知道吗？在那下面就是我们的茅草屋。"

"你们那儿人都作些什么工作呢？"

“什么工作啊，夫人！我们就是拾柴割草，男人作苦力。夏季时，用人力车拉树枝木棍，冬天搬运石头。”

“是啊，看来恐怕是凑合着过日子了。”我表示同情说。

“夫人，要是能凑合过日子，干吗要上这儿来送死？”葛格拉辩解道。

“难道你真的抢劫过人？”我有点不相信。

“现在就那样认为吧！说谎行吗，夫人？”

葛格拉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说：“现在刑期就要满了！”

“还有其他人和你一起干吧？一个人干得了吗？”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要她继续讲下去。在这寂寞的雨夜里，葛格拉的心情沉重起来了。过去她一向支支吾吾不愿吐露的秘密，今天她开始倾泻出来了。她是这样讲的：

莱尼达尔附近是一些山坡，山坡上有茂密的树林。妇女们就在树林里拾柴割草，然后运到莱尼达尔市场上去卖。即使下着瓢泼大雨，她们也照常干活。所以整个雨季，这些人的裙子和披巾总是湿的。记得，要是拾柴割草的妇女从莱尼达尔清洁的公路上经过的时候，行人们不用手巾捂着鼻子简直无法走路。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市政当局另修了一条与原来公路平行的新公路，专门让苦力和牲畜行走。

这些人尽管受苦受累，但卖得的柴草钱很难使孩子吃上两顿米饭或面饼。拼死拼活地把柴草背去卖，最多也不过卖七八个安那。那又能维持几天呢？每年印历四月，那儿就开始下暴雨，并且整个莱尼达尔都开始起雾。因此，从平原来旅

游的达官贵人们就不来了。那些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从拉姆普尔和巴勒里来的马夫，这时也牵着自己的马回去了。这样一来，柴草就卖得少了。但是这些人都是以此为生，离开了此地又没有其他地方卖柴草，怎么办呢？日子还得要过呀！除了有些人还是继续卖柴草以外，有些人就在幽静的林荫路上和游逛的男人们打起交道来了。

在幽静的林荫路上和游逛的男人们打交道，并不是向他们乞讨什么。凡是来往莱尼达尔的人对那条公路都要窃窃私语一番。卖柴草的妇女经常出现在那条公路上。那些喜欢寻花问柳的人，一见了她们就咳嗽示意。卖柴草的妇女以微笑作答以后，便以两三个甲网里① 成交。有时她们就在树木或草丛的遮掩下坐等，如果游客们的眼睛不向她们那儿看，她们便向公路上扔石头，或者吹口哨表示她们在那儿。如果这样作了，新来的游客们还不理解，于是她们就走上公路向他们要香烟或比里烟抽。要烟的姿态人们一看就会明白的。

由于这些妇女只要两三个甲网里，这廉价的引诱，对莱尼达尔的英国兵营的官员来说就出现了难题。在公路上这种廉价的寻欢作乐，对那些久离家庭的士兵，特别是对那些行为放纵的白人士兵来说，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他们偷偷地去那儿，花两三个甲网里，满足淫欲后就带着病回来。因此政府不得不对这条公路进行监视。但这样作并不是为那些妇女着想，而是为了保护大英帝国的英勇士兵的健康。于是到处

---

①甲网里：价值四个安那的硬币（旧制）。

都贴着通告：在这儿伤风败俗乱来的人将受到严惩。

葛格拉也和大多数卖柴草的妇女一样，也靠这条公路过日子。有一天她男人背东西时绊了一跤，脚指头化脓了。他由于脚痛，在家呆了好些天。这样，家里三个孩子和两个大人的生活就只靠葛格拉一个人挣钱维持了。那时又是战火纷飞的年代，物价一天一个样。一天，葛格拉迅速地割完草，打成捆，背到马路边用一根树枝支撑住，自己就坐着等待来往的行人。两天过去了，她在公路上毫无所得。由于没有钱，她非常焦急。向高利贷者借钱，最多只能借二三个卢比。昨天晚上，勉勉强强给孩子们作了点东西吃，而自己却一直饿到现在。

葛格拉看到一个男人在公路上走，就用嘴唇轻轻地吹着口哨。那个男人不注意仍照样走着。于是她走上公路，向那个男人要比里烟。但葛格拉的样子并不那么吸引人，也许是由于从昨天晚上起一直挨着饿，面容更加憔悴了。那个人笑了笑，递给她一支比里烟，脚不停步，继续向前走了。葛格拉又不好意思又生气。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个男人。葛格拉又鼓起勇气，走近他跟前，面带笑容地用手指按着嘴唇示意要一支比里烟抽。

这个人是另一种态度。“呸！”他把葛格拉臭骂了一通，然后扬长而去。这时，葛格拉在失望之余只好挺而走险了。她控制不住自己，于是便把夹在腋下的割草用的镰刀举起来威胁他说：“你呸什么？……他妈的，现在赶快掏两个甲网里出来，要不，割掉你的头，扔到树林里去！”

那个人害怕了。但为了一个阿坛里①而冒生命的危险，他认为很不值得。于是他乖乖地掏出一个阿坛里扔给了她。

当时葛格拉的问题是解决了，而且她还认为，她的大问题也永远解决了。把镰刀拿出来挥动一下，吓唬吓唬人，两个甲网里就可垂手而得，那她还有什么必要在那充满荆棘和泥泞的树林里为生活而卖命呢？她这样连续干了几天。用这种办法搞钱，那就不存在男人有无寻欢作乐的兴趣问题了。

葛格拉从来没有想到，在不同的挣钱的办法中，所出现的差异竟这么大。由于她取得了成功，于是她充满信心地继续用这种新方法搞钱。最后一天，葛格拉听到一个男人的口哨声，又上公路来了。那个男人主动给她比里烟抽，她就趁此机会拿出镰刀吓唬他，要他掏出两个甲网里来。

那个人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好，我给。"说完他就开始摸索里里外外的口袋，他一边摸，一边还东张西望。他假装掏钱，最后却掏出了一支手枪对准了葛格拉的胸膛。他骂她一通以后，就命令她把镰刀放在地上。葛格拉一下子傻眼了。那个人狠狠地打了她一个耳光，随着又从衣袋里掏出哨子使劲儿吹。哨子声刚响，另外两个人跑来了。当葛格拉明白过来的时候，警察把她逮捕了。

葛格拉跪在地上摸警察的脚，一边哭，一边苦苦哀求，但是警察怎么也不答应。警察把她带到警察局监禁起来了。

---

①阿坛里：价值八个安那的硬币（旧制）。

报案人——报告说有个卖柴草的妇女是强盗——被传到警察局来了。葛格拉认出来了，被她抢劫的一些受害者中有两个是白人士兵。于是提起诉讼。因为她抢劫三次，最后被判四年徒刑。

葛格拉讲完以后，深深地吸了口气。她的心情十分焦急不安：四年刑满以后，她就要被释放了，但她上哪儿去呢？谁知道她的男人又结婚了没有？她的三个孩子又怎么样了呢？她的亲戚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葛格拉站起来开始第二次巡逻了。但我却在想着抢劫阿坛里的事。因为抢劫被判了四年徒刑。由于母亲的犯罪，孩子也受到株连——受到被夺走母亲的惩罚！但是抢劫就是抢劫，不管是抢劫八个拜沙，还是抢劫八十万卢比。葛格拉用强力抢劫八个安那的事，有哪一个政府会不管呢？保护人民的财产，建立和平秩序，这是政府的工作。

葛格拉用镰刀的强力在公路上夺走了人家几个阿坛里，的确是抢劫行为。但是用八个安那的强力多次从葛格拉身上夺走的东西，根据法律的观点又作何解释呢？恐怕葛格拉连控诉的权利也不可能有……。

彭正笃　译

报 上 有 名

正是六月天。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军训教官正在对男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教官命令学生，成一列纵队跑步走。队伍跑了整整一圈，刚开始跑第二圈的时候，阿南德昏倒了。

教官立即喊口令："立——定！"

学生的队伍散了。

教官和两个学生一齐把阿南德抬到了走廊上。教官叫一个学生跑步取水去。有两三个学生手拿着本子给阿南德扇风。水拿来后立即给阿南德嘴里喂了两口。不一会儿，阿南德慢慢苏醒过来了。这时校长也来了，他用手抚摩阿南德的头，亲切地安慰了他一番。

学校工友叫来了一辆马车。教官领着两个学生把阿南德送到了他家里。阿南德昏迷的消息传遍了全校，学校谁都知道他这个人了。

学生在炎炎烈日下跑步的时候，古尔达斯仅仅在阿南德

后面两个人。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一直在想：如果不是阿南德昏倒，而是他昏倒，那该多好！这样一来，全校谁都会知道他的大名，一谈起他，谁都要肃然起敬。

平时在班上古尔达斯也有这样的思想活动。数学教员有时要进行测验。测验时教员让学生记下题目后，便在学生的桌凳间的空行里踱来踱去，眼睛监视着每一个学生，防止他们弄虚作假，或作出其他轨外行动。学生们一个个都在竞争，谁先作完题目就站起来，表示自己比人家强。

古尔达斯非常用心地在本子上作着题目。他用手指头掐算了一下，刚要写出答案时，般瓦里作完题目站起来了。这时古尔达斯的心立刻冷了下来——就慢了几秒钟，结果人家抢先了。有时他抢先提问题，但由于太急躁，也总是忙中出错。教员提名表扬的老是般瓦里和康纳，而责备的也老是卡里伽和摩赫昔。摩赫昔和卡里伽一向不把作业放在心上。不仅如此，有时他们完不成作业还心安理得，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总之，在班上老师口头上提到的总是般瓦里、康纳、卡里伽和摩赫昔的名字。倒楣的古尔达斯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到过。在上语法和英语课时也是这种情况，有些学生在学习上颇具资质，受到教师的嘉许；有的学生虽受责备也不在乎，被罚站凳上，让人们见了，反而觉得有了名声。而古尔达斯两边不沾，置身在中间，默默无闻。

古尔达斯对历史特别有兴趣。一谈起舍尔沙①的武功和

①舍尔沙（1486—1545）打败胡马雍，统治北印度的一著名皇帝。

阿克巴① 的统治，他描绘得有声有色。在谈到西瓦吉② 攻占很多城堡时也是那样生动有趣。他曾遐想，他自己要象西瓦吉那样，戴着尖尖的缠头，留着小胡须，也穿着那样的战袍，佩带着宝剑，骑着骏马在部队前面奔驰。

尽管古尔达斯对历史是这样感兴趣，或者说尽管他自己已经钻进去了，但他对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却记不清楚，因为在他想像的历史画册里，年月日并不占有什么地位。这样一来，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古尔达斯也没有受到过表扬。古尔达斯总希望在众人面前听到呼喊自己的名字，而他的这个宏愿却一直未能实现。历史教员说："世界上无数的人不断死去，但那些死后留下自己的芳名的人，实际上还活在人们的心中。"古尔达斯的暗自抽泣的心灵又一次受到打击。

古尔达斯的父母有子女四人，就他是个男孩儿。他的母亲亲昵地把他叫做小皇上。他的父亲虽然只是铁道部门的一个普通职员，但是他认为，他的儿子将来一定会光宗耀祖的。

为了争得名声和荣誉，尽管他不断受到鼓舞和激励，但是在学校里和社会上，他感到自己仍不过是一口袋大米中的一小粒。这一小粒米，不管米袋搬到哪儿，或者在搬运的时候它掉下来了，谁也不会去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他那一直被压抑的宏愿当然要起来大声喊叫，为什么不把米口袋戳个

①阿克巴（1555—1605）印度莫卧尔王朝的著名统治者。

②西瓦吉（1627—1680）马拉塔政权的奠基人。

洞，让米粒掉在大马路上，谁都会看得见。要让大家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名字应当见报，而且还应该用黑体字登出来。古尔达斯竟想入非非，如果他面临死亡，但是当他看到报纸上用黑体字刊登了自己的名字时，他会对死亡表示出轻蔑的讥笑：死亡是不可能使他的芳名和它同归于尽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古尔达斯争名的欲望也在增长，并已发展到难以遏止的地步。他的父亲不过是靠一个大人物的怜悯才在铁道部门作了个小职员。当古尔达斯想到，他那条街一千多人还没有一个人的名字上过报纸，他感到这是一种安慰。这时，街道上一个无后嗣的拉拉吉宣布，愿将自己一生攒下的钱拿出来，建立一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学校。

报纸上不仅登了拉拉吉的名字和颂扬他的文章，而且还刊登了他的照片。古尔达斯发出了长长的叹息声。他曾希望自己的名字上报后争得名声，但这希望的火星即将熄灭，而且这即将熄灭的火星上又被撒上了一层灰烬。古尔达斯又在自我安慰了：拉拉吉有这么多钱，挣得了这么大的名声，那可能是前世积德的结果。象自己这样的人，此生是不可能有机会和办法挣得名声的。

初春季节，城里出现了鼠疫传染病。由于古尔达斯所住的街区穷苦人多，街道窄小又是土路面，传染病很容易在这里蔓延。街区的杜拉里不幸首先传染上了鼠疫。

拉哈曼老爷的住房就在这个街区的一个街口上。拉哈曼老爷为了自己和街区的安全，打电话给传染病院，要来

了一辆救护车。街上立刻聚集了很多人。杜拉里很快被担架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了。市政当局派人到杜拉里家里进行了消毒和清洁卫生处理。街区家家户户都在谈论杜拉里的不幸遭遇。

黄昏时，古尔达斯拖着疲倦的身躯，闷闷不乐地正往家里走，忽然听到报贩在人群中喊道："今天下午最新消息，纳哈尔街区发现了鼠疫。请看今天的消息！"古尔达斯听到自己所住的街区的名字为之一惊。他的脑子里马上闪现出一个念头：啊，杜拉里的消息恐怕上报了！古尔达斯平常是不大买报纸的，但是他听到报上登载有自己街区的消息，竟慷慨解囊，花了四个拜沙买了一份报纸。打开报纸一看，果然第一版就是杜拉里的消息。醒目的标题是："当心传染病！"报上不仅刊登了杜拉里的名字和关于他的消息，而且还刊登了他张着嘴带着惶恐的神色躺在担架上的照片。

报纸上报道，杜拉里因医治不及时，状况不佳，令人焦虑。古尔达斯读完报纸感到很难过。但回头又想，这个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的名字会上报，今天居然上报了！真是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古尔达斯不禁长叹了一声。想到杜拉里的令人焦虑的病况，他也觉得难过。但又一想："你瞧，人都快要死了，还捞得个名声。死，谁都跑不掉，但象这样病死，还是不错的。不过我可不愿病倒。"他虽有些害怕，但他又想，"名字该上报的已上报了，现在什么人的名字都要上报，那是不大可能的。话又说回来，要是杜拉里的病治不好，他的名字上报了有什么用处？要是我的朋友能死里逃生，

并且将在自己的房间里贴上那刊登有自己照片的报纸，那才来劲儿呢！”

古尔达斯苏醒过来后听到：“这边稳住！抬那边！”这时他的臀部感到剧烈的疼痛。他自己站不起来。人们把他抬了起来。“哎哨！哎哨我的妈！”他痛得大声叫喊。人们把他抬到一辆小汽车里了。

把他送到医院后，他才明白过来了，原来他在市场上被一辆小汽车撞倒了。小汽车的主人是一位律师先生。他为这不幸事件感到非常难过。为了避开一个人，车子不得不急速地往右边拐。司机拚命地按喇叭，并且采取了紧急煞车措施，可是这个人一边走一边专心看报，耳朵连喇叭声也听不见。现在古尔达斯的臀部和膝盖骨痛得很厉害，嘴里不断地发出呻吟声。他痛得顾不得去想什么了。

医生给他吃了一些安眠药，不一会儿他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但到晚上醒来时，他又感到有些痛。这时他忽然想到，他的名字现在恐怕也上报了吧。他感到有一种鼓舞的力量，因而疼痛也觉得减轻了。在想象中，他似乎看到报纸上登出了他的大名。

早晨，护士给他洗完脸，正在整理床铺的时候，小汽车的主人律师先生来看他了。

律师先生顺便拉了一个凳子坐在古尔达斯的床边向他解释道：“瞧，兄弟，那司机多倒霉。他没有什么错。他进行急煞车，车子也受到了损失，他还要受到惩罚。而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你受了伤，我感到十分难过。我们准备付给你

三四百卢比的补偿费。案件向法院提出后，你得照我们讲的发表证词……懂了吗？”

古尔达斯耳朵在听律师先生讲话，眼睛却注视着他手上拿着的一份卷着的报纸。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问道：“律师先生，我的名字上报了吗？我的名字叫古尔达斯，家住纳哈尔街区。”

律师先生正半闭着眼睛，十分同情地看着他，一听他讲这样的话，顿时睁大了眼睛：“名字上报？”他问道：“你想吗？要我们去登报？”

“当然，律师先生，报纸上也应该登。”古尔达斯很和气地坚持道。

“好吧，你把你的名字和住址写下来，”律师先生递给他一支笔和一张纸说道：“现在报上不登，以后提交法院的时候会登出来的。这算不了什么。”

古尔达斯一瘸一拐地上法院去了。回答律师拐弯抹角的提问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开始律师就问：“你想在报纸上登出你的名字吗？”

“是的，律师先生。”古尔达斯承认道。

“你是希望名字上报的人，是轧在汽车下面的，是吗？”律师先生又提出了问题。

“是的，律师先生。”古尔达斯又承认了。

第二天报纸上登载着这样一则消息：

“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古尔达斯，法院不同意付给他补偿费，因为根据古尔达斯的证词证明，他是为了自己的名

字能上报，故意在汽车前面制造事故的……”

古尔达斯读到报纸上这条消息时，立刻用报纸遮住了自己的脸。他怎么会有脸见人呢？

彭正笃　译

蜘蛛或苍蝇*

早上我很快吃完了早点，打算把几天来在脑子里构思的作品梗概写出来。正当我要动笔写作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梆、梆的叩门声。

“……在家吗？”声音很熟悉。

“在家。”

我把客人让进屋。他是我童年的朋友，在县里当律师。

我一边吸着香烟，一边领略着和童年时代的朋友相会的乐趣。“告诉我，情况怎么样？日子过得如何？……有什么新鲜事吗？”

律师先生用力吸了一口烟，回答我说：“还是旧床铺、旧枕头，做的还是旧梦。”他笑了笑又说：“只有在首都每天才有新的事情、新的感觉和新的发展。等传到我们耳边，一切都不是新的了。”

---

* 本篇略有删节。

“这儿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生活真使人烦恼。真正的生活是在农村，首都已成了尔虞我诈的场所。这儿的空气已受到严重的污染，到处都是娇柔造作、低级趣味和自欺欺人的斗争。我总是向往着农村。还是当年的日子使人难以忘怀。”

律师先生把身子倾向桌子往烟灰碟里弹了弹烟灰，又吸了一口烟，把左腿搭在右腿上说：“那样的情景现在在农村也没有了。清闲和安宁在那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到处是你争我夺，好虚荣、讲时髦的标准在不断提高。每月只挣一百二十五或一百五十个卢比的人，却穿着价值二百五十个卢比的服装到处兜风。”

我感到惊奇：“穿这样的服装……！”

律师先生接着说：“你现在去看一看，到处都有人穿特利灵的衬衫和涤纶的西装裤。倒霉的是那些知识阶层的高雅之士。其他人家里，进钱容易，他们不在乎价钱的贵贱，他们需要的是最新最时髦的东西。但是钱从哪儿来？生产发展还没有这么快，什么工业都还不发达，标准靠什么提高？只有靠欺骗。欺骗必须有一套办法，否则，偷鸡不着反而蚀把米。”这时妻子做好茶从里面送出来了。

我递给律师一杯茶，希望他进一步说明一下。我说：“老兄，四五百卢比的布仅凭爱好就购买，没有那么简单吧！这需要购买力。那些监工、街区办事处主任和地区官吏的薪水有多少？不过一百五十个卢比，最多是二三百个卢比，何况他们还要拖家带口呢！”

律师先生听了有些激动，立刻想回答这个问题。由于激动他手中茶杯里的水洒到碟子里，又溅到他裤子上几滴。他用手指弹了弹水滴说："说到点子上了！你可以从这里面知道欺骗的广泛性。现在每个县都在进行建设，都在修公路、建房屋、造桥梁。为了发展而兴建的新工程项目都开始了。各个县都作了若干万卢比的预算。担任这一切工作的政府"祭司"，认为得到"香火钱"比他们的工作要重要得多。百分之十的"香火钱"是老规矩，现在已达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了。你知道，县政府百分之九十五的工程都是订合同包出去的。政府官员如果拿不到"香火钱"，那政府的一些法案休想通过。涉及县政府六十四万卢比结余金的诉讼是我的委托人经手过的。这些人是靠薪金过日子的吗？他们的薪金也不过一二百卢比，而实际上，这些人挣的钱不少于一两千卢比。"

我对律师先生的话表示疑惑道："受贿恐怕是有的，但每个月受贿的钱有一两千，一年就是两万多，这恐怕是言过其实。"律师先生喝完茶把茶杯放到桌子上。我递给他一支香烟，他一边用火柴点香烟一边说："你认为有些言过其实，不太相信的话，那我给你讲一个案件，一切就会明白了。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写一篇小说。

"那是四月份的事情。有一天一大早，有一个农民上我家来了。他非常惶惑不安。荷尔公园警务所的巡长根据监工的报案，把这个农民的儿子逮捕后送到警察局，随着又从警察局送进了拘留所。农民说：'我是听到老爷的鼎鼎大名才

来的。我在家里是受人尊敬的一家之长，现在却丢尽了脸。无论如何请你帮帮忙，千万不要让孩子坐牢，不要让他受刑。’为了拿到赃物，巡长根据监工的报告搜查了该农民的家，最后搜查出了监工在报告中提到的几件衣服。

“我听到这个案件后对农民说：‘坐牢判刑的事要看法院了。现在你应当争取为儿子交保。交保申请费我们要收五十个卢比。’你要是希望农民只出二十个卢比的话，那也得从五十开始谈起。开始他可能从帽子里取出一张很脏的十个卢比的钞票，并且央求说：‘老爷，现在我慌慌忙忙地才借到这点钱，这个时候请关照关照吧，往后只要你们积德的人说一句话……。’这时你只要眼睛瞪着他，示意要他走开，他会从口袋里再掏出一张五个卢比的钞票。你要是拒绝再听他讲些什么，他会从口袋里又再掏出一张五个卢比的钞票。但是这个农民却在我的脚前一下子放了一张一百个卢比的钞票，并且抱住我的双膝苦苦哀求道：‘老爷，让他们准我交保吧，现在全都托你了，你就救救我的孩子吧，钱都在你的脚前。’

“农民的举动引起了我的怀疑。我们的业务总是和犯罪的活动有关的。我问农民道：‘你到我这儿来，要我给你儿子辩护，不过你的孩子要说实话，他偷了人家多少东西？’

“农民跪在地上对着大地母亲发誓说：‘老爷，孩子不是那种人，他没有偷东西。是监工老爷自己给了他几件衣服，给他的衣服当然是放在家里。可监工老爷却诬赖孩子，说他偷了很多钱，并且还吓唬说，只有把孩子送进监牢这座压榨机里才能从他身上把钱取出来。明明是监工老爷为了发泄对

孩子的不满，可他却无缘无故地让我丢尽了脸。’

“我问农民：‘监工干吗对你孩子不满？’

“农民回答说：‘老爷，他对孩子不满，是因为孩子要走，他不想放孩子走。他们都是些大人物，家里都需要用人，现在乡下什么地方能找到用人？我的孩子已经报名当兵了，但他不能把我撂下一人远走。妻子又远住在市场上。我对孩子说，你为了十个卢比呆在监工家里干吗？回来照顾照顾家里的事吧！这样监工老爷就生气了，于是就诬告他偷了东西，把孩子名声搞臭，要他在哪儿也找不到工作，就呆在他家里听他使唤，工钱也不全给孩子，还想分文不给，白给他干活。’

“刑事方面的业务，我与公安局常联系。我从公安局那里得知，孩子因为犯了刑法第一百零四条的偷窃罪被逮捕了。农民带着保证人去过公安局，在公安局交了二百个卢比的保证金，写了一份保证书，孩子被保出来了。

“我对孩子解释说：‘你要不想坐牢，那就得把整个事情的经过真实地告诉我。他以什么罪名控告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并不想从你那里分得什么，我只是收取辩护费而已。你要得到的东西还是你的。在医生和律师面前是不能害羞的。不把整个案件的经过弄个一清二楚，我怎能否定他的证词和取消他的政府证人资格？这样孩子才说出了秘密。

“你知道，全年的财政结余在二、三月里上缴。这个时候是政府官员丰收的季节。孩子亲眼看见第二监工和第三监工把一大摞一大摞的钞票往家里拿。他也知道他家的监工老

爷把一摞一摞的钞票拿回来就放在室内的一个大铁皮箱里。箱子上锁了一把大锁。监工老爷把钥匙和身上的圣线绑在一起。有一天监工老爷到工程总部去找助理工程师，说黄昏以前回来。但他没有赶回来。监工老爷结婚才二三年，没有子女。家里也没有什么老人同他们住在一起。监工太太早上吃过早饭就吩咐这孩子收拾杯盘碗碟，并要他把室内外清扫干净。随后她自己就到几步远的街区办事处主任的妻子那里聊天去了。这是她经常的活动。小伙子用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在等待时机。那一天他未能克制住自己的贪心，利用劈柴的机会去撬箱子了。他撬开锁拿走了放在铁皮箱里的一袋钞票，就逃之夭夭了。监工太太的金银首饰也放在那口箱子里，但孩子很有心眼儿，他没有拿一件首饰或任何贵重的衣服。监工在失窃的书面报告里怎能把大量现钞被窃的事写进去呢？他不能自投罗网。他请人写了孩子撬锁行窃的报告，报告里写了被窃的几件衣服，而这些衣服是他自己送给孩子的。警察在孩子家里搜查到的就是这些衣服。很显然，为了几件旧衣服被窃，跑到警察那里去报案，请人写报告，还要自找麻烦出席法庭作证，有那个必要吗？他是想吓唬吓唬孩子，要他把现钞交出来，或者是想报复报复孩子，使他受到惩罚。

"我问孩子，监工有没有孩子？他什么时候结婚的？监工太太这个人怎么样？她不常露面吗？孩子说，监工一个孩子也没有。监工太太长得年轻漂亮，身体很结实，是一个不常露面的善良女人。至于监工，孩子说，就是那个样子，有

点弱不禁风，动不动就发脾气。

“我告诉孩子说，在法庭上，我教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

“孩子的父亲有些害怕。他对法院和对赌博一样根本不抱什么希望，你知道当官的偏向谁？骰子向那一边滚？他希望事情不要闹到法院去。我向他建议说，你要是给警察局长孝敬点什么，事情就好办了。我让他给警察局长献了一百卢比的‘香火钱’。我对警察局长说，这个案件没有说服力，所提出的控告在法庭上不会得到证实。孩子要申辩的，是监工因为另外的事情对他不满。监工太太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欢乐。监工曾看见自己的老婆和小伙子用人在一起。监工用棍子把孩子狠狠地揍了一顿，孩子跑了。在孩子家里搜出的衣服，是监工自己送给他的。孩子有证人在，那些衣服多少天来孩子一直在穿着。

“警察局长经这么一说，脸上露出了笑容。案件能在法庭外面了结，他可以得到好处。在把被告送交法庭之前，警察局长把监工传来了，要对他的报告作最后审查，并且确定作证的证人。在谈话中，局长把孩子要申辩的内容告诉了监工，并且说，辩护律师将要求把他的妻子传到法庭，他的妻子不得不出庭对辩护律师提出的反问作出回答。

“监工一听，他的被窃案件竟成了这个样子，一时不觉头晕目眩，天昏地暗。于是他向警察局长苦苦哀求道：‘局长大人，这完全是捏造，不知道是哪位律师欺骗了这个孩子。好吧，我得不到公正的处理，那就请你把这个案件撤

销，我收回我的报告。’

“警察局长责骂监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事，这是警察局在行使职权。你是政府官员，你把控告人家行窃的事当作儿戏？我们怎能让这个案件不了了之？荷尔公园的警务所有报案的记录，我们的警事日志里有把孩子送进拘留所的记录。我们准备把他送交法院了。我们自己也陷进了这场灾难！孩子要是在法庭上进行错误的申诉，那你的老婆是要进行答辩的。你也把她控告了。’”

律师先生说到这里笑起来了。律师说：“监工送了五百卢比给警察局长，请他撤销这个案件。警察局长告诉他说，你去跟农民的辩护律师谈谈吧。监工反而希望孩子不要提出申诉。但我是要对法院负责的。

“于是监工先生上我家来了。他眼泪汪汪地说：‘律师先生，你干吗这样整人！你是一个高尚文明和出身高贵的人。你有你的尊严。你应该对高尚文明和有尊严的人抱同情态度。可你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件？你以为是我欺压了孩子？我就是要你来主持公道的。对你隐瞒什么，你自己会知道的。是我欺负人，还是有人在整我，上天有眼。孩子打开箱子的锁，拿走的袋子里装有点过数的九十六张钞票，全都是一百个卢比一张的。全部现金共有二万多卢比。那是人家存放在我家里的钱，我只好赔偿他们了。我要你主持公道，就请你来辩护。辩护费你拿一千好了。请你让孩子还给我一半现金吧。’……我回答监工说：‘关于现金的事，我知道个啥？我与它有什么关系？孩子是被控告犯了偷窃罪，但在失

窃的报案中只提到衣服被盗窃，我们当然要对他所控告的罪行进行辩护。凡是受我委托的人，以及那使我卷入这个案件的人，我都要对他们进行调查。'

"监工苦苦哀求起来了：'我上你这儿来，也是找你给我辩护的。你拿你的报酬好了，我只需要主持公道。'我回答他说：'律师不能作两面派，这样作是违背作律师的道德的，现在，我是他的律师。你不必这样惊慌，那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今后还会从那儿得到的。再有什么需要的话，就想着我们点吧！'"

说完律师一阵哈哈大笑，然后又说："这个时代的欺骗现象，你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些人是如何在攫取钱财——这全是公家的钱，受骗受损失的是公家。对这些人来说，四百、五百算得了什么？"我忽然从迷惘中醒悟过来问律师先生："你布置了这一套网，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就只一百卢比？"

律师笑了笑说："唉，不，不，我从农民那里还得到三百卢比。"

我点了点头，然后又问律师："看来，你对这欺骗之网感到不满是对的。但是，你告诉我，你本人是这欺骗之网里的苍蝇还是蜘蛛？"

彭正笃　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公理和惩罚
作者＝（印度）耶谢巴尔著刘宝珍　彭正笃译责任编辑管黔秋
页数＝２８３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６６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６年０９月第１版